

雲漢 2号

雲漢

2024年3月

京大中国語学研究会

## 目次

西周汉语非真实情态成分“其” .....	戸内 俊介 ...	1
清華簡《赤騶之集湯之屋》語言特徴補説.....	宮島 和也 ...	18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仲尼曰》譯注（1） .....	戸内 俊介 野原 将揮 海老根量介 宮島 和也 宮内 駿...	23
『翻梵語』と『玄扈音義』 .....	橋本 貴子...	50
汉语言说动词后的“引语”是受事宾语吗？ .....	杨 安娜...	68
丁種本《西番譯語》（川二）《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るチベット系言語の性質について .....	鈴木 博之 ...	84
林黛玉、なぜ笑う——清朝章回小説における“笑”のポライトネス——.....	木村 英樹...	104

## 西周汉语非真实情态成分“其”<sup>\*</sup>

户内俊介

**提要** 本文在户内俊介〈上古汉语非真实情态成分“其”〉(待刊)的基础上,对西周汉语{其 m}提出一个新的解释:西周汉语{其 m}是一个非真实(irrealis)情态成分,用来表达“说话者不能确信语句内容所表示的事件一定会实现”这一非断定语气。其语用意义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 m}:春秋战国时期{其 m}可以表达“实现的可能性小或难以实现”,也可以表达礼貌和敬意;而西周时期的{其 m}则不含有这种含义。笔者认为,这些语用意义是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之间由{其 m}所含有的非真实性语气所产生而成。

**关键词** 非真实(irrealis),情态(modality),上古汉语,西周汉语,消极礼貌(negative politeness)

### 1. 引言

魏培泉(1999: 261-262)认为上古汉语的副词“其”(下面称为{其 m})具有表达非真实语气(irrealis)的功能。在此基础上,笔者在〈上古汉语非真实情态成分“其”〉(待刊)一文中指出春秋战国时代的{其 m}具有如下功能:

#### ① 第一人称主语 + {其 m}

(1) 孰杀子产, 吾其与之。(《左传·襄公 30 年》)

很多例子显示,“第一人称主语 + {其 m}”表示说话者的这样一种意愿:希望“难以实现,或实现的可能性很小的事件”得以实现。在说话者看来,“难以实现或实现的可能性小的事件”就是真实性较低的事件,属于非真实领域。因此可说{其 m}通过把事件置于非真实领域来表达语句内容的真实性、实现可能性很小。

#### ② 第二人称主语 + {其 m}

(2) 今邦弥小而钟愈大, 君其图之。(上博楚简《曹沫之阵》第 2 简)

“第二人称主语 + {其 m}”表达,说话者要求第二人称主语实现语句内容所表示的事件。它经常跟“君”等尊称主语名词共现,而很少跟“汝”等贱称第二人称代词共现,因此我们认为{其 m}通过把事件置于非真实领域来减弱对听话者的强制力,是一种消极礼貌(negative politeness)标识。

#### ③ 第三人称主语 + {其 m}

<sup>\*</sup> 本文是对户内(2018)第 3 章第 3 节《西周時代における非現実モダリティマーカ―の{其 m}》加以删节和增补,并用中文写成的。尤其是对例句以及与谷峰(2015)的观点相关的讨论进行了增补。另,本文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科学研究补助金“古代中国语方言の动态的研究”(批准号:18K00532)、“シナ=チベット诸语の历史的展开と言语类型地理论”(批准号:18H05219)与“西周金文に見える方言混合の可能性”(批准号:22K3105)的资助。

(3) 城上有乌，齐师其遁。（《左传·襄公 18 年》）

这种例子所表达的内容都不是说话者直接认识到的事情，而是说话者无法看到的未来的事情，或是在思想领域中想象的事情，也就是所谓的“推测”。此外，{其 m}也可以用于表达“未来、怀疑、反诘、假设、比较”等意思的句子中，这些含义都与{其 m}所表示的非真实性有密切的关系。

笔者还认为，{其 m}其实并不是一个多义词，而是一个虚构非真实事件的情态成分，“意愿、祈使、推测”等都是由于非真实性而产生的外层意思。而且笔者也在〈上古汉语非真实情态成分“其”〉一文中指出，{其 m}的有无会构成“断定”与“非断定”这种次要对立，“非断定”指的是说话者无法判断命题绝对真实的态度，这与非真实情态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追溯到西周时期，{其 m}是否也是非真实情态标识呢？如果是，那么其外层意思与含义是否与春秋战国时期一致呢？本文将通过对西周汉语{其 m}的用例进行调查，指出：在西周时期{其 m}也是非真实情态成分，但其语用意义跟春秋战国时期不尽相同。

在过往研究中，西周时期的{其 m}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陈永正（1992：569—571）认为：

- 一．用在祈使句中，表示祈使、希望的语气，
- 二．用在陈述句中，只表示委婉的语气，
- 三．用在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之前，以调整语气。

陈文把{其 m}视为多义词。崔永东（1994：31—35）认为：

时间副词 犹“将”也。 / 语气副词 表示祈使语气。

张玉金和陈英杰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

将要的意思。 / 祈使、希望语气。（张玉金 2001：19）

一是相当于“将”，一是表希望或愿望。（陈英杰 2008：659）

这三位学者都指出{其 m}含有时间意义和情态意义。但本文认为，{其 m}原本并非多义词，“祈使、希望、委婉、将要”等意义是由于{其 m}所表示的非真实性而产生的外层意思，这一点西周时期的{其 m}跟春秋战国时期并无二致。

此外，骆锤炼、马贝加（2007：12）提出：

（“其”是）起强调作用的语气副词。

武振玉（2010：291—292）认为：

“其”主要是句中语气词。 / 就功能言，两者都是单功能的语气词，即只起提示强调的作用。 / 比较二词，可以看出，两类句子都是言将来之事的。

武文把“强调”和“未来”看作{其 m}的基本语义。她所谓的“强调”就是“主要是对其后各种成分的提示强调”（武振玉 2010：289）。但武文未明确交代{其 m}为什么对后边的成分起强调作用，而且强调所指的具体意义还不清楚，因此她的这一解释不可从。

骆锤炼、马贝加（2007：12—13）和陈英杰（2008：654—662）都将{其 m}看作由代名词的“其”（下面简称为{其 p}）发展而来的成分。如果说{其 p}是{其 m}的来源，那么商代就该有{其 p}，但因尚无明确的证据，使得我们无法判断甲骨文中是否有{其 p}。关于甲骨文中是否有{其 p}，各家的看法颇有出入，如 Keightley（2020）、Takashima（2020）认为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其 p}，而张玉金（2023：17）则说：“把殷墟甲骨文中的“其”全部或部分看成代词，是缺乏根据的。”笔者倾向于张说，认为甲骨文中没有{其 p}，所有“其”都是副词（即{其 m}）。西周中期以后，“其”才开始用来表示指示代词{其 p}，取代了更早的“厥”（参见唐钰明 1990：296）。

下面的研究都是探讨《毛诗》中“其”的意义功能的：毛毓松（1994：28—30）认为{其 m}含有时间副词、推测的语气副词、命令副词的功能；周崇谦（1995：51—52）指出{其 m}具有4个功能，即语气副词、时间副词、情态副词和程度副词；胡宪丽（2005：50）认为{其 m}既是时间副词，也是表达命令和疑问语气的语气副词；陈丽敏（2009：42—43）认同{其 m}含有程度副词、语气副词和时间副词的功能。另外，丁邦新（2001：42）指出《毛诗·卫风·伯兮》“其雨其雨”中的{其 m}表达“祈求”的意思。

这些对《毛诗》的研究，都以《毛诗》这个单一文献中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但《毛诗》未必代表西周时期的整个语言体系，因此作为西周时期的语言资料未必足够。

上述研究似乎都认为，{其 m}的意义功能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不变。但魏培泉（2015：245—246）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西周金文的“其”应解释为当“希望”讲的动力情态（dynamic modality）动词和当“要”讲的道义情态（deontic modality）动词。此外，魏先生将“其万年子子子孙永宝用”词组（下引例(4)）中的“子子子孙”看作名词，并将“万年子子子孙永宝用”看作动词“其”的子句宾语，否定了“其”是副词的看法。但笔者认为，“子子子孙”是一个副词，意为“世世代代”，“其万年子子子孙永宝用”应分析为“其（副词）+万年（副词）+子子子孙（副词）+永（副词）+宝用（动词）”或“其（副词）+万年（动词）<sup>1</sup>，子子子孙（副词）+永（副词）+宝用（动词）”构造。无论如何，此处的“其”都无疑是一个副词。

(4) 师望其万年子子子孙永宝用。（师望鼎：集成 2812）<sup>2</sup>

下面本文将{其 m}视为非真实情态副词，在此基础上探讨含{其 m}的例子。

## 2. 调查范围

西周时期最基本的语言资料是西周金文<sup>3</sup>和西周甲骨文。但其中含{其 m}的用例为数不多，且还包含尚未解释的铭文，作为定量分析语料不足。因此本文以传世文献《尚书》和《毛诗》作为辅助<sup>4</sup>。

《尚书》文本艰涩难懂，《毛诗》为了押韵，含有一部分不正常的语序，所以这两个文

<sup>1</sup> “万年”有时会用为时间状语，有时会用为谓语（陈英杰 2008：607）。

<sup>2</sup> 本文释文一般采用宽式隶定，只有若干特例采用严式隶定。

<sup>3</sup> 金文用例通过殷周金文青铜器资料库网站（<http://www.ihp.sinica.edu.tw/~bronze/>）进行检索。但本文不采用没有传世拓本的宋代器。

<sup>4</sup> 版本使用《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尚书》各篇是何时成书的，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本文限于篇幅不予讨论，但据顾颉刚（1992：201）、陈梦家（1957：112）、蒋善国（1988：206—241）、裘锡圭（2004：141）认为《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梓材、立政、顾命、康王之诰、费誓、吕刑》大约在西周时期成立。《毛诗》各篇的成书时期，虽然各家的看法也稍有出入，但多认为《周颂》是在西周时期成书，因此本文把《周颂》当作西周时期的资料。

献中的{其 m}与{其 p}有时不易分辨。且{其 m}与{其 p}的区分标准也因人而异。难以判断{其 m}还是{其 p}的用例，本文不列入考察范围。

### 3. 各人称主语与{其 m}的搭配及其含义

#### 3.1 第一人称主语 + {其 m}

我们首先看一下陈述句中各人称主语与{其 m}的搭配及其含义。

如上所述，“第一人称主语 + {其 m}”表示说话者的这样一种意愿：希望“难以实现或实现可能性小的事件”得以实现。与此相反，西周时期的诸多例子都显示，“第一人称主语 + {其 m}”未必表达“难以实现或实现可能性小”这一含义。例如：

- (5) 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逮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余其宅兹中或(域)’<sup>5</sup>，自之义民。”（何尊：集成 6014）
- (6) 善敢拜颡首，对扬皇天子丕丕休，用作宗室宝，唯用绥福，号前文人，秉德恭纯。余其用格我宗子季百姓<sup>6</sup>，余用句纯鲁季万年。（善鼎：集成 2820）
- (7) 泉伯斨敢拜手颡首，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朕皇考厘王宝尊簋，余其永万年宝用，子子孙孙其帅型受兹休。（泉伯斨簋盖：集成 4302）
- (8) 盨曰：“余其敢对扬天子之休，余用作朕文考大仲宝尊彝。”（盨驹尊：集成 6011）

例(5)中的“中或(域)”是指成周(白川 1964—1984 卷六:178; 马承源 1986—1999 (三):20—21)，成周是西周洛邑，也是为了监视殷遗民而建造的东方战略据点。何尊记录了成王营造成周作为新据点并举行祭祀活动的始末。画线处描述武王向天宣誓今后将治理殷遗民。从说话者(武王)来看，“余其宅兹中或(域)，自之义民”(意思是“我要居住于成周，亲自统治民众”)所表达的事件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小，因为这段发言是在武王克殷之后说出的，并且铭文中并无记载阻碍这一事件实现的情景。例(6)画线处属于嘏辞，叙作器意图，即作器者“善”的意愿，但跟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 + {其 m}”不同，上下文中不见阻碍这一事件实现的情景。例(7)画线处也属于嘏辞，用金文套语“万年宝用”表达了作器者“泉伯斨”的长期意愿，但上下文中并无记载阻碍这一意愿实现的事件。例(8)画线处也是金文套语，叙述了说话者的意愿，但上下文中未记载阻碍这一意愿实现的情景。

下引例(9)是趯钟铭。一般认为该器是周厉王自作器，铭文中的“趯”指厉王胡，因此“趯其”相当于“第一人称主语 + {其 m}”<sup>7</sup>。画线处属于嘏辞，记载了厉王对未来的意愿，但上下文中无记述阻碍这一事件实现的情景。

- (9) 先王其严在上，鬯鬯趯趯，降余多福，福余沈孫，參壽唯利，趯其万年，峻保四或(域)。（趯钟：集成 260）

上述例子均出自出土文献<sup>8</sup>，同样的状况也见于《尚书》和《毛诗》等传世文献。例如：

<sup>5</sup> “中或”一般被解释为“中国”。但大西(2002: 448—451)指出应该读为“中域”。

<sup>6</sup> 白川(1964—1984 卷三上: 99)指出，“格”是让人参加宗庙的祭祀活动之意。

<sup>7</sup> 趯钟之外，“作器者 + 其”的表达形式虽然也有一些，但由于对金文铭文是由何种身份的人(是周王还是诸侯)起草仍存在争议(松丸 1980; 伊藤 1987)，因此本文暂时不把它纳入讨论。趯钟一般被视为作器作者和作铭者都是周厉王，因此我们认为铭文中的“趯”是作器者的自称。

<sup>8</sup> 西周甲骨文中没有“第一人称主语 + {其 m}”之例。



(10) 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尚书·立政篇》）

《立政篇》是描写周公东征之后，天下安定，周公劝说成王起用官吏的文章。“我其立政”这一句的上下文并未记载周王意图起用官吏时有阻碍因素和反抗势力。而且照理来看，也难以想象周围的人会反对起用官吏来统治国家。

下面是《毛诗》之例：

(11)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毛诗·周颂·维天之命》）

(12)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毛诗·周颂·我将》）

例(11)画线处的意思是“（文王的品德很纯净。文王的美德惠及我们。）我要接受它”，例(12)画线处的意思是“（献羊和牛来举行祭祀时，）我日夜不懈怠，敬畏上天的威严，以此确保江山稳固”。这些句子的上下文中没有记载有人反对或阻碍该事件实现的情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其 m}”表达说话者在不利条件下（如说话者处于被周围人反对的状况，或说话者设想难以实现的事件）要实现自己的意愿。但例(5)–(12)显示，西周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其 m}”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并不表达实现可能性小或难以实现的含义。因此可见，西周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搭配的{其 m}所表达的含义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大相同。那么，西周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其 m}”所表达的到底是何含义呢？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比较一下带{其 m}与不带{其 m}的第一人称主语句。下引例(13)(14)均是表达第一人称主语意愿的句子。例(13)不带{其 m}，而例(14)则带{其 m}。

(13) 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尚书·多士篇》）

(14) 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尚书·多方篇》）

例(13)的意思是“殷的百官，如果你们不能谨慎恭敬的话，不但不能保有你们的土地，而且我也将把上天的惩罚降到你们身上”，描写的是周成王要对殷的多士给予处罚的场景。例(14)的意思是“各国诸侯，你们不服从我发布的命令，那么我就要重重惩罚你们”，记载了周成王对诸侯给予处罚的情景。这两个例子所描述的都是成王要给予处罚的场景，但在{其 m}的有无上有所不同。为什么例(14)带有{其 m}，而例(13)则不带{其 m}呢？关于这一点，给例(14)加注的孔颖达疏很有启发性：

(15) 此章反复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宁戒之。（《尚书·多方篇》孔颖达疏）

从孔颖达疏可以看出，例(14)是殷勤劝戒的一句话。既然是“劝戒”，成王就应该没有意图立刻实施对诸侯的惩罚。笔者认为，成王在这里故意使用{其 m}，显示出惩罚的实施尚未确定，或者并无立即执行惩罚的意图，同时也暗示自己的发言只是一种“劝戒”而已。

于此相反，例(13)不带{其 m}。既然不带{其 m}，它就具有“断定”的语气，表现出说话者有意图立刻实施惩罚。如上所说，上古汉语中{其 m}的有无会构成“断定”与“非断定”的对立。给(13)进行注释的孔颖达疏“言刑杀”也暗示(15)的语气属于“断定”。“刑杀”一词意味着国王处罚臣下。这种惩罚往往会根据国王的意志执行，其语气是直截了当的，并不表示“劝戒”。

用{其 m}的例(14)所表达的事件其实现可能性并不小，因为对于说话者成王来说，处罚

臣下的行为是是很容易执行的。在这一点上，西周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其 m}”的语用意义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上文已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其 m}”表达语句内容的事件难以实现或其实现可能性小的含义。笔者认为西周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其 m}”不具有这种含义，而表明语句内容的事件实现尚未确定，或不会立刻实现。

下引例(16)(17)都表示由说话者发出的授予行为，表达了第一人称主语的意愿。(16)的授予动词“赐”前不带{其 m}，而(17)的授予动词“舍”前则带了{其 m}。

(16) 余赐女鬻鬯卣、金车。(录伯斨簋盖：集成 4302)

(17) 王曰：“令眾奮，乃克至，余其舍女臣卅家。(令鼎·集成 2803)

无{其 m}的例(16)中“赐”表示从上到下的恩赏。所谓恩赏就是给有功绩的家臣赐予奖赏，是按一定的奖赏制度实施的。既然如此，说出“余赐女鬻鬯卣、金车”时，即使授予事件尚未实现，其实现也已经很确定。

另一方面，带{其 m}的例(17)画线处的授予事件实现尚未确定，或不会立刻实现，因为前面有一个条件小句“乃克至”（意思是“如果你们能到达目的地的话”）。由此可知，{其 m}的有无构成语句内容所示事件实现是否确定，或是否立刻实现的对立。

通过上面的考察，笔者认为例(5)－(12)中的“第一人称主语+{其 m}”也都表达说话者判断语句内容所表示的事件不会立刻实现，或实现不迫切。“不立刻实现或实现不迫切”的事件从说话者角度来看是一个不能确信是否一定会实现的事件，也是离实现还有一段距离的事件。换言之，当说话者对语句内容的实现持有怀疑态度，不能确信它是否一定会实现时，就会使用非真实情态成分的{其 m}。

例(5)中的“余其宅兹中或（域），自之乂民”表达的是与治理国家相关的长远规划，说话者尚未设想立即实现计划。事实上，据点迁至成周确实到了子辈成王在位期间才得以完成。例(6)中的“余其用格我宗子季百姓，余用句纯鲁季万年”记载“善”想通过让宗族参加宗庙的祭祀活动，来祈求幸福和长寿，这种情况对作器者“善”来说亦并不是当务之急。例(7)中的“余其永万年宝用”也表达了作器者“录伯斨簋”的长期意愿。例(8)中的“余其敢对扬天子之休”也对说话者来说，并非打算立刻实现的事件。例(9)中的“猷其万年，峻保四或（域）”描述“猷”祈愿自己长寿和国家繁荣。正如其中所写的“万年”，作器者“猷”并没有设想要紧迫地实现这一愿景。

至于例(10)画线处“继自今，我其立政”中的{其 m}，孔颖达的疏颇具启发性：

(18) 自此已下四言“继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恐王不能终之戒。（《尚书·立政篇》孔颖达疏）

“恐王不能终”这一句意味着周公担心成王完成不了“立政”这一行为。注文也显示周公认为“立政”这一行为不会立刻完成，也就是说，说话者周公不能确信“立政”是否一定会实现。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当说话者判断语句内容所表达的事件的实现还不确定或目前离其实现还有一段距离时，就会使用{其 m}；当说话者判断语句内容所表达的事件的实现可以确定或其实现就在眼前时，则不用{其 m}。无论用{其 m}还是不用{其 m}，都可以表达未来事件。{其 m}的有无代表的是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不同。

对说话者来说，离实现有一段距离的事件，就是不能断定它是否会实现的事件。从类型学角度来看，非真实情态标识和非断定语气具有密切的联系（详见第 3.3 章）。既然如此，{其 m}具有上述含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说话者把非真实情态标识用来表达潜在事件，而不表达一定会发



生的事件。古汉语中的有{其 m}句和无{其 m}句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其他语言中的真实 (realis) 标识和非真实标识的对立。例如, 根据 Mithun (1995: 380) 的报告, 在美国原住民语言之一的 Central Pomo language 中真实标识用来表示一定会发生的事件, 而非真实标识用来表示不确定发生的事件。此外 Elliott (2000: 71) 也通过跨语言的比较研究指出:

Future events which are thought of as certain to occur tend to attract realis marking, while events about which there is some elements of doubt are perceived as potential and are marked irrealis.

(被认为一定会发生的未来事件倾向于带有真实标识, 而对于不确定发生的事件被视为潜在事件, 并赋予非真实标识。)

那么, “第一人称主语 + {其 m}”的含义为何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变化, 用来表达实现可能性小或难以实现的事件了呢? 笔者认为: {其 m} 所表达的“不立刻实现”这一语义特征有时候会在语用层次上被推论为“难以实现”, 随着时代的推移, 这个语用意义就被习惯化以及强化 (即语用强化, pragmatic strengthening), 从而固定为新的含义。最后, {其 m} 就成为了表达实现可能性小的标识。

### 3.2 第二人称主语 + {其 m}

在春秋战国时期, “第二人称主语 + {其 m}”经常搭配“君”等尊称主语, 而很少搭配“汝”等非尊称第二人称代词, 因此笔者曾经认为: {其 m} 是一种消极礼貌 (negative politeness) 标识, 通过将事件置于非真实领域来减弱对听话者的强制力。但西周时期的“第二人称主语 + {其 m}”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 无论听话者身份贵贱皆能使用。换言之, 它与对听话者所下的单纯命令或要求并无二致。例如:

(19) 叔趯父曰: “余老, 不克御事。唯女罔斐 (其) 敬义乃身, 毋尚为小子。(叔趯父卣盖器: 集成 5428)

画线处的意思是“你谨慎地修习自身”。关于“叔趯父”与“罔斐”的关系, 李学勤、唐云明 (1979: 57) 认为是兄弟, 刘桓 (2003: 83) 则认为是父子, 无论如何, “叔趯父”的身份都比“罔斐”高。不过在例(19)画线处中, 上级叔趯父却在对下级罔斐说的祈使句中使用了{其 m}。再如:

(20) 召乃诲于𠄎: “女其舍𠄎矢五秉。”(召鼎: 集成 2838)

召鼎的铭文结构比较特殊, 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一段记载了“召”接受册命的仪式; 第二段记载了“召”和“厥小子𠄎”控告“限”的案件; 第三段记载了“召”控告“匡季”的案件。例(20)出现于第二段。关于诉讼的原告和被告是谁、引起诉讼的原因是什么、铭文中出现的人物中谁属于上级谁属于下级, 各家的看法颇有出入<sup>9</sup>。但说话者“召”属于贵族阶级<sup>10</sup>, 而听话者“𠄎”属于臣民阶级, “𠄎”的社会阶级比“召”低, 这个看法是得到学界公认的。虽然如此, 身份高的“召”给身份低的“𠄎”下命令时却使用了{其 m}。由此可见{其 m}的含义跟春秋战国时期有所不同的。

在下引例(21)中, {其 m}用于国王 (上级) 对家臣“𠄎” (下级) 的祈使句中, 其意思是“𠄎, 你跟成周的师氏一起去古师地戍守御敌”。

<sup>9</sup> 各家的看法, 参见张经 (2002: 52-53)。

<sup>10</sup> 在大师虘簋中, “召”也称为“宰召”, 因此可推测他曾担任周王朝的宰职。

(21) 王令虢曰：“虢，淮夷敢伐内国。女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师。”(录虢：集成 5419)

例(19)至(21)中都出现了第二人称代词“女(汝)”。在西周汉语中，用“女(汝)”指称的对象身份未必比说话者低，这一点跟春秋战国时期的“女(汝)”稍有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如王力(1980: 273-274)所述，用人称代词称呼尊辈或平辈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尤其是第二人称代词专用于称呼地位次于自己或和自己同地位的人。但是在西周时期无论听话者是上级还是下级，都可以使用第二人称代词(张玉金 2006: 112-114)。

有些西周汉语的{其 m}跟春秋战国时期一样，也可以用于下级向上级提出的请求。下引例(22)描述身份低的“克”向身份高的“天子”提出请求。“天子”虽然不是真正的第二人称代词，但在此起到了呼格的作用，可视为大致相当于第二人称主语。

(22) 克曰：“……丕显天子，天子其万年、无疆。保义周邦，峻尹四方。”(大克鼎：集成 2836)

上面引例均出自出土文献<sup>11</sup>，同样状况也见于《尚书》和《毛诗》等传世文献。例如：

(23)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尚书·酒诰篇》)

(24) 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毛诗·周颂·烈文》)

例(23)是成王对群臣所下的命令(意思是“各级官员们，你们听从我的教导”)，例(24)是周王对诸侯所下的命令(意思是“你想念先人的大功，继承弘扬他的大功”<sup>12</sup>)，都可以视为上级对下级发出的命令。可见在《尚书》和《毛诗》中，{其 m}也未必表达对听话者的敬意(例句(23)中{其 m}位于主语前，这种情况有时见于西周文献中)。

总而言之，{其 m}在西周时期尚未获得消极礼貌的含义。笔者认为消极礼貌这个语用意义是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之间所产生的引申义。

那么，西周时期的“第二人称主语+{其 m}”中的{其 m}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谷峰(2015)对“第二人称主语+其”的观点(谷文将这个“其”称为“其<sub>祈使</sub>”)。谷文认为上古汉语的“其<sub>祈使</sub>”不是非真实成分，而是表达“将来”、“拟测”、“反问”、“祈使”等意义的多义词，而且“祈使”义来源于“将来”义。他还指出，因为“其<sub>祈使</sub>”在西周时期多搭配轻贱称呼，所以它的作用基本是表示“消极礼貌”(negative politeness)，即缓和对听话者的贬损；但在春秋以后“其<sub>祈使</sub>”的作用转变为对听话者表示赞美和尊敬的“积极礼貌”(positive politeness)。

笔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第二人称主语+{其 m}”并不表示积极礼貌。积极礼貌是一种满足听话者希望被他人接受和喜欢的愿望的语言策略(strategy)；而消极礼貌本质上以避忌为基础，是一种满足听话者不希望被干扰或侵入的愿望的语言策略(Brown & Levinson 1987: 101; 178)。{其 m}的语用功能是将语句表示的事件置于非真实领域中，一方面表示语句内容不存在于当下的时空内，另一方面实现其间接性，从而得到扩大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和削弱语句强制力的效果。此外，如前所述，{其 m}还与非断定语气有关，非断定语气也会表达某种间接性。这些正是消极礼貌的特征。因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其 m}的这

<sup>11</sup> 西周甲骨文中没有“第二人称主语+{其 m}”之例。

<sup>12</sup> 表面上看，例(24)中没有第二人称主语，难以确定它是否为祈使句。但孔颖达疏云：“汝当念此先人之大功，继续父祖余胤，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以继其先祖也”，本文据此把它解释为隐含第二人称主语的祈使句。

种功能属于消极礼貌，并不属于积极礼貌。

那么，西周的“其<sub>祈使</sub>”是否属于消极礼貌呢？谷文认为它起到缓和作用、抵消轻贱称呼和强硬口气带来的贬损，是一个消极礼貌。他这样认为的理由是：（一）“其<sub>祈使</sub>”与轻贱称呼共现时，说话者并非完全凌驾于听话者之上，仍然要顾及听话者的面子；（二）虽然西周的“其<sub>祈使</sub>”见于尊对卑、长对幼的谈话，但双方的地位悬殊不大，甚至有时候换个角度看，听话者的地位未必低于说话者，所以说话者会顾及对方的面子（谷峰 2015：241—242）。然而本文认为西周的{其 m}未必表示对听话者的尊重，不属于消极礼貌。

比如说，例(19)的叔趯父卣盖器铭记载了叔趯父和趯之间的对话，两人的关系不是兄弟，就是父子。带有{其 m}的画线处“唯女趯<sub>祈使</sub>（其）敬义乃身”属于叔趯父（上级）对趯（下级）所下的命令。而且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这个命令并不是在王室或诸侯举行的赏赐仪式等正式场合发布的。在这种场合，叔趯父应该没有必要特意使用消极礼貌来表示对听话者的尊重。

谷峰（2015：226）还指出，包含“其<sub>祈使</sub>”的语句是庄重的。但这一观点也值得商榷。

松丸（1980）曾经根据铭文内容、彝器的形状和书体等来把青铜器铭文分为两种：“周家作铭彝器”和“诸侯作铭彝器”，并认为前者的铭文起草者是周王室，后者的则是周王室以外的诸侯。其中，周家作铭彝器的铭文主要记载周王的恩宠，毛公鼎、大盂鼎等大部分的册命金文属于这类。至于只记载诸侯的事情，与周王室无关的铭文，他基本看作诸侯作铭彝器。大西（1992）进而通过对西周金文中的第一人称代词的考察，发现表单数的“我”多见于所谓“诸侯作铭彝器”，在“周家作铭彝器”中很少见；命辞<sup>13</sup>、嘏辞等形式较固定且在庄严场合宣读的文章中多用“余”，“我”则极其罕见。大西（1992）从而推想西周的“我”很可能是一个口语色彩较强的代词，同时提出西周金文语料可分为两个不同层次，即“周家作铭彝器”和“诸侯作铭彝器”的看法，后者比前者更接近口语。户内（2023）在此基础上认为，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两种社会方言的对立：周王室成员或诸侯在册命、赏赐等仪式中所使用的正式语言或仪式性语言与非王室成员在日常活动中所使用的口语。册命金文等记载王室仪式的金文基本属于“周家作铭彝器”。另一方面，大西（1992：118）将散氏盘、五年琏生簋、六年琏生簋、驹父盥、九年卫鼎、各种媵器等归属于“诸侯作铭彝器”。

上面所举的(20)留鼎与(19)叔趯父卣盖器都含有“其<sub>祈使</sub>”。松丸（1984：64）指出留鼎的第二段与第三段的铭文属于“诸侯作铭”。笔者认为叔趯父卣也是“诸侯作铭彝器”（户内 2023）。两者铭文反映出西周的口语，由此可推断，“其<sub>祈使</sub>”未必用于在庄严场合宣读的文章中。既然如此，我们就未必能说包含“其<sub>祈使</sub>”的谈话是庄严的。

那么，“其<sub>祈使</sub>”，即“第二人称主语 + {其 m}”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根据对“第一人称主语 + {其 m}”的分析类推，可以认为{其 m}表达说话者判断语句内容所表示的事件不会立刻实现，或其实现不迫切。换句话说，当说话者不能确信它是否会实现时，就会使用{其 m}。

但《尚书》和《毛诗》中有时难以看出{其 m}的有无所造成的语意差异。例如，跟例(23)“其尔典听朕教”类似的语句也见于《酒诰篇》中，但句子中却不带{其 m}：

(25)王曰：“封，汝典听朕恧。”（《尚书·酒诰篇》）

下引例子中的画线处也不带{其 m}。这可能是因为在所讲的是具体政策（意思是“成王说：‘关于外交事务，你宣布这个法律管理狱官。这样，殷人的刑罚就会有条不紊’”），且说话者（成王）要求听话者（康叔封）立刻执行其政策。

<sup>13</sup> 大西（1992：117）把在金文中周王或诸侯向臣属宣告职务等任命的部分称为“命辞”。

(26)王曰：“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尚书·康诰篇》）

下面是出土文献的例子。例(27)是无{其 m}的祈使句。意思是“父曆，你不要纵逸怠惰，要日夜给我施予恩惠，对邦国各种谋划，不可闭口不言”。语句中含有强烈的禁止语气，近乎强制性的命令。说话者很可能是为了表示这种强烈的语气，而选择了无{其 m}的“断定”表达。

(27)女毋敢妄宁，虔夙夕惠我一人，雍我邦小大猷，毋折针。（毛公鼎：集成 2841）

下引例(28)的画线处也是无{其 m}的祈使句。铭文的意思是“呜呼，你很早就担任了小子官，但没有什么见识，你看到你父亲对上天有大功，通晓命令，敬事奉上”。铭文中含有感叹词“乌乎”，金文中这一词往往会表示不满情绪<sup>14</sup>。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强烈的不满情绪使说话者采用了无“{其 m}”的“断定”表达。

(28)乌乎，尔有(旧)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爵（？）于天，彻命敬享哉。<sup>15</sup>（何尊：集成 6014）

与此相反，“第二人称主语+{其 m}”，如例(19)“唯女奠飧（其）敬义乃身”，使用{其 m}可能是因为说话者要求听话者做出长期的努力。

在例(20)中“𠄎”不是“𠄎”的直属下属<sup>16</sup>，不应是“𠄎”能够直接命令的对象。从说话者“𠄎”来看，“𠄎”是关系疏远的人，这可能就是“𠄎”用{其 m}的原因。

例(21)画线处“女其以成周师氏戎于古师”是关于较大规模战争的指示，“大规模战争”未必是听话者能够马上实施的。

例(22)“天子其万年、无疆，保义周邦，峻尹四方”叙述了作器者“克”对周王的期望和要求。从其中的“万年”这一词来看，“克”所期望和要求的情况并不具有高度紧急性。例(22)与例(9)“猷其万年，峻保四或（域）”类似，如上所述，例(9)描述了“猷”本人和国家长期的愿景，并不是当务之急。总之，笔者认为{其 m}把语句内容所表示的事件放在非真实领域，表示其实现是不确定的。

下引例子中的{其 m}搭配“今”，解释起来比较困难。

(29)虢仲令柞伯曰：“在乃圣祖周公繇（旧）有共（功）于周邦。用昏無殳广伐南或（域）。今女媿（其）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柞伯鼎：近二 327）

朱鳳瀚（2006：67）把柞伯鼎的年代推定为西周晚期的厉宣时期。铭文记载，王朝重臣虢仲命令柞伯效法其先祖周公，率领蔡侯伐昏。画线的祈使句中，时间词“今”意味着立刻实现，而{其 m}则意味着不会立刻实现，这两个意思相悖的词在一句中共现。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组合。

<sup>14</sup> 下例也显示感叹词“乌乎”表达说话者的负面感情。

乌虘，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或（域）。（禹鼎：集成 2855）

<sup>15</sup> 张政烺（2004：532）等很多学者指出，师猷簋中有“女有佳小子”这一句跟何尊的“尔有唯小子”一致，因此“女”字当释为第二人称代词“尔”。张政烺（2004：532）将“有”读为“旧”。此外，孙斌来（1984：47）把“小子”解释为官名。

<sup>16</sup> 张经（2002：53）说，“𠄎”是原告，“限”及其家臣或下属“𠄎”是被告。董莲池（2018：187）也认为，“𠄎”是“限”方的代理人。



关于被命令者柞伯的地位，李裕钧（2017：125—128）认为：周王朝册封柞伯的目的不在军事方面，柞伯的军事能力并不强；虽然这次战役的军事领导系统上，柞伯受虢仲之命而命蔡侯，但是其军事主力应该是蔡侯，并非柞伯。

通过李文的考察，可以推测：虢仲认为柞伯独自难以取得军事胜利，所以企图通过间接地命令蔡侯这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人，以完成这次军事行动。在这一系列指令中，命令者虢仲和被命令者蔡侯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这种间接性导致了使用{其 m}。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西周时期的“第二人称主语 + {其 m}”表达说话者要求听话者实行不会立刻实现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是离实现有一段距离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 m} 所表示的“不会立刻实现”、“离实现有距离”这一语义特征被推论为“间接性”，又被重新解释成一种对听话者的“敬避性”，变成一种不直接阻碍听话者行为的表达。我们认为这种语用意义被习惯化、被强化，最终使{其 m}成为了消极礼貌的标识。

### 3.3 第三人称主语 + {其 m}

许多例子显示，西周时期的“第三人称主语 + {其 m}”表达的是说话者推测的事情，即说话者在思想领域中构想的事件，也是说话者无法直接感知的事件。这一点跟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三人称主语 + {其 m}”完全相同。“无法直接感知的事件”也就是说说话者无法确信它是否发生或是否实现的事件，也是离现实有一段距离的事件。例如：

(30) 盨曰：“天子不段不其万年保我万邦。”（盨方尊：集成 6013）

关于“不段不其”的用法，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看法。沈培（2010）把“段”看作表示可能性的情态助动词，并认为“不段不”是“不可能不”或“不会不”的意思。依沈说解释，{其 m}理解为“推测”义就会语句通顺。而且画线处所表示的是未来将发生的非真实事件，而不是说话者直接感知的真实事件，其中{其 m}表达了说话者无法确信某一件事情是否一定会实现的主观态度。再如：

(31) 先王其严在上，龔龔數數，降余多福。<sup>17</sup>（趯钟：集成 260）

说话者说出例(31)时，“先王”已过世。从说话者来看，“先王”是存在于思想领域中的假想人物。画线处的“先王其严在上”（意思是“先王的亡灵会恭敬地在天上”）并不是说话者直接能看得到的事件，此处的{其 m}表达说话者无法确信“先王严在上”这一情况是否存在。

(32) 畏（威）告姬：“覩，尔曰：‘其朕子芻作君。’今晋人伸亦曰：‘朕甥作君’。”（格姬簋：严志斌、谢尧亭 2023）

严志斌、谢尧亭（2023：76—77）说“其朕子芻，当是指格（霸）姬的儿子，芻为其名。铭中‘尔’，或指格（霸）姬”，并把画线处解释为“格（霸）姬意欲立她的儿子名芻者为霸国之君”。笔者认为“其朕子芻”中的“其”是{其 m}，表达“推测”义，画线处的意思是“（霸姬说）儿子芻会立为霸国之君”。此处的{其 m}表达说话者霸姬无法确信“其朕子芻作君”这一事件是否会实现。这个{其 m}位于主语“朕子”之前，在句法结构上与例(23)相同。

下面是西周甲骨文的例子，{其 m}很可能用来表达“推测”义。

(33) 八月辛卯卜曰：“其梦启。”<sup>18</sup>（周甲 H31：3）

<sup>17</sup> “严”的语义有多种解释，但陈剑（2007：253）解释为“敬”义，甚是。

<sup>18</sup> 参见朱歧祥（1997：71）。

上面均为出土文献的例子。这类{其 m}还见于《尚书》和《毛诗》等传世文献：

- (34) 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尚书·大诰篇》）
- (35) 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尚书·洛诰篇》）
- (36) 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毛诗·周颂·烈文》）

(34)画线处的意思是“现在上天会帮助老百姓”，(35)画线处的意思是“这样，政治将会错乱轻慢”，(36)的画线处的意思是“四方诸国都会听从他”，“诸侯都会以他为榜样”。这些例子均不表达说话者直接认知到的真实事件，换句话说，说话者无法确信它是否会确实实现。因此可见“第三人称主语+{其 m}”表达说话者无法确信某一件事情是否一定会发生的主观态度，表示“推测”义。这属于非断定的语气。

综上所述，西周汉语的{其 m}与春秋战国时期类似，基本上具有非断定的语气，都表达说话者无法确信语句内容所表示的事件是否一定会实现，或者表示一个事件离实现还有一段距离。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 m}所不同的是，西周汉语的{其 m}尚未具备“表达实现可能性小或难以实现”、“表达消极礼貌”等含义。笔者认为这些语用意义是由于{其 m}所含有的非真实、非断定语气而产生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 m}并非强制性的语法成分。即使一个语句属于非真实情况，也有时不带有{其 m}；同样，即使一个语句不带{其 m}，有时也会表示非真实的事件。比如，上引例(13)、(16)、(25)至(28)。此外，在金文中常见的套语“子子孙孙宝用”，在许多情况下会带有{其 m}（例 37、38），但有时则不带（例 39）。例如：

- (37) 卫拜頔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朕文祖考竇簋。卫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卫簋：集成 4256）
- (38) 瘠其万年，孙孙子子其永宝用，享于宗室。（师瘠簋盖：集成 4283）
- (39) 叔硕父乍作旅鬲，子子孙孙永宝用。（叔硕父鬲：集成 928）

“子子孙孙宝用”的意思是，作器者愿意后裔世代永远保有这件器，或者周王希望作器者一族世代永远保有这件器。无论如何，它都表达将来的事情。不过例(37)与(38)带有{其 m}，而(39)则不带。这意味着有{其 m}句和无{其 m}句的对立未必是非真实和真实的对立。我们认为西周汉语中的有{其 m}和无{其 m}的对立会构成断定与非断定的次要对立，换言之，是用非真实标识{其 m}来表达非断定。总之，西周汉语的{其 m}不仅是非真实标识，而且是非断定标识。

有些学者认为真实情态与非真实情态反映的不是客观事实，而是说话者的话语态度（utterance attitude）。

有些学者指出欧洲语言的传统术语“直陈式（indicative）”和“虚拟式（subjunctive）”的对立跟真实和非真实的对立大体相当（Palmer 2001: 3; Palmer 2001: 107; Givon 1994: 265）。Lunn（1995: 430）以西班牙语为例，认为直陈式跟断定（assertion）语气有关联，虚拟式则跟非断定（non-assertion）语气有关联。Lunn 氏指出，命题成为非断定的动因是：

- (i) the speaker has doubts about its veracity.



〔说话者对命题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ii) the propositions unrealized.

〔命题没有实现。〕

(iii) the proposition is presupposed.

〔命题是预设的。〕

Palmer (2001: 3-4) 赞同 Lunn (1995) 的观点, 并说:

The important thing about this analysis is that it shows quite clearly that the choice of the Irrealis marker, the subjunctive, does not depend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is factual and what is not (and still less on what is not true). It depend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is asserted and what is not asserted.

〔这个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 它相当清楚地表明了非真实标识、虚拟式的选择并不取决于事实与非事实的区别, 而取决于断言与非断言的对立。〕

也就是说, Palmer 认为非真实标识的选择受到非断定语气的影响。

益冈隆志 (2007: 136) 对“真实/非真实”做如下的解释:

事態の現実性というのは、話し手が当該の事態を現実の事態として捉えるのか非現実の事態として捉えるのかという捉え方の対立のことである。事態を現実のものとして捉えるのか非現実のものとして捉えるのかは、当該事態が客観的に見て事実であるか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とは別である。客観的には事実であっても、非現実の事態として扱われることもある。ここでいう事態の現実性とは、事態の捉え方という話し手（表現者）の態度にかかわるものである。

〔所谓事件的真实性, 指的是说话者将该事件解释为真实事件还是非真实事件这一识解方式的对立。把事件解释为真实还是非真实, 与该事件在客观上是否为真实并不等同。有时即使是客观事实, 也会被解释为非真实事件。在此所说的事件的真实性, 跟说话者（表达者）看待事件的态度有关。〕

也就是说, 真实和非真实的选择并非取决于客观事实, 而是取决于说话者对事件的主观认识。益冈隆志 (2007: 150) 还说:

断定というのは、現実において当該の事態が真であると認定するものである。つまり、「現実」(‘realis’) の領域に属するという判断である。一方、非断定というのは、あり得る事態として思い描くことである。したがって、現実の外にある「非現実」(‘irrealis’) の領域に属する判断であると言える。……このように、断定—非断定という対立のパラダイムは「現実の世界 (realis) —思い描かれた非現実の世界 (irrealis)」という、より抽象的な対立のパラダイムに包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所谓“断定”, 是指认定该事件在现实中为真。换言之, 判断该事件属于“现实”的领域。另一方面, “非断定”指的是设想该事件为可能发生。也就是判断该事件属于位于现实之外的“非真实”领域。……因此, 我们可以把“断定—非断定”这一对立范式包含在“真实世界—想象的非真实世界”这一更为抽象的对立范式中。〕

虽然 Palmer 氏和益冈氏对“断定 / 非断定”与“真实 / 非真实”的看法有所不同, 但是两

者均指出非真实情态标识与非断定语气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此外，大西（2023：6）认为在上古汉语中非真实（irrealis）尚未形成语法范畴，并把{其 m}重新理解为表示“断定保留”的标识<sup>19</sup>。

#### 4. 句子功能与{其 m}

##### 4.1 问句中的{其 m}

就管见所及，问句中的{其 m}不仅未见于西周金文和西周甲骨文，且在《尚书》、《毛诗》等传世文献中也较为罕见。下面是《尚书》的例子。

(40) 王再拜兴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尚书·顾命篇》）

光从句子结构来看，无法判断画线处是否是一个疑问句（《尚书》中几乎没有疑问助词“乎”），但是可以根据孔安国传来推断它是问句。

(41) 言“微微我浅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托不能。（《尚书·顾命篇》孔安国传）

这一例子表达的是关于尚未实现的事件的疑问。使用{其 m}的问句是表示关于尚未实现事件的疑问。换言之，无论从说话者来看还是从听话者来看，询问的都是非真实事件。这一点西周的{其 m}跟春秋战国的并无二致。

##### 4.2 反诘句中的{其 m}

反诘句中的{其 m}也未见于金文西周甲骨文，而见于传世文献中。例如：

(42) 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sup>20</sup>（《尚书·酒诰篇》）

(43)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毛诗·小雅·四月》）

(44)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毛诗·小雅·菀柳》）

“反诘”是用疑问形式提出相反的情况的修辞手法，其语句内容属于现实之外的非真实领域。

##### 4.3 复句条件小句中的{其 m}

下面是西周金文的例子：

(45) 仲讠父作尊簋，用从德公。其或贸易，则明殪。（仲讠父簋：铭图 4845）

(46) 其有敢乱兹命，曰女事召人，公则明殪。<sup>21</sup>（琯生尊：铭图 11817）

下引例子是《尚书》的例子。因为前面有主语名词“马牛”，所以“其”不是主语，而是副词。

(47) 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尚书·费誓篇》）

<sup>19</sup> Bybee et al. (1994: 236-240) 认为把 mood 看作真实与非真实的二元对立并不具有跨语言的合理性，并指出与 mood 相关的不是真值或真实的领域，而是断定和非断定的领域。

<sup>20</sup> “抚”的解释学者意见分歧较大。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疏读为“抚安”，孙星衍认为：“郑注曲礼云‘犹据也’”，加藤常贤（1983：209-211）释为“貌”。本文采用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疏的看法。

<sup>21</sup> 董珊（2008）认为琯生尊中的“其”是表示假设、将然语气的助词。

这些例子都在“假设”复句的条件小句里使用{其 m}，“假设”把语句所表示的事件放在想象事件中，是最典型的非真实领域事件。

## 5. 结语

西周时期的{其 m}也跟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是一个非真实情态成分。总的来说，{其 m}表达“说话者不能确信语句内容所表示的事件一定会实现”这一非断定语气。但是其语用意义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 m}有所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其 m}可以表达事件实现的可能性小或难以实现，也可以表达礼貌和敬意，而西周时期的{其 m}则没有这些语用意义。笔者认为，这些语用意义应是在西周到春秋战国之间由{其 m}所含有的非真实、非断定语气产生而成。

〈参考文献〉

中文

- 宝鸡市考古队、扶风县博物馆 2007. 〈陕西省扶风县新发现的一批西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
- 陈剑 2007. 〈金文“彖”字考释〉，陈剑《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
- 陈丽敏 2009. 〈浅释《诗经·小雅》中的“其”字的用法〉，《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3卷第6期
- 陈梦家 1957. 《尚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 陈英杰 2008. 《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北京：线装书局
- 陈永正 1992. 〈西周春秋铜器铭文中的语气词〉，《古文字研究》第19辑，北京：中华书局
- 陈初生编纂、曾宪通审校 2004. 《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 崔永东 1994. 《西周金文虚词解释》，北京：中华书局
- 丁邦新 2001. 〈从毛诗「其雨」的用法看卜辞中命辞的性质〉，《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4期
- 董莲池 2018. 〈召鼎“𠄎、𠄎”及相关字句研究〉，《古文字研究》第32辑，北京：中华书局
- 董珊 2008. 〈侯马、温县盟书中“明殛视之”的句法分析〉，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09>），2008年1月15日
- 谷峰 2015. 〈上古汉语“其”的祈使语气用法及其形成〉，《语言学论丛》第5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顾颉刚 1992. 〈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民国丛书》第四编 65 历史·地理类《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
- 胡宪丽 2005. 〈论《诗经·国风》中“其”字的用法〉，《池州师专学报》第19卷第6期
- 户内俊介 2023. 〈西周金文中的社会方言〉，汉语史与出土文献系列讲座《基于出土文献的语法研究》第3讲（北京大学中文系），2023年9月7日
- 户内俊介（待刊）. 〈上古汉语非真实情态成分“其”〉，《中国语言学》第1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 蒋善国 1988. 《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李学勤、唐云明 1979. 〈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 李裕杓 2017. 〈柞伯鼎铭文涉及的重要军事问题〉，《青铜器与金文》第6辑
- 刘桓 2003. 〈金文偶札（四则）〉，《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
- 骆锤炼、马贝加 2007. 〈《诗经》代词“其”和话题的关系—兼论“其”的语法化〉，《语文研究》2007年第1期
- 马承源主编 1986—1999.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北京：文物出版社
- 毛毓松 1994. 〈论《诗经》句中的“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

1 期

- 裘锡圭 2004. 〈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 裘锡圭《中国出土文献十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沈培 2010. 〈再谈西周金文「段」表示情态的用法〉,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186>), 2010年6月16日
- 唐钰明 1990. 〈其、厥考辨〉, 《中国语文》1990年第4期
- 王力 1980. 《汉语史稿(修订本)》, 中华书局
- 魏培泉 1999. 〈论先秦汉语运符的位置〉, *Linguistics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Ed. by Alain Peyraube and Sun Chaofen),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魏培泉 2015. 〈上古汉语副词“其”、“将”的功能和来源〉, 张显成主编《古汉语语法研究新论》,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武振玉 2010. 《两周金文虚词研究》, 北京: 线装书局
- 严志斌、谢尧亭 2023. 《格姬簋铭研究》,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9期
- 张经 2002. 〈召鼎新释〉,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4期
- 张玉金 2001. 〈甲骨金文中“其”字意义的研究〉, 《殷都学刊》2001年第1期
- 张玉金 2006. 《西周汉语代词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 张政烺 2004. 〈周厉王胡簋释文〉, 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 北京: 中华书局
- 朱凤瀚 2006. 〈柞伯鼎与周公南征〉, 《文物》2006年第5期
- 朱歧祥 1997. 《周原甲骨研究》,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日文

- 伊藤道治 1987. 《中国古代国家の支配構造》, 東京: 中央公論社
- 大西克也 2002. 〈「国」の誕生—出土資料における「或」系字の字義の変遷—〉, 郭店楚簡研究会編《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 東京: 汲古書院
- 大西克也 2023. 〈上古中国語のモダリティ助詞「矣」について〉, 《日本中国学会報》第75集
- 加藤常賢 1983. 《新釈漢文大系 25 尚書(上)》, 東京: 明治書院
- 白川静 1964—1984. 《金文通釈》, 神戸: 白鶴美術館
- 戸内俊介 2018. 《先秦の機能語の史的発展—上古中国語文法化研究序説》, 東京: 研文出版
- 益岡隆志 2007. 《日本語のモダリティ探求》, 東京: くろしお出版
- 松丸道雄 1980. 〈西周青銅器制作の背景〉, 松丸道雄編《西周青銅器とその国家》,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社
- 松丸道雄 1984. 〈西周後期社会にみえる変革の萌芽—召鼎銘解釈問題の初歩的解決〉, 《西嶋定生博士還暦記念 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農民》, 東京: 山川出版社

英文

- Brown, P & Levinson, P.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ybee, Joan L, Perkins, Revere & Pagliuca, William.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ivon, T. 1994. Irrealis and the subjunctive. *Studies in Language* 18-2
- Keightley, David N. 2020. Executive Qi in 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3(1): 5-54, Leiden; Boston: Brill

Lunn, Patricia V. 1995. The evaluative function of Spanish subjunctive. *Modality and Grammar in Discourse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32)* (ed. by Bybee, Joan & Fleischman, Suzann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Elliott, Jennifer R. 2000. Realis and irrealis: forms and concepts of the grammaticalisation of reality. *Linguistic Typology Volume 4-1*

Palmer, F R. 2001.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thun, Marianne. 1995. On the Relativity of Irreality. *Modality and Grammar in Discourse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32)* (ed. by Bybee, Joan & Fleischman, Suzann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Takashima, Ken-ichi. 2020. A Reflection on “Divinatory Conventions in Late Shang China” and the Grammar of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3(2): 340-358, Leiden; Boston: Brill

〈材料来源〉

周甲：曹玮编《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年

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1册—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990年

新收：鍾柏生《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

近出：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近二：刘雨、严志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铭图：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上博楚简：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2年

附记：许永兰教授审阅本文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 清華簡《赤鷩之集湯之屋》語言特徵補說\*

宮島和也

**提要** 清華簡《赤鷩之集湯之屋》的語言大體上反映出春秋戰國時代的語言，然而其中也出現一些比較古老、特殊的詞，並且它們集中見於“夏后”的言辭裡面。本文認為這是利用語言層次的一種修辭方式，用以表達“夏后”與其他人物的地位、所屬不同。

**關鍵詞** 清華簡 語言層次 角色語

## 1. 清華簡《赤鷩之集湯之屋》及其語言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三冊收入《赤鷩之集湯之屋》一篇（以下簡稱《赤鷩<sup>1</sup>》），故事時代是夏末，出現“夏后”（傑）、伊尹、湯及其夫人（紆亢）等有關夏商朝的歷史人物。內容可歸納為如下：湯射落了紅色的鳥，命伊尹用此作羹。紆亢強迫伊尹給她喝羹，伊尹也喝了剩餘的羹，喝完後他們都有了不可思議的力量。因此事湯發怒，伊尹逃避到夏，而其途中摔倒，“巫鳥”拯救了他。伊尹到了夏后那裡，診斷出夏后得病的原因及其解決方法，夏后依從伊尹的建議實施了對策。然而沒能抓到病因之一的“白兔”，所以夏后用“埤”來覆蓋屋頂，來防禦它。

據孫沛陽（2011）、肖芸曉（2013），同樣與伊尹、湯有關的清華簡《尹至》《尹誥》和《赤鷩》原編於同卷。李學勤（2010:51-52）等認為《尹至》《尹誥》都可定性為《書》類文獻，但已有不少學者指出，《赤鷩》與其他兩篇在內容、語言等方面有明顯的不同，《赤鷩》不像《書》類文獻。比如《赤鷩》的語言方面的特徵，艾蘭（2016: 149）很直觀地描述如下：“二《尹》（是指《尹至》《尹誥》：引用者）的古奧風格讓人聯想到《尚書》，而《赤鷩之集湯之屋》的主旨和風格則讓人聯想到民間傳說”。劉成群（2016: 101）則具體指出，《尹至》《尹誥》在語法、詞彙上體現出商、周初時代的語言特徵，而與此不同，《赤鷩》體現出春秋戰國時代的語言風貌，比如用“其”而不用“厥”、用句末語氣詞“也”。

除了劉成群（2016）所舉例子之外，如下面①—④，《赤鷩》中還存在著呈現出春秋戰國時代語言面貌的特徵。

①相當於“不之”的“弗”。春秋戰國時代以後“弗”基本上相當於“不之”<sup>2</sup>，之前的商、西周時代也出現“弗”，但其功能與之後時代不同，不能看做是相當於“不之”<sup>3</sup>。《赤鷩》中“弗”可以看做“不之”，（1）“弗敢嘗”相當於“不之敢嘗”（或“不敢之嘗”），“之”是指“紆亢”（請參看下文（2）“紆亢謂小臣曰：尔不我嘗，吾不亦殺尔？”）：

（1）湯后妻紆亢謂小臣曰：“嘗我於而羹”。小臣弗敢嘗。（2號簡）

\* 本文原是筆者博士論文的一部分，後來翻譯成漢語且進行了修改。郭永秉教授、戶內俊介教授、海老根量介教授以及羅盛吉先生審閱本文初稿並提出寶貴意見，翻譯方面也得到楊安娜教授的幫助；投稿後也承蒙《雲漢》匿名評審專家的指正，在此謹致謝忱。

<sup>1</sup> 就“鷩”字的釋讀主要有“鳩”、“鷩”二說，本文暫從後說。

<sup>2</sup> 參見大西克也（1988）。

<sup>3</sup> 關於春秋戰國時代之前“弗”的具體功能歷來有所討論，最近戶內俊介（2019）主張“（商代甲骨文中的：引用者）‘弗’表示事件的時間序列展開沒有到終結點，或者變化沒有達到實現階段，是[+telic]的有標識（marked）的否定詞”（戶內俊介 2019:34）。



②第一人稱代詞“吾”。“吾”也是春秋以後才出現的第一人稱代詞<sup>4</sup>，之前未見。《赤鳩》中則可見“吾”：

(2) 紆荒謂小臣曰：“尔不我嘗，吾不亦殺尔？”(3號簡)

③連詞“與”。作為連詞用“與”也是戰國時代東方地域的語言特徵<sup>5</sup>，西周時代連詞只出現“及”，未見“與”<sup>6</sup>。《赤鳩》中也可見連詞“與”：

(3) 巫鳥乃言曰：“帝命二黃蛇與二白兔處后之寢室之棟。”(8號簡)

④介詞“於”。“于”作為引進處所、對象等介詞早已在甲骨文中出現，“於”則到了春秋時代以後才用為介詞<sup>7</sup>。《赤鳩》中“於”見2例<sup>8</sup>：

(4) 小臣乃疾而寢於路，視而不能言。(5-6號簡)

由此可見，雖然《赤鳩》所述故事的時代是夏末，但其文本的成立應該還是春秋以後<sup>9</sup>。

## 2. “夏后”言辭的特徵

關於《赤鳩》的語言還值得關注的是，“夏后”與其他人物所說的語言似乎有所不同。如下(5)(6)，在“夏后”的話語中可見比較古老、特殊的詞語：

(5) 夏后曰：“尔惟曷(疇)？”小臣曰：“我天巫”。(10號簡)

(6) 夏后乃訊小臣曰：“如尔天巫，而知朕疾？...朕疾如何？”(10-11號簡)

首先看(5)的“惟”。“惟”是在甲骨文、《尚書》、《詩經》等早期文獻中所用的繫辭<sup>10</sup>，而到春秋戰國時代判斷句主要用“NP+NP(+也)”，“惟”(／“維”／“唯”)則主要用為表示“只”的意思的副詞<sup>11</sup>。《赤鳩》中繫辭“惟”只見於(5)，其他用“NP+NP(+也)”：

(7) = (5) 夏后曰：“尔惟曷(疇)？”小臣曰：“我天巫。”(10號簡)

(8) 巫鳥曰：“是小臣也。不可食也。”(6號簡)

<sup>4</sup> 參見羅端(2009: 60-61)。

<sup>5</sup> 在秦國語言中連詞不用“與”而用“及”(參見大西克也1998)。

<sup>6</sup> 參見大西克也(1998: 131)。

<sup>7</sup> 參見聞宥(1984)等。

<sup>8</sup> 《赤鳩》中“于”則有5例。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宮島和也(2015)，戰國時代的楚地幾乎只用“於”，基本上不用“于”，則在“于”和“於”的用法上《赤鳩》的語言與戰國時代楚地的語言不合。

<sup>9</sup> 也有可能《赤鳩》有所根據的古老傳說之類。就此孫飛燕(2018: 40-41)云：

“《赤鳩》的語言及文風並不古樸，應該是在戰國時代才將這一故事著於竹帛，也可能此故事本來就被書寫下來，戰國時又經過改寫，猶如司馬遷寫作《史記》時將《尚書》佶屈聱牙之語‘翻譯’成漢代語言。從《赤鳩》和《慎大》的記載來看，戰國時社會上有著關於伊尹如何取得夏桀信任的不同說法，而清華簡的編者或者抄寫者選取了《赤鳩》這一傳說來講述伊尹間夏之事。”

<sup>10</sup> 參見宋金蘭(1994)、Takashima(1990)。就甲骨文的“惟”，也存在“語氣副詞”(張玉金1988)等不同說法。

<sup>11</sup> Pulleyblank(1995:22)。

值得注意的是，(5) 中夏后用“惟”，而後面小臣（伊尹）則用“NP+NP”<sup>12</sup>。

就(6)的“朕”，也是有很古老來源的第一人稱代詞<sup>13</sup>，早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然而到了戰國時代很少見。與夏后不同，《赤鵠》中湯在屬格第一人稱代詞上用“吾”(9)；雖然是主格的用法，但湯的夫人“紆荒”也用“吾”(10)。如上述“吾”是後出的、比較新的第一人稱代詞：

(9) 湯怒曰：孰洧（調？）吾羹？（5 號簡）

(10) 紆荒謂小臣曰：尔不我嘗，吾不亦殺尔？（4 號簡）

洪波（1996:84）指出“‘朕’從甲骨文開始大多是國王或地位高貴的人使用”<sup>14</sup>，在《赤鵠》中“夏后”地位比其他人物高，第一人稱代詞的用法似乎也符合故事中的角色<sup>15</sup>；或者反過來說，為了凸顯夏后的角色，特意用“朕”。

接下來看(5)的“曷（疇）”。這個疑問代詞“曷（疇）”，在上古漢語文獻中少數例子見於《尚書》當中<sup>16</sup>而已，此詞極其罕見。與夏后不同，如上舉(9)湯在疑問代詞上卻用“孰”<sup>17</sup>，此詞則是在上古文獻中屢見的，亦似可見夏后與湯在用詞上的差異。

但就“曷（疇）”需要注意的是，《尚書》中“疇”集中見於《堯典》中，關於《堯典》的成書年代有所爭論，但不會早於戰國時代，此看法各家的意見似是一致的<sup>18</sup>，似乎“疇”是較晚才出現的詞；另外“疇”與“誰”的古音聲母和主元音相同，比如 Schuessler（2009）把“疇”、“誰”分別構擬為\*dru、\*dui，則也有可能兩者是同源詞或者甚至是同一個詞的不同記錄形式<sup>19</sup>，就“疇”的性質似乎還有不明之處。然而，即使“疇”和“誰”是用字上的不同，在楚簡中{誰}一般是用“佳”表示的<sup>20</sup>，用“曷”（或“疇”）表示{誰}這個用字本身也是極其特殊的現象。

### 3. 《赤鵠》語言特徵的含義

綜上所述，在《赤鵠》當中，至少在上述用詞上似乎存在夏后的話語與其他部分之間的語言層次之不同<sup>21</sup>。其實並非夏后的言辭都很古——比如(6)用“如”，據大西克也（1992）

<sup>12</sup> 其實《赤鵠》中夏后也用“NP+NP（+也）”，如本文(6)中的“如尔天巫”。

<sup>13</sup> 羅端（2009：55-56）認為“朕”不應該包括在上古漢語的代詞系列中，正如“君”和“臣”有指代第二、第一人稱的用法。

<sup>14</sup> 洪波（1996:85）認為“在先秦文獻裡，非王侯而用‘朕’自代的我們只在《楚辭》裡見屈服用過”，也許《楚辭》用“朕”也是一種特殊的修辭現象。

<sup>15</sup> 朱其智、朱學斌（2017：174-176）指出西周金文中“朕”與“祖”“考”“君”等搭配，而“我”則不然，據此認為“朕”是下對上的自稱。我們認為，即使此說屬實，東周時代作品的《赤鵠》或其作者語感中也不一定還存在著這種“朕”的用法上的特徵；其實由搭配關係能否判斷出第一人稱代詞的上下關係的特徵，對此也有一點疑問，待考。

<sup>16</sup> 參見錢宗武（2004：161-163）。

<sup>17</sup> 需要注意的是“孰”主要做主語且多用於選擇問句（參見 Pulleyblank 1995:92-93），或許不能簡單地與“疇”相比。

<sup>18</sup> 參見高津純也（2007：21-27）。

<sup>19</sup> 李筱婷（2020）把“曷”讀為{誰}（有需要分開字和詞的時候，本文用{}表示詞，下同）；孫玉文（2023：113-114）則認為“疇”和“誰”分別表示兩個不同的詞（孫氏認為{疇}和{誰}是同源詞）。

<sup>20</sup> 比如（釋文參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荆門市博物館編 2011：27）：

《詩》云：“佳（誰）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郭店簡《緇衣》9 號簡）

<sup>21</sup> 除了“夏后”的言辭以外，在《赤鵠》簡 6-7 有比較特別的詞語：

巫烏曰：是小臣也，不可食也。夏后有疾，將蕪楚。于食其祭。

“于食其祭”一句中的“于”，這種置於動詞之前的“于”也很罕見，只見於《詩經》、《尚書》、西周金文等上古早期的資料中（參見裘錫圭 2010/2012：527），或許這是“于”的古老用法。這一句係具有特別能力的“巫烏”所說的一句，也許也出自對其角色特點的考慮。

“如”的出現比“若”晚，從出土文獻來看“如”是到戰國時代才可見的一—but上述現象也許表示著《赤鵠》的編寫者考慮其故事中說話者的角色而故意選擇一些詞語，讓夏后說比較古老、特殊的或者有特色的語言，以特意表現出他和其他人物——即湯、紂、伊尹——地位、所屬不同的感覺，這似是利用語言層次的一種修辭方式。或者從別的角度來講，這也有可能顯示出當時按照社會層級、出身不同，所用詞語也會有差異這種意識的存在<sup>22</sup>。其實，《赤鵠》的這些古老特徵也許是《赤鵠》所根據的古老傳說之類的殘留<sup>23</sup>，然而即使如此，我們看到《赤鵠》的編者可以徹底修改其文本而未修改，那麼這甚至也有可能說明他是有意將古老特徵保留下來的。

艾蘭（2016:155）云：“（《赤鵠》的：引用者）故事中伊尹的形象與其他早期文獻所記載的開國賢相不同，故事也沒有政治意圖。實際上，簡文只是利用了伊尹這一眾所週知的人物，與商湯、商湯之后妃以及夏后等一系列角色，為某一目的情境編織出了完全不同的故事。”<sup>24</sup>確實此篇內容與其說是歷史事件的記錄，不如說是故事性很強的作品<sup>25</sup>。如上述，《赤鵠》的故事結尾是講述夏后用“埤”覆蓋屋頂。關於“埤”的具體所指，學者間有爭論。其中劉嬌（2018）認為“埤”表示{甃}，是指覆蓋在屋頂上的瓦；並且指出文獻中可見桀或其臣下發明瓦的記載，據此說《赤鵠》的記載與這個“桀作瓦屋”傳說有關。若此屬實，《赤鵠》的主旨就是講“甃”的由來，並非是講伊尹的事蹟或歷史事件<sup>26</sup>。這種故事性很強的作品中按照所出現人物的特點選擇詞語，有點像日語中所謂“角色語（役割語 role language）”，即與具有特定角色的人物相結合的特色語言表達<sup>27</sup>。

#### 4. 結語

由清華簡《赤鵠》可以看出利用書面語歷史層次的一種修辭方式，即在夏后的言詞部分用比較古老的詞語，以凸顯夏后與其他人物的不同。當然不能過於看重這個《赤鵠》的少數例子而主張當時普遍存在這種現象，但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可以關注的一點。

〈参考文献〉

- 大西克也 1988.《上古中國語の否定詞「弗」「不」の使い分けについて—批判説の再検討》，《日本中國學會報》40:232-246。
- 大西克也 1992.《出土文獻から見た秦漢以前の「若」と「如」について》，《人文研究》112:1-39。
- 大西克也 1998.《並列連詞“及”“與”在出土文獻中的分佈及上古漢語方言語法》，《古漢語語法論集》130-144，北京：語文出版社。
- 高津純也 2007.《『尚書』諸篇の成立に關する一考察——戰國諸國における同時並行的な成書について——》，《史學雜誌》116.11:1-35。
- 宮島和也 2015.《戦国楚・秦における前置詞「于」「於」をめぐる》，《中國語學》262:114-133。
- 金水敏 2003.《ヴァーチャル日本語 役割語の謎》，東京：岩波書店。
- 李筱婷 2020.《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譯注》，《中國出土資料研究》24:185-198。

<sup>22</sup> 此承戶內俊介教授的提醒。

<sup>23</sup> 請參看本文注 9。

<sup>24</sup> 艾蘭（2016）認為《赤鵠》的內容與房屋建造的儀式有關，與本文看法有所不同。

<sup>25</sup> 劉成群（2016：104）也認為《赤鵠》“屬於雜史體志怪小說”。

<sup>26</sup> 參考大西克也教授在東京大學大學院 2014 年度所開“楚系文字研究”課上的發言。需要注意的是，如本文開頭所述《赤鵠》頗有可能與清華簡《尹至》《尹誥》編於同卷，或許對於清華簡的所有者或讀者來說，不管其主旨如何，《赤鵠》中出現伊尹才是重要的、有意義的地方。就此艾蘭（2016：155）也提及“因為（《赤鵠》的：引用者）故事與伊尹有關，這篇簡文便被搜集來，並作為歷史文獻與《尹至》、《尹誥》編在了一起。”

<sup>27</sup> 參見金水敏（2003：vi）。

- 艾蘭 2016.《〈赤鷁之集湯之屋〉：戰國時期一則有關伊尹神靈附體和房屋建造的故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李學勤先生八十壽誕紀念論文集》148-155,上海：中西書局。
- 洪波 1996.《上古漢語第一人稱代詞“余（予）”“我”“朕”的分別》，《語言研究》1:80-87.
- 戶內俊介 2019.《再議甲骨文中的否定詞“不”與“弗”的語義功能區別——兼論甲骨文的非賓格動詞》，田焯主編《文字·文獻·文明》11-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李學勤 2010.《清華簡九篇綜述》，《文物》5:51-57。
- 劉成群 2016.《清華簡〈赤鷁之集湯之屋〉文體性質再探》，《學術論壇》8:100-105、129。
- 羅端 2009.《先秦漢語人稱代詞系統的演變》，《歷史語言學研究》2:54-71。
- 錢宗武 2004.《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2012.《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參），上海：中西書局。
- 裘錫圭 2010/2012《談談殷墟甲骨卜辭中的“于”》，《裘錫圭學術文集》第1卷 527-551，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宋金蘭 1994.《古漢語判斷句詞序的歷史演變——兼論“也”的性質》，《語文研究》4:33-37。
- 孫飛燕 2018.《論清華簡〈赤鷁之集湯之屋〉的性質》，《簡帛》16:31-41。
- 孫沛陽 2011.《簡冊背劃綫初探》，《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4:449-462。
- 孫玉文 2023.《有關幾個“通假”字的考證》，《文獻語言學》16:100-115。
- 聞宥 1984.《“于”“於”新論》，《中國語言學報》2:44-48。
- 肖芸曉 2013.《試論清華竹書伊尹三篇的關聯》，《簡帛》8:471-476。
- 張玉金 1988.《甲骨文中“惠”和“唯”的研究》，《古漢語研究》1:4-9。
- 朱其智、朱學斌 2017.《西周金文第一人稱代詞“余”“朕”和“我”的區別和混用》，《中國語文》2:171-181。
- Pullyblunk, Edwin G.1995.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Vancouver :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Schuessler, Axel. 2009.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Takashima, Ken-ichi.1990. A Study of the Copulas in Shang Chinese,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12:1-92.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仲尼曰》譯注（1）\*

戶內俊介 野原將揮 海老根量介 宮島和也 宮內駿

參考文獻

-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 2022.《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
- 抱小 2022.《安大簡〈仲尼曰〉小札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2年9月6日。
- 陳劍 2019.《釋上博竹書〈昭王毀室〉的“幸”字》，《戰國竹書論集》，134-14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原載：中國文字學會、河北大學漢字研究中心編《漢字研究》第1輯，2005年，北京：學苑出版社）。
- 陳民鎮 2022.《論安大簡〈仲尼曰〉的性質與編纂》，《中國文化研究》2022年冬之卷：58-72。
- 陳民鎮 2023.《安大簡〈仲尼曰〉補說》，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7輯：42-53，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原載：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網站，2022年9月5日）。
- 陳偉武 2018.《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 方翔 2023.《安大簡〈仲尼曰〉札記三則》，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7輯：59-65，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 宮島和也 2022.《再論秦文字系統中的「於」——試談秦與六國書面語的接觸影響秦文字書寫的一例》，《岩田禮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編輯組編《岩田禮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151-164，東京：日本言語地理學會。
- 侯乃峰 2022a.《讀安大簡（二）〈仲尼曰〉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2年8月20日。
- 侯乃峰 2022b.《安大簡（二）〈仲尼曰〉補札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2年8月20日。
- 李家浩 1999.《讀郭店楚墓竹簡瑣議》，《中國哲學》第二十輯：339-358。
- 李家浩 2002.《戰國官印考釋兩篇》，《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141-147，2002年，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原載：《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1996年，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
- 李零 1999.《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455-542。
- 劉嘉文 2022.《〈安大簡（二）·仲尼曰〉簡5“堇”字釋讀》，武漢大學簡帛網，2022年10月12日。
- 劉信芳 2022.《安大簡〈仲尼之耑訴〉釋讀（五～八）》，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2年9月27日。
- 孟躍龍 2022.《安大簡〈仲尼曰〉簡5、6“堇”字試釋》，武漢大學簡帛網，2022年8月

\* 本文是根據在《楚系文字資料研究班》的討論基礎上編寫而成的。本文為 JSPS KAKENHI (Grant Number 23K12160、23H00625、22K13105、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出土文獻與商周至兩漢漢語上古音演變史研究》（項目號：22&ZD301）、以及令和5年度安倍能成記念教育基金學術研究助成金的部分成果。



25 日。

- 饒宗頤主編 2012.《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字匯》，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 單育辰 2014.《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之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單育辰 2023.《安大簡〈仲尼曰〉札記三則》，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 7 輯：27—31，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原載：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網站，2022 年 8 月 19 日）。
- 尚賢 2022.《據安大簡〈仲尼曰〉用“堇”為“隱”說〈周易〉的“利艱貞”和〈老子〉的“勤能行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2 年 9 月 5 日。
- 史傑鵬 2022.《安大簡〈仲尼說〉中的四個“堇”字試釋》，“梁惠王的雲夢之澤”微信公眾號，2022 年 8 月 24 日。
- 滕壬生 2008.《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王挺斌 2022.《安大簡〈仲尼曰〉“古之學者自為”小議》，武漢大學簡帛網，2022 年 9 月 9 日。
- 王勇 2023a.《安大簡〈仲尼曰〉臆解數則》，武漢大學簡帛網，2023 年 5 月 16 日。
- 王勇 2023b.《安大簡〈仲尼曰〉再讀》，武漢大學簡帛網，2023 年 6 月 14 日。
- 魏逸暄 2023.《安大簡〈仲尼曰〉所見孔子言行觀——兼與傳世文獻互證》，《北方論叢》2023 年第 2 期：28—34。
- 吳銘 2022.《安大簡〈仲尼曰〉“堇”字訓詁之我見》，“吳銘訓詁札記”微信公眾號，2022 年 8 月 26 日。
- 徐在國 2022a.《安大簡二〈仲尼〉1—2 簡疏證》，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 5 輯：16—23，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 徐在國 2022b.《談安大簡〈仲尼〉的“造越”“蹟跋”》，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網站，2022 年 8 月 17 日。
- 徐在國、顧王樂 2022.《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 年第 3 期：75—79。
- 楊蒙生 2023.《讀安大簡第二冊〈仲尼曰〉叢札》，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 7 輯：32—35，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原載：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網站，2022 年 8 月 19 日）。
- 周翔 2022.《從安大簡〈仲尼曰〉談孔子語錄類文本的相關問題》，《中國文化研究》2022 年冬之卷：73—81。
- 周翔、鄭玉茹 2022.《安大簡〈仲尼曰〉所見孔子思想類型淺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22 年第 4 期：6—12。

【日文】

- 石川忠久編 1998.《新釋漢文大系 111 詩經中》，東京：明治書院。
- 大西克也 1988.《上古中國語の否定詞「弗」「不」の使い分けについて：批判説の再検討》，《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40 集：232—246。
- 宮本徹・松江崇 2019.《漢文の読み方：原典解讀の基礎》，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

【歐文】

-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essler, Axel. 2009.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體例

- 本文為安大簡《仲尼曰》的釋文（包括原文、訓讀、日文和注釋）。底本為《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 黃德寬、徐在國主編，中西書局，2022年）。
- 原文（簡文）不分篇章。為求方便，根據“仲尼”之言說分成26章。本文是其前面一半部分（第一章到第十五章）。
- □表示殘缺一個字；原文中不存在的字，能補充的字以[]表示；訛化字、誤寫字以<>表示。
- 通假、訓讀等換讀用（）表示。
- 本文主要使用 Schuessler（2009）的上古音擬音。

## 原文

### 【第一章】

中（仲）尼曰：“芋（華）繁（繁）而實壓（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

### 【第二章】

中（仲）尼曰：“今<於>人不訐（信）元（其）所貴而訐（信）其所賤。寺（詩）曰：‘皮（彼）求我，若不我【第1號簡】旻（得）。塾（執）我夙=（仇仇），亦不我力■。’”

### 【第三章】

中（仲）尼曰：“孳=（君子）黎（溺）於言，少（小）人黎（溺）於水。”

### 【第四章】

中（仲）尼曰：“去身（仁）亞（惡）嚙（乎）成名。造迎（越）、追（顛）遙（跋）必於此■。”

### 【第五章】

中（仲）尼曰：“[直]【第2號簡】才（哉），叟（史）魚。邦又（有）道，女（如）矢。邦亡（無）道，女（如）矢■。”

### 【第六章】

中（仲）尼曰：“伎（伊）諛=（諛諛一聳聳）而垂（禹）讖=（讖讖一絲絲），已（以）緝（治）天下。未齷（聞）多言而愬（仁）者■。”

### 【第七章】

中（仲）尼曰：“君子所斲（慎），必才（在）【第3號簡】人齋=（之所）不齷（聞）與人齋=（之所）不見■。”

### 【第八章】

中（仲）尼曰：“君子之臭（擇）人褻（勞），丌（其）甬（用）之瘡（逸）。父=（小人）之臭（擇）人瘡（逸），丌（其）甬（用）之褻（勞）。”

### 【第九章】

中（仲）尼曰：“韋（回），女（汝）狀（幸），女（如）有恚（過）【第4號簡】，人不董（隱）女=（汝，汝）能自改■。賜，女（汝）不狀（幸），女（如）又（有）恚（過），人弗疾也■。”

### 【第十章】

中（仲）尼曰：“弟子，女（汝）出也，十指=（手指）女（汝），十貝=（目視）女=（汝，汝）於（烏）敢為不【第5號簡】善嚙（乎）■。害（蓋）君子斲（慎）罍（其）蜀（獨）也■。”

【第十一章】

中（仲）尼曰：“**惠**（仁）而不**惠**於我，**虐**（吾）不**董**（隱）**兀**（其）**惠**（仁）**■**。不**惠**（仁）不**而**>**惠**於我，**虐**（吾）不**董**（隱）**留**（其）不**惠**（仁）**■**。”

【第十二章】

中（仲）尼【第6號簡】曰：“**晏**坪（平）中（仲）善交才（哉），**舊** **虐**（狎）而長敬**■**。”

【第十三章】

中（仲）尼曰：“古之學者自爲**■**，含（今）之學[者]爲人**■**。”

【第十四章】

中（仲）尼曰：“古者**亞**（惡）**佻**（盜）而弗殺，含（今）者弗【第7號簡】**亞**（惡）而殺之**■**。”

【第十五章】

中（仲）尼曰：“君子見善**目**（以）思，見不善**目**（以）戒**■**。”【第8號簡】

訓讀

【第一章】

仲尼曰く：「華繁くして實厚きは天なり。言多くして行い足らざるは人なり」と。

【第二章】

仲尼曰く：「(今)人は其の貴とき所を信ぜずして、その賤しき所を信ず。詩に曰く：「彼、我を求むるも、我を得ざるが若し。我を執えること仇仇たり、亦た我を力いず」と」と。

【第三章】

仲尼曰く：「君子は言に溺れ、小人は水に溺る」と。

【第四章】

仲尼曰く：「仁を去らば、悪にか名を成さん。造越、顛跋にも必ず此に於いてす」と。

【第五章】

仲尼曰く：「直なるかな、史魚。邦に道有るときは、矢の如し。邦に道無きときも、矢の如し」と。

【第六章】

仲尼曰く：「伊は聃聃にして禹は絲絲、以て天下を治む。未だ多言にして仁なる者を聞かず」と。

【第七章】

仲尼曰く：「君子の慎む所は、必ず人の聞かざる所と人の見ざる所とに在り」と。

【第八章】

仲尼曰く：「君子の人を擇ぶや勞、其の之を用うるや逸。小人の人を擇ぶや逸、其の之を用うるや勞」と。

【第九章】

仲尼曰く：「回よ、汝幸有り。如し過有らば、人汝を隠さず、汝能く自ら改む。賜よ、汝幸ならず。如し過有らば、人疾そしらず」と。

【第十章】

仲尼曰く：「弟子よ、汝出ずれば、十指汝を指さし、十目汝を視る。汝烏くんぞ敢えて不

善を爲さんや。蓋し君子其の獨を慎む」と。

【第十一章】

仲尼曰く：「仁にして我に恵まざれば、吾其の仁を隠さず。不仁にして我に恵まば、吾其の不仁を隠さず」と。

【第十二章】

仲尼曰く：「晏平仲は善く交わるかな。舊しく狎るるも長く敬う」と。

【第十三章】

仲尼曰く：「古の學者は自らの爲にし、今の學〔者〕は人の爲にす」と。

【第十四章】

仲尼曰く：「古は盜を惡しとするも殺さず、今は惡しとせずして之を殺す」と。

【第十五章】

仲尼曰く：「君子は善を見て以て思い、不善を見て以て戒む」と。

日文

【第一章】

仲尼が言った、「草木の花が盛んに咲き、実がたくさん実るのが天（自然の摂理）である。言葉だけが多くて、行いが伴わないのが人（人の性）である」と。

【第二章】

仲尼が言った、「（今の）人は重視すべきものを信じないで、卑しむべきものを信じる。『詩』につきのようにある：「彼（王）が私を求めたときは、私を得られないことを恐れるかのように求める。ところが、一度私を得ると私を仇のように扱って、信頼せず任用しなかった」と」と。

【第三章】

仲尼が言った、「君子はことばに溺れ、小人は水に溺れる」と。

【第四章】

仲尼が言った、「仁から離れて、どうして名を挙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か。慌ただしい時であっても、躓くような時でも仁から離れるようなことは絶対にない」と。

【第五章】

仲尼が言った、「まっすぐだな、史魚は。国に道があるときは、矢のようだ。国に道がないときも、矢のようだ」と。

【第六章】

仲尼が言った、「伊尹はひそひそと話して禹は口数わずかばかり、そのようにして天下を治めた。口数が多くて仁である人を聞いたことがない」と。

【第七章】

仲尼が言った、「君子が慎むのは、必ず人が聞いていないところや人が見ていないところにあるのだ」と。

【第八章】

仲尼が言った、「君子は人を選抜するのに労力を費やし、その人を用いるのには気楽である。小人は人を選抜するのに気楽であり、その人を用いるのに労力を費やす」と。

【第九章】

仲尼が言った、「顔回よ、お前は幸せ者だ。もしお前に過ちがあれば、人はお前をかばい立てすることがなく、お前は自分で自分の過ちを正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だから。子貢よ、お前は不幸だ。もしお前に誤りがあっても、人はお前を非難しないのだから（お

前は自分で自分の過ちを改め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

【第十章】

仲尼が言った、「弟子たちよ、お前たちが外に出れば、多くの指がお前たちを指さし、多くの目がお前たちに目を向ける。お前たちはどうして不善な行いをできようか。これは君子たる者が一人でいることに注意を払うということであろう」と。

【第十一章】

仲尼が言った、「その人が仁であるのに私に恩恵を施さないならば、私はその人が仁であることを隠し立てしない。その人が不仁であるのに私に恩恵を施すならば、私はその人が不仁であることを隠し立てしない」と。

【第十二章】

仲尼が言った、「晏平仲は人と交際するのが上手い。親しくなってもずっと（相手を）敬っている」と。

【第十三章】

仲尼が言った、「昔の学者は自分のためにした。今の学者は他人（に見せびらかすため）にしている」と。

【第十四章】

仲尼が言った、「昔は窃盗を悪いものであるとしたが（盗人を）殺さなかった。しかし今は窃盗を悪いものであるとせずに殺してしまう」と。

【第十五章】

仲尼が言った、「立派な人物は善い（人や行い）を見ると（そうなりたいと）思慕し、善くない（人や行い）を見ると自分の戒めとする」と。

【第一章】

中（仲）尼①曰：“芋（華）繁（繁）而實厚（厚）②天<sub>■</sub>。言多而行不足人③<sub>■</sub>。”



仲尼曰く：「華繁くして實厚きは天なり。言多くして行い足らざるは人なり」と。

仲尼が言った、「草木の花が盛んに咲き、実がたくさん実るのが天（自然の摂理）である。言葉だけが多くて、行いが伴わないのが人（人の性）である」と。

① 中尼

“中”為“仲”，“仲尼”是孔子。在其他楚簡中也有提到孔子的言論，不過一般將“孔子”稱為“孔子”或“子”，幾乎沒有稱為“仲尼”的文獻。<sup>1</sup>

② 厚

整理者將該字隸定為“厚”，也指出：“實，果實。厚，从土从厚，其厚旁與《清華二·繁年》簡九一、《清華五·厚夫》簡一三背‘厚’寫法相同。《說文》厚字古文作，从土。此簡‘厚’贅加‘土’，與‘厚’字古文同例，當是‘厚’之繁體。”據圖版，本文隸定為“厚”。

“厚（厚）”為多意，整理者也指出：“厚，多。《周禮·考工記·弓人》：‘厚其液，而節其帑。’鄭玄注：‘厚，猶多也。’‘實厚’即‘實多’。”

另外，還有些不同意見。譬如，魏逸暄（2023：29）把“厚（厚）”隸定為从石生的字，而讀為“省（減少、簡約）”。<sup>2</sup>


根據上下文，本文讀為“厚”，訓為“多”。

③ 芋（華）繁（繁）而實厚（厚）天<sub>■</sub>言多而行不足人

● “芋（華）”：

據《說文》，“芋”是由“于”得聲的字。此字在楚簡中一般表示“華”。譬如，在上博簡《孔子詩論》第9號簡、《逸詩》第2號簡、《競公瘡》第9號簡等。“于”和“華”的上古音都是匣母魚部合口，可通。

● “繁（繁）”：

原文作。从艸每省形。<sup>3</sup>網友“潘燈”指出此字似乎跟楚文字“襄”有相通之處（“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1樓，2022年3月31日）。

“繁”聲字有不少異體字，請看下表1：

表 1. “繁” “繁” 的異體字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圖 5
				
安大簡·仲尼 1	包山 90	包山 90	清華簡·邦政 8	清華簡·邦道 7

<sup>1</sup> 參看徐在國（2022a：75）。

<sup>2</sup> 網友“藤本思源”也提出相似意見（“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7樓，2022年4月18日）。在本文中提到的“‘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請參看如下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27&extra=&page=1>）。

<sup>3</sup> 楊蒙生（2022：32-25）認為此字的中心部分像“來”字。

安大簡的“繁”（圖 1）跟圖 2-圖 5 的字形稍微不同。前者似乎沒有“每”字的下半部分。以下是甲骨文、金文、郭店《語叢》、上博簡《子羔》的“每”字：

表 2. “每”

圖 6	圖 7	圖 8	圖 9
合集 27987	殷周 4261	上博·吳命 8	上博·凡物甲 15

比較以上“每”字可知，安大簡的“繁”字（圖 1）應該是从“每”省形（省略了“每”字的下半部分）。

- “中（仲）尼曰：芋（華）繁（繁）而實<sup>厚</sup>（厚），天”：  
這句話跟《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說苑·敬慎》對應，請看下表 3：

表 3. 《大戴禮記》、《說苑》比較

	A	B	C
大戴禮記	曾子曰	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	言多而行寡者人也。
說苑	曾子曰	夫華多實少者天也，	言多行少者，人也。
安大簡	中（仲）尼曰	芋（華）繁（繁）而實 <sup>厚</sup> （厚），天。	言多而行不足，人。

在《大戴禮記》和《說苑》裏，說這句話的是“曾子”，安大簡中為“仲尼”（表 3A）。

《大戴禮記》和《說苑》還作“實寡者”、“實少者”，安大簡作“實<sup>厚</sup>（厚）”。《大戴禮記》、《說苑》和《安大簡》意思完全相反（表 3B）。

據此，徐在國、顧王樂（2022：77）認為《大戴禮記》和《說苑》“妄改”了原文，安大簡的“實<sup>厚</sup>（厚）”是與原貌接近。整理者也指出：“曾子是孔子學生，據簡文，上引曾子語當本孔子。”另外，網友“激流震川 2.0”也指出“…那麼安大簡的書手很可能在抄寫中漏抄了一個‘不’字，原文很可能本作‘芋（華）繁（繁）而實[不]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6 樓，2022 年 4 月 14 日）。但是，我們認為簡文不一定是《大戴禮記》和《說苑》的原本，當時應該存在著些幾種不同的版本，有可能這三種不同的記載來源於不同的版本。

關於表 3C 的部分，雖然分別使用不同的詞彙（安大簡也沒有“也”字），但是在意義上沒有很大的區別。傳世文獻和安大簡的句子大概表達的意思如下：<sup>4</sup>

傳世文獻：“花開繁盛而果實也少，這是天變化的規律。同樣，說話的多而做的少，是人為造成的。”

安大簡：“花開繁盛而果實也多，這是天變化的規律。與此不同，說話的多而做的少，是人為造成的。”

<sup>4</sup> 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參考了徐在國、顧王樂（2022）的翻譯。



【第二章】

中（仲）尼曰：“今<於>人不訐（信）①元（其）②所貴而訐（信）其所𦏧（賤）③。寺（詩）曰：‘皮（彼）求我，若不我旻（得）。塾（執）我夙=（仇仇），亦不我力④。’”

仲尼曰く：「(今)人は其の貴とき所を信ぜずして、その賤しき所を信ず。詩に曰く：「彼、我を求むるも、我を得ざるが若し。我を執えること仇仇たり、亦た我を力もちいず」と」と。

仲尼が言った、「(今の)人は重視すべきものを信じないで、卑しむべきものを信じる。『詩』につきのようにある：「彼（王）が私を求めたときは、私を得られないことを恐れるかのように求める。ところが、一度私を得ると私を仇のように扱って、信頼せず任用しなかった」と」と。

① 整理者隸定爲“信”。本文隸定爲“訐”。




② 元

整理者隸定爲“其”。在這個句子中出現兩次“其”字。其中，第一個字作“元”，後面第二個字作“其”。如“不訐（信）元（其）所貴而訐（信）其所𦏧（賤）”。在安大簡《仲尼》中有不少同樣的現象，這個現象是否跟“避複”現象有關係，待考。

③ 中（仲）尼曰於人不訐（信）元（其）所貴而訐（信）其所𦏧（賤）

● 𦏧（賤）

整理者隸定爲“𦏧”，本文隸定爲“𦏧”。“𦏧”無疑是“𦏧”的異體字。楚文字一般

左右排列，如 （𦏧：清華・繫年 110）、（𦏧：清華・吳命 8）、（賤：上博・緇

衣 10）而秦文字上下排列，如 （賤：睡虎地・秦律 121）。

根據上下文，本文從整理者讀爲“賤”。

● 於人不訐（信）元（其）所貴而訐（信）其所𦏧（賤）

如整理者指出，這句話跟今本《禮記・緇衣》、郭店簡《禮記・緇衣》17-18 號簡、上博簡《緇衣》10 號簡有對應關係：

表 4. 《禮記》、郭店簡、上博簡比較

	A	B
《禮記・緇衣》	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	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
郭店《緇衣》	大人不新（親）元（其）所𦏧（賢）而信元（其）所𦏧（賤）。	教此𦏧（以）避（失），民此𦏧（以）𦏧（紕/煩）。民此𦏧（以）𦏧（紕/煩）。
上博《緇衣》	大人不暱（親）元（其）所𦏧（賢）而信元（其）所𦏧（賤）。	𦏧（教）此𦏧（以）避（失），民此𦏧（以）𦏧（紕/煩）。
安大簡《仲尼曰》	今<於>人不訐（信）元（其）所貴而訐（信）其所𦏧（賤）。	

只有安大簡沒有後面部分“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表 4B）。

另外，安大簡在開頭的部分附加一個“今<於>”字（表 4A）。徐在國（2022a: 17）指出，“於”大概是“對”或“對於”之義。或是“感嘆詞”。但是，如網友“汗天山”所指出，此字該是“今”字，他還指出“原釋文將‘今’字形釋為‘於’，如果不是偶然疏忽，則有可能認為此字是‘於’的訛寫，‘於人不信其所貴，而信其所蔑（賤）’當然也可以講通。”（“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45 樓，2022 年 8 月 23 日）。舉圖板，本文將此字隸定為“今”。雖然目前還不能排除訛寫的可能性，但是本文暫時從網友“汗天山”的意見。<sup>5</sup>

今本、郭店、上博簡分別使用兩種動詞“親”和“信”，而安大簡只使用“信”一個字（表 4A）。

今本、郭店、上博簡“賢”與“賤”構成對句，而安大簡“貴”與“賤”構成對句。從古文獻的例子來看，“賢賤”幾乎沒有，而“貴賤”的例子不勝枚舉。

本文把這句話解釋為“人不信任該重視的事，而信任該鄙視的事。”

④ 寺（詩）曰皮（彼）求我若不我旻（得）塾（執）我夙=（仇仇）亦不我力

在今本《禮記·緇衣》、郭店、上博簡的《緇衣》裏有相同的句子，請看表 5：

表 5. 《詩經》、《禮記》、郭店簡、上博簡比較

《詩經·正月》	彼求我 <sup>則</sup> ， <sup>如</sup> 不我得。執我 <sup>仇仇</sup> ，亦不我力
《禮記·緇衣》	彼求我 <sup>則</sup> ， <sup>如</sup> 不我得。執我 <sup>仇仇</sup> ，亦不我力
郭店《緇衣》	皮（彼）求我 <sup>則</sup> ， <sup>女</sup> （如）不我旻（得）。執我 <sup>戡=（仇仇）</sup> ，亦不我力
上博簡《緇衣》	皮（彼）求我 <sup>則</sup> ， <sup>女</sup> （如）不我旻（得）。執我 <sup>戡/戡=（仇仇）</sup> ，亦不我力
安大簡《仲尼曰》	皮（彼）求我 <sup>□</sup> ， <sup>若</sup> 不我旻（得），塾（執）我 <sup>夙=（仇仇）</sup> ，亦不我力

從表 5 可知，安大簡沒有“則”字，在其他版本中的“如”或“女”字在安大簡中作“若”。有趣的是，與今本“仇”對應的有“戡”、“戡”、“夙”等字。

● 則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認為“則”該是句末語氣詞。是因為鄭箋沒有給“則”字加注，如：“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朱熹集註把“則”解釋為“法則”。同樣，《新釋漢文大系·詩經》訓讀為“彼，我が則を求むれば”，翻譯為“あの君主は、わたしが（政治の顧問となり、）良い模範を示すようにと頼み込んできたが…”。

從押韻的角度來看，在今本《詩經·正月》裏“特”、“克”、“力”跟“則”似乎押韻。都屬於上古的職部（\*-ək）：



瞻彼阪田，有苑其<sup>特</sup>，天之扒我，如不我<sup>克</sup>，彼求我<sup>則</sup>，如不我<sup>得</sup>，執我仇仇，亦不我<sup>力</sup>  
 （《詩經·正月》）







安大簡中沒有“則”字，暫時不必要考慮“則”的意思。

<sup>5</sup> 也可參看網友“潘燈”（“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46 樓，2022 年 8 月 23 日）。

● 𠄎=（仇仇）



整理者指出該字也出現在《古璽彙編》(5590)和包山楚簡(154號簡)，認為是“𠄎”的異體字。徐在國(2022a: 18)列出了在金文、曾侯乙墓中出現的“𠄎”字。李家浩(2002:144-147)也指出“𠄎”字該从“食”(包山楚簡 176 、包山楚簡 61  (九聲?))<sup>6</sup>。



因為這一句跟《毛詩》的“仇仇”、郭店楚簡“戡戡”、上博簡《緇衣》“戡/戡戡”有對應關係，所以該字音也可能表示相當於見母幽部的詞(上博簡的  不是各聲，是咎聲。咎的上古音是\*[g](r)u?)。加之，表“仇”的字也在清華簡《耆夜》6號簡中出現，如“ 戡(仇)  戡(讎)”。還有，今本《禮記·緇衣》“君子好逌”，在郭店楚簡《緇衣》作“君子好  ”。“ ”表示“逌”。《說文》還收錄“𠄎”的古文“ ”，該字說解為“九聲”。這些字都屬於上古的見母幽部字。<sup>7</sup>

安大簡的“𠄎=”也與今本一樣表示“仇仇”。

● 亦不我力


鄭箋加注為“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馬瑞辰加注為“不我力即不我用”。本文採用馬瑞辰的解釋，讀為“當他(王)尋找我時，他彷彿擔心得不到我。但他一旦得到了我，他就把我當成了復仇者一樣，不任用我(不信任我)。”




### 【第三章】

中(仲)尼曰：“孳=（君子） (溺) ①於言，少(小)人 (溺) 於水②。”

仲尼曰く：「君子は言に溺れ、小人は水に溺る」と。

仲尼が言った、「君子はことばに溺れ、小人は水に溺れる」と。

<sup>6</sup> 李家浩(2002: 144-147)：“‘𠄎’从‘广’从‘𠄎’。文字學家指出，‘𠄎’是形聲字，从‘广’从‘𠄎’聲，‘𠄎’是‘簋’的古文。从表面上看，‘𠄎’與‘𠄎’形音都不相同，‘𠄎’不可能是‘𠄎’字。不過這裏有一個情況應當注意，那就是朱先生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指出的，‘在楚國文字裏，𠄎字往往寫作从食’，並且列舉了楚邵王簋和曾侯乙墓竹簡的‘𠄎’字為例。我們把邵王簋的‘𠄎’字轉引在這裏作為代表： 金文篇 301”。

<sup>7</sup> 有關字的上古音分別是“九”\*[k]u?、 “仇”\*[g](r)u、 “逌”\*[g](r)u、 “𠄎”\*[k]u(?)-s (這些擬音是 Baxter and Sagart (2014)的擬音)。

① 𦉳

整理者隸定為“溺”。據圖版，本文作“𦉳”。

② 𦉳=（君子）𦉳（溺）於言，少（小）人𦉳（溺）於水

這句話跟今本《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對應。整理者也引用《緇衣》，認為：“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也。夫水今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

今本《禮記》作“君子～，小人～”，安大簡作“小人～，君子～”，兩個句子排列順序不同。就這個問題，整理者引用《玉篇·水部》“休：奴的切。孔子曰君子休於日<口>，小人休於水。今作溺”，指出《玉篇》和安大簡的順序相同。

另外，今本《禮記》作“口”，安大簡作“言”（《玉篇》的“日”該是“口”）。《說文》給“言”說解為“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我們還不能確定安大簡的“言”是否表示《說文》所注的“直言”。

【第四章】

中（仲）尼曰：“去身（仁）亞（惡）①𦉳（乎）成名。造迎（越）、𦉳（顛）𦉳（跋）必於此②。 ”

仲尼曰く：「仁を去らば、悪にか名を成さん。造越、顛跋にも必ず此に於いてす」と。

仲尼が言った、「仁から離れて、どうして名を挙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か。慌ただしい時であっても、躓くような時でも仁から離れるようなことは絶対はない」と。

①



該字中間寫了一個“千”字。同樣的字也出現在上博楚簡《孔子詩論》8號簡、《昔者君老》3號簡、包山楚簡2.122號簡。因為，該字的前文已提到跟“仁”有關的，所以有可能加了一個千字（“仁”跟“千”有諧聲關係）。

② 中（仲）尼曰去身亞𦉳成名造迎𦉳𦉳必於此

這條簡文跟《論語·里仁》“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對應。整理者也引用《穀梁傳·僖公二十三年》“何休曰…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穀梁傳》也沒有《論語》中的“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如表6。

表6. 《論語》、《穀梁傳》比較

	A	B	C	D	E
《論語》	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穀梁傳》	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	—	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安大簡》	去身	亞𦉳成名	—	造迎、𦉳𦉳	必於此

安大簡沒有開頭的“君子”（表 6A），“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這兩個句子寫成“造迎、逋遙必於此”。難以判斷原文是兩個句子構成的還是一個句子構成的。

● 造迎、逋遙必於此

以下是其他版本的記載：

表 7. 《論語》、《穀梁傳》比較

《論語》	造次	必於是	顛沛	必於是
《穀梁傳》	造次	必於是	顛沛	必於是
《安大簡》	造迎		逋遙	必於此

《論語》和《穀梁傳》的“造次”“顛沛”，《安大簡》分別寫成“造迎”和“逋遙”。



徐在國（2022b）舉郭店楚簡《性自命出》44 號簡的造字。在郭店中，該字表示“節”，還引用《廣雅·釋詁》“造，猝也”，認為“造”的意思是“倉卒，突然”之義。另外，《玉篇》“猝，…言倉猝暴疾。”

就安大簡的“迎”，整理者引用段注“越：倉卒也。…‘造次必於是。’‘造次’，馬云急遽也。鄭云倉卒也。然則‘次’者，‘越’之假借字。錢氏大昕說。…讀若資”，認為安大簡的“迎”的聲符“即”和“次（資）”、“越”可通。

另外，《周易·夬》“其行次且”，《經典釋文·周易音義》作“次，本作‘越’或作‘坎’，《說文》及鄭作‘越’。七私反…說文倉卒也”。<sup>8</sup>

“迎（即）”、“次（資）”、“越（姊）”的上古音分別是“迎（即）”\*[ts]ik、“次（資）”\*[s-ŋ]i[ij]-s（資\*tsij）、“越（姊）”\*\*[ts]<sup>h</sup>[i]j?（姊\*[ts][i]j?）。<sup>9</sup>“即”的上古音韻母有點複雜。它一方面跟真部有密切關係，另一方面跟職部有關係。如在《詩經》中，與“室”（《東方之日》）、“密”（《公龍》）等真部字押韻，也作為真部“節”的聲符。相反，在秦簡中“節”也可表示“即”。“即”的中古音是職韻，即-k 韻尾。在安大簡中，“即”可表示相當於真部的詞。在《仲尼曰》第 11 號簡中，“即”似乎表示“叔齊”之“齊”，如：“白（伯）晷（夷）、弔（叔）即（齊）死於首易（陽）”。可見，至少在安大簡《仲尼曰》中，“即”字可能表示真部的詞。

本文把“造迎（越）”讀為“倉卒”義。

就“逋遙”之“逋”字，整理者引用段注“顛：…論語顛沛，馬注曰：僵仆也，離騷注曰。自上下曰顛。廣雅曰：顛，末也”，“躓：跋也。經傳多段借顛字為之”，認為“逋”讀為“顛”或“躓（躓跋）”。徐在國（2022b）列出了表“顛”的楚文字：

表 8. 表“顛”的字

上博三·周易 24 曰△（顛）逋（覆）	上博七·鄭甲 4 △（顛）逋（覆）天下之豐（禮）

這兩個字都是真聲字，該屬於上古的真部。與此不同，安大簡的“逋”是由“貞”得聲的耕

<sup>8</sup> 徐在國（2022b）。

<sup>9</sup> Baxter and Sagart（2014）。



部字。這應該是真耕通用的例子。

關於“逋遙”之“遙”字，《論語》和《穀梁傳》作“沛”。整理者根據段注“沛：…今字爲顛沛，跋之假借也。大雅蕩傳曰沛，拔也是也。拔當作跋”，把“遙”讀爲“跋”，認爲“遙”之聲符“番”、“沛”、“跋”讀音較近可通(遙(番)\*p<sup>h</sup>ar、沛\*p<sup>h</sup>[a][t]-s、跋\*b<sup>h</sup>[a]t)。

本文把“造迎”讀爲“倉卒”，“逋遙”讀爲“顛沛”。“去身(仁)亞(惡)昏(乎)成名造迎(越)逋(顛)遙(跋)必於此”，這句話意思是“離開仁，如何成名？即使我們再忙碌的時候，即使在我們跌跌撞撞的時候，也不會離開仁的。”

## 【第五章】

中(仲)尼曰：“[直]①才(哉)，叟(史)魚。邦又(有)道，女(如)矢。邦亡(無)道，女(如)矢②。 ”

仲尼曰く：「直なるかな、史魚。邦に道有るときは、矢の如し。邦に道無きときも、矢の如し」と。仲尼が言った、「まっすぐだな、史魚は。国に道があるときは、矢のようだ。国に道がないときも、矢のようだ」と。

### ① [直]

第2號簡末端殘缺，與其他簡比較，估計有一字缺。整理者根據此條簡文和《論語・衛靈公》的對應關係，補“直”字。

② [直]才(哉)，叟(史)魚。邦又(有)道，女(如)矢。邦亡(無)道，女(如)矢

如整理者指出，此條簡文可對照《論語・衛靈公》：“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可見，前半部分和簡文一致，而後半部分不見。關於“史魚”，整理者舉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鱗。”至於簡文的意思，整理者舉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邢昺疏：“‘直哉，史魚’者，美史魚之行正直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者，此其直之行也。矢，箭也。史鱗之德，其性惟直。國之有道無道，行直如箭，言不隨世變曲也。”

## 【第六章】

中(仲)尼曰：“佞(伊)①諱=(諱諱一聃聃)而壘(禹)諛=(諛諛一絲絲)②，已(以)緝(治)天下。未聞(聞)多言③而息(仁)④者。 ”

仲尼曰く：「伊は聃聃にして禹は絲絲、以て天下を治む。未だ多言にして仁なる者を聞かず」と。仲尼が言った、「伊尹はひそひそと話して禹は口数わずかばかり、そのようにして天下を治めた。口数が多くて仁である人を聞いたことがない」と。



① 𠄎（伊）

整理者隸定為“死”。根據圖版，此字是“死”的左右旁相反的字形，當是“死”字異體。本文將其隸定為“𠄎”。

整理者指出，“‘死’，讀為‘伊’，指堯。據《成陽靈臺碑》（見洪适《隸釋》卷一），堯姓‘伊’，所以又稱‘伊堯’（見《潛夫論·五德志》）。”“死”“伊”二字音近可通。《說文》“伊”字古文从“死”聲，即其例證。”網友“激流震川 2.0”贊成此說，還指出上博簡《容成氏》第 26 號簡“伊洛”之“伊”寫作从水、死聲之字。但參考《說文》：“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頗疑“伊”指“伊尹”（“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17 樓，2022 年 8 月 20 日）。網友“汗天山”舉兩個理由贊同整理者的看法。其一：古人引述歷史人物，一般按照時間順序從古至今敘述，因此“伊”當非伊尹。其二：伊尹是商湯的輔弼之臣，和下文“以治天下”有矛盾（“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23 樓，2022 年 8 月 21 日）。王寧則指出“稱堯為陶唐氏、伊耆（祁）氏是漢代才有的說法，先秦無之，所以認為這個‘死’是堯很可疑。此‘死’疑當讀為‘契（偃）’”（“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53 樓，2022 年 8 月 29 日）。網友“潘燈”提出將“死”讀為“啟”的可能性（“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56 樓，2022 年 8 月 30 日）。陳民鎮（2023：43-44）比較諸說，認為“伊”指伊尹的可能性更大。他舉出甲骨文和《說文》中有將伊尹稱“伊”的例子。他認為伊尹放太甲而攝政，甚至《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引古本《竹書紀年》有伊尹自立之說，《說文》認為伊尹係“尹治天下者”，因此簡文稱他“治天下”不難理解。另外還指出，古書中追述古人時不乏由近及遠之例，簡文中伊尹出現於夏禹之前非無可能。此外，周秦漢指出“堯為祁姓伊氏”說是漢晉後期附會之說，西漢末之前文獻皆不以“堯”與“伊”關聯，簡文中“伊”為“堯”的可能性極小（“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79 樓，2022 年 11 月 27 日）。魏逸暄（2023：29）也懷疑“伊堯”之稱只見於漢代文獻，“伊”指伊尹的說法較為合理。王勇（2023b）則認為該字當讀為“棄”。



如諸研究者指出，上博簡《容成氏》第 26 號簡將“伊洛”作“𠄎(伊)洛”，《說文·

人部》：“，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古文伊从古文死。”可見，“死”讀為“伊”是應該沒問題的。至於“伊”和堯的關係，兩者聯繫起來的說法似乎在東漢以後才出現，簡文“𠄎（伊）”指堯的可能性很小。本文從將其視作伊尹的說法。

② 𠄎（伊）誨 = （誨誨—聃聃）而壘（禹）讖 = （讖讖—絲絲）

整理者指出“誨 = ”“讖 = ”分別是“言聃”“言纛（絲）”合文，並“言如聃”“言如絲”的省略說法。整理者引用《說文·口部》：“聃，聃語也”和《說文·耳部》：“聃，附耳私小語也”，認為“言如聃”“言如絲”都是形容說話的聲音細小，出言緩慢謹慎。整理者所引袁金平則指出，“聃”讀為“緝”，與下文“絲”互文見義，謂古聖王出言之微，謹慎之至。侯乃峰（2022a）認為“誨 = ”“讖 = ”不是合文而是重文，分別讀為“誨誨”“孳孳/孜孜”，“誨誨”是“聃聃”“緝緝”（即說話聲音細小之義），“孳孳/孜孜”即勤勉、不懈怠之貌。網友“激流震川 2.0”根據侯乃峰說指出“死（伊）誨 = ”可能是對伊尹勤勉從事的形容，“誨誨”似可讀為“捷捷”（“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17 樓，2022 年 8 月 20 日）。陳民鎮（2023：44-46）認為，從與後文“多言”的對立關係來看，“誨 = ”“讖 = ”該表示“少言”“慎言”的意思，並推測這些字從“言”字旁說

明與言語有關，因此將“誨=”“讒=”視作“言聿”“言兹”的合文更為合理。他主張“聿”讀為“戢”，訓為“收斂”、“約束”之意，至於“讒”字，根據“兹”聲字與“才”聲字互通，疑讀為從“才”聲的“裁”，訓為“減省”、“節制”之意。魏逸暄（2023：30）贊成陳民鎮說。王勇（2023b）也注意到“誨=”“讒=”和“多言”的對立關係，倒認為分別是“誨誨”“讒讒”的重文。關於“讒讒”，贊成侯乃峰說讀作“孜孜”，表達“勤勉、不懈怠”之意。至於“誨誨”，王勇指出不當釋為“聲音細小”，這個詞與“孜孜”表達類似含義，即言“謀謀”，表達不斷謀求之意。

一般來說，合文大多是上下構造，且兩個字共有一些筆劃，而左旁和右旁互相獨立而構成合文的例子是比較少見的。因此，“誨=”“讒=”為重文的可能性更大。從文意來看，“誨誨”“讒讒”應該表達“少言”之意。整理者為了解釋此條簡文的參考舉出《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譽于儀。’”侯乃峰（2022a）和陳民鎮（2023：45）則認為《禮記·緇衣》強調的是“慎言”之意，和本條簡文的旨意有差距。《禮記·緇衣》的內容確實如此，但是把“言如絲”理解為形容發言微小的樣子是沒問題的，那麼簡文“讒讒”也可以理解為禹的發言“絲絲”，即少言。關於“誨誨”，參照《說文·口部》：“聿，聿語也”，似乎也可以理解為描寫發言微小的詞。至於為何“誨”和“讒”從言旁，本文推測表示以“聿聿”“絲絲”為形容的行為與語言有關，即強調發言的樣子係“聿聿”“絲絲”。

### ③ 多言

整理者雖然讀如字，並說“‘多言’，或讀為‘侈言’，誇大不實之言”。本文認為讀如字當是。

### ④ 愬（仁）

整理者讀為“仁”。整理者所引李家浩則將其讀為“信”，因為孔子強調“言而有信”（《論語·學而》）、“言必信”（《論語·子路》）。

確實“言”和“信”常常有關係，但是一般“愬”當讀為“仁”。《論語·顏淵》：“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論語·子路》：“剛毅木訥近仁。”可見，少言與“仁”也往往有關係。據此，本文從整理者之說。

## 【第七章】

中（仲）尼曰：“君子所訢（慎），必才（在）人齋=（之所）不齋（聞）與人齋=（之所）不見①■。”

仲尼曰く：「君子の慎む所は、必ず人の聞かざる所と人の見ざる所とに在り」と。

仲尼が言った、「君子が慎むのは、必ず人が聞いていないところや人が見ていないところにあるのだ」と。

### ① 君子所訢（慎），必才（在）人齋=（之所）不齋（聞）與人齋=（之所）不見

整理者舉《禮記·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指出其中“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和本條簡文相近。

《禮記·中庸》的旨意是，因為人之應當實踐之“道”無論何時不可離開地存在，所以君子對於自己不能聽到、看到或感知的事情都需要維持謹慎態度來面對。至於本條簡文，如果把“人”理解為“普通人”的話，那麼這意味著“君子謹慎普通人不能見聞之事”，與《禮記·中庸》意思相近。但是如果把“人”理解為“他人”的話，那麼這意味著“君子對於他人不看和不聽的事情才應該謹慎”，也就是說，簡文的意思恐怕是“君子在他人沒有關注的地方都應該維持謹慎的態度”。本文傾向於後一種解釋。關於此點，周翔（2022：76）指出本條簡文和《禮記·中庸》“不僅動詞不同，對象亦有主客之別，因此文意相關而有細微差異”，本文認為這應該是對的。

## 【第八章】

中（仲）尼曰：“君子之臭（擇）①人褻（勞），丌（其）甬（用）之瘠（逸）②。

夂=（小人）③之臭（擇）人瘠（逸），丌（其）甬（用）之褻（勞）④。”

仲尼曰く：「君子の人を擇ぶや勞、其の之を用うるや逸。小人の人を擇ぶや逸、其の之を用うるや勞」と。

仲尼が言った、「君子は人を選抜するのに労力を費やし、その人を用いるのには気楽である。小人は人を選抜するのに気楽であり、その人を用いるのに労力を費やす」と。

### ① 臭（擇）

整理者舉《說文·大部》：“臭，大白，澤也。从白，从大。古文以為澤字”，認為“臭”是古文“灋”之訛形，當讀為“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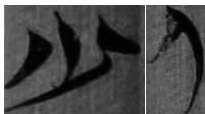
此說可從。該字在楚簡中一般讀為從“灋”聲字。

### ② 瘠（逸）




整理者把此字隸定為“瘠”，讀為“逸”。

本文根據圖版將此字隸定為“瘠”。“瘠”所從“冎”係楚文字的“兔”字形，當讀為“逸”。

### ③ 夂=（小人）

楊蒙生（2023：32-33）指出，《仲尼曰》的“小人”在第2號簡作“”，



第10號簡作“”，第11號簡作“”，此字則寫作“”，楚文字多用“少”

為“小”，簡文“小人”合文中的“少”顯然是借用“人”字來形成的字。

### ④ 君子之臭（擇）人褻（勞），丌（其）甬（用）之瘠（逸）。小人之臭（擇）人瘠（逸），丌（其）甬（用）之褻（勞）

整理者為了理解此條簡文舉《大戴禮記·主言》：“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麈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

《鹽鐵論・刺復》：“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豈云殆哉”作為參考。周翔、鄭玉茹（2022：9）列舉《墨子・所染》：“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韓非子・難二》：“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荀子・王霸》：“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佚於使之”、《呂氏春秋・士節》：“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劉信芳（2022）還舉出《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是故佚于取人，勞于治事。勞于取人，佚于治事”、《孔子家語・入官》：“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陳民鎮（2022：65-66）除了上述諸例以外還列舉《管子・君臣上》：“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慎子・民雜》：“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鶡冠子・道端》：“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為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等例子，並指出此類表述除了見於儒家著作以外還見於墨家和黃老學派或稷下之學關係密切的著作中，應是當時普遍流行的觀念。陳民鎮認為這些觀念當是戰國時代官僚體制建立、君臣分職理論完善之後的產物，尤其在黃老文獻中君逸臣勞的觀念體現得尤為明顯，並站在黃老學派興起於齊威王興辦稷下學宮時期的立場上，認為《仲尼曰》成篇應不早於齊威王時期。

本條簡文論述君子應該努力選拔臣下，而輕鬆地任用這個有能力的人才。諸家所列舉的諸例中，《鹽鐵論・刺復》、《墨子・所染》、《韓非子・難二》、《荀子・王霸》、《呂氏春秋・士節》、《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孔子家語・入官》的例子和本條旨意大約一致，但是其他例子倒有一定的差別。《大戴禮記・主言》討論君主將政務託付給優秀的臣下，自己則安逸，而沒有論及選拔臣下。《管子・君臣上》、《慎子・民雜》和《鶡冠子・道端》說道君主的任務是起用優秀人才，臣下的任務則是承擔實務，與本條簡文確有共通之處。但是這些篇似乎更側重於君主和臣下的分工，而本條則更強調君子行為的（選拔人才和任用這個人才）主體性，兩者之間還是有差別的。

## 【第九章】

中（仲）尼曰：“韋（回），女（汝）狀（幸）①，女（如）②有恚（過），人不堇（隱）③女=（汝，汝）能自改<sub>レ</sub>。賜，女（汝）不狀（幸），女（如）又（有）④恚（過），人弗疾⑤也<sub>レ</sub>。”

仲尼曰く：「回よ、汝幸有り。如し過有らば、人汝を隠さず、汝能く自ら改む。賜よ、汝幸ならず。如し過有らば、人疾<sup>そし</sup>らず」と。

仲尼が言った、「顔回よ、お前は幸せ者だ。もしお前に過ちがあれば、人はお前をかばい立てすることがなく、お前は自分で自分の過ちを正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だから。子貢よ、お前は不幸だ。もしお前に誤りがあっても、人はお前を非難しないのだから（お前は自分で自分の過ちを改め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



① 𠂔

整理者隸定為“幸”。

同形字“𠂔”見於上博簡《昭王毀室》簡 3，陳劍將該字分析為“左從‘倒矢’右‘犬’”，並說“此字可隸定作‘𠂔’。我們認為‘𠂔’就是‘幸’字”（陳劍 2019:139），可從。另一方面，林素清反對陳說，把此字釋為“𠂔”，讀為當“肯、願”講的“慙”（陳偉武 2018: 5178）。林說不可信。

② 女

“女有過”之“女”，整理者讀為假設連詞之“如”，而陳民鎮（2023a: 47）改讀作第二人稱代詞的“汝”。劉信芳（2022）認為“女有過”不是假設句，改讀為“汝”。

“汝有”這一搭配在先秦文獻中罕見，而且《論語》、《禮記》等儒家文獻中一個例子都不見。另一方面，“如有”這一搭配在先秦文獻中屢見不鮮，這個“如”可以解釋為假設連詞，比如“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論語·子路》）因此本文暫時將“女有過”讀為“如有過”。

③ 堇（隱）

整理者讀為“謹”，訓謹敕，並把簡文解釋為“人們對待顏回之‘過’雖不加謹敕，他也會改正”。但關於“堇”的試讀，學者之間多有異說。單育辰（2023: 28）讀作“憾”，還認為：“簡 5 的‘疾’，整理者認為是憎恨的意思，很正確，而‘疾’與‘堇’文義應有關聯，簡 5 ‘堇’及簡 6 兩處的‘堇’都應讀為‘憾’，‘堇’見紐文部，‘憾’匣紐侵部，二者聲紐屬牙喉音，韻部旁轉，古音很近。‘憾’是怨望的意思，正與‘疾’相應。”網友“cbnd”則認為“堇”與“憾”語音關係並不近，不如直接讀“堇”為“恨”（“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31 樓，2022 年 8 月 21 日）。網友“tuonan”認為“堇”可讀為“靳”，義為“嘲弄、恥笑”（“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34 樓，2022 年 8 月 21 日）。孟躍龍（2022）讀作“間”，訓作非議，並說“堇”字古音在見母文部，“間（間）”字古音在見母元部，聲母相同，而文、元兩部相通現象在上古也比較常見。孟氏還將簡文解釋為“如有過錯，別人也不會非議你”。

史傑鵬（2022）讀作“廡”或“隱”，並說：“‘廡’以‘堇’為聲符，讀為‘廡’顯然沒問題。《廣雅·釋言》：‘廡，廡也。’王念孫疏證：《玉篇》亦云：‘廡，蔭也。’蔭與覆同義。……‘廡’在古書中不常用，所以我想，如果讀為‘隱’可能也行，‘隱’是影母文部字，‘堇’是群母文部字，影母和群母都是喉牙音，韻部又相同。估計有同源關係”。吳銘（2022）反對史說，指出：“史氏大體得其意，在訓詁上有瑕疵。首先，‘廡，廡也’‘廡，蔭也’之訓不見用例，‘人不廡汝’這樣的用法可以成立嗎？得不到文獻證據。其次，‘堇’破讀為‘隱’無其例。‘隱’與‘堇’的同源關係也證據不足。史氏所憑是王念孫常用的‘平行互證法’，一般是通過兩條平行線上的諸對應點推導出有其他點對應，並不能將兩條線合併為一。第三，如果其詞真是‘隱’，會用‘堇’字來記錄嗎？我有個鄙陋之見，就是越是常用的詞與其記錄形式之間的羈絆越深，越趨向於專字專用而非本有其字卻臨時假借，無他，手熟耳。‘隱’是常用詞，書者不太可能統一書為‘堇’，除非有當時當地習慣如此的證明，否則不宜作此設想。”於是，吳氏把“堇”讀作“矜”，訓飾。對此，尚賢（2022）舉很多“堇”字可以讀為“廡”或“隱”的證據，贊同史說。網友“予一古人”也讀作“隱”，訓隱瞞、掩蓋，並將簡文解釋為“別人不會隱瞞/掩蓋你的過錯（會直接指出你的過錯）”（“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49 樓，2022 年 8 月 26 日）。在史傑鵬、“予一古人”兩位先生發表意見之後，網友“謝亦章”也表示

“相比較而言，……蘆，隱藏講，恐更好些”（“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66樓，2022年9月2日）。陳民鎮（2023：48—49）舉出了如下兩個理由，並同意讀“隱”之說：“第一，‘堇’與‘隱’古音相近。‘堇’‘隱’相通雖在文獻中尚無實例，但‘堇’屬群母文部，‘隱’屬影母文部，韻部相同，聲紐均為牙喉音。群母與影母關係密切”；“第二，‘人不堇汝’與‘人弗疾也’當是對立的關係。《仲尼曰》中的許多語句，都包含前後對立的兩個層次，這或是摘編者有意為之。‘人弗疾也’說的是他人不關注子貢所犯的錯誤，如此一來，子貢可能不會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而對於顏回，旁人‘不隱’其錯誤，不包庇、不容忍，這樣顏回自然有過必改”。

此外，網友“謝亦章”把“堇”改作“莫”，讀作“難”，訓非議（“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48樓，2022年8月26日）。網友“潘燈”讀作“懂”，訓煩惱（“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57樓，2022年8月30日）。王勇（2023b）讀作“謹”，解釋為相當於敦促改正等意。劉嘉文（2022）讀作“謹”，訓作告誡。

本文認為讀“隱”之說甚是。雖然楚簡多以“𠄎(隱)”、“𠄎(隱)”等字表示“隱”，而且“堇”字與“隱”的通假在文獻中尚無實例，但如尚賢（2022）所述，許多古書顯示兩者的關係密切。除此之外，《說文解字》心部“𠄎，謹也。从心𠄎聲”也說明從“堇”之字與從“𠄎”之字有密切的關係。這應是一個聲訓之例。

④ 又

原文作“𠄎”，“又”下似乎有飾筆。整理者隸定為“又”。此外，簡文中讀為“有”的字還有兩處：第一個在第3號簡中，寫作“𠄎”，沒有添加飾筆；另外一個在第4號簡中，寫作“𠄎(有)”，從“月(肉)”旁。關於“𠄎”字，楊蒙生（2023：33）指出，“簡文之中多見為平衡字形或受類化因素影響、綴加筆畫的情形，……因此釋“又”可信，可理解為與“肘”字初文混形。此類寫法也作為偏旁使用，如第13號簡“斂”<sup>𠄎</sup>字形中所從“支”中的“又”旁。”



本文將“𠄎”隸定為“又”。這種“又”還見於“𠄎(反)”（清華簡《湯丘》第3簡）、“𠄎(反)”（清華簡《三壽》第11簡）中所從的“又”旁。此外，侯馬盟書中也有出現該字相近的“又”旁，如：“𠄎(卑)”、“𠄎(寺)”、“𠄎(改)”等。

⑤ 疾

整理者訓為憎恨，並以《大戴禮記·曾子立事》“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為證據。王勇（2023b）訓為“患”或“病”，解釋為“關心”之意。

本文認為，“疾”是非難、毀謗之意。《禮記·緇衣》“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孔穎達疏“疾猶非也”。如此，“人不堇(隱)汝”與“人弗疾也”就得到前後對比的語義關係了。

【第十章】

中（仲）尼曰：“弟子，女（汝）出也①，十指=（手指）女（汝），十貝=（目視）女=（汝，汝）於（烏）②敢爲不善唇（乎）。害（蓋）君子訢（慎）罍（其）③蜀（獨）也④。”

仲尼曰く：「弟子よ、汝出ずれば、十指汝を指さし、十目汝を視る。汝烏くんぞ敢えて不善を爲さんや。蓋し君子其の獨を慎む」と。

仲尼が言った、「弟子たちよ、お前たちが外に出れば、多くの指がお前たちを指さし、多くの目がお前たちに目を向ける。お前たちはどうして不善な行いをできようか。これは君子たる者が一人でいることに注意を払うということであろう」と。

① 弟子，女（汝）出也

整理者讀爲“弟子女（如）出也”，但對此處未予解釋。王勇（2023a）指出，“此處‘弟子女（如）出也’，當斷讀作‘弟子，女（汝）出也’，爲倒裝，即‘女（汝）出也，弟子’，當然‘女（汝）出也’也可以視作插入語。乃孔子從慎獨的反面、對弟子監督作用的闡述。言你出門之時，弟子的眼睛盯著你，還可以給你指出問題，你怎敢不爲善呢？因此，君子爲善所慎者當在其獨處之時，即“慎其獨”。



王說非是。本文認爲此處有兩種解釋方向：第一，將“弟子”看作動詞“出”的主格主語，並把簡文解釋爲“弟子女（如）出也”，即“徒弟如果出去的話”；第二，將“弟子”看作呼格主語，也就是說，孔子招呼他“弟子”的詞，並把簡文解釋爲“弟子，女（汝）出也”，即“徒弟們，你們走出去時”。本文目前傾向於後一種觀點。

② 於（烏）


整理者讀爲“烏”。

“於”讀爲疑問代詞“烏”的例子也見於清華簡《管仲》第 1 號簡：“君子學哉，學於（烏）可以已。”但這種假借現象是在楚簡中罕見的。“於”字原來是烏鴉的象形字，其戰國文字形體是“烏”的訛變。宮島和也（2022:154）還指出“六國文字不區分‘烏’和‘於’。”此外，在有些傳世文獻中“於”字用來表示“烏”，比如，“虎豹爲群，於鵠與處”（《穆天子傳·卷三》）中的“於”就表示烏鴉的“烏”。







③ 罍

第 6 號簡有兩個“其”字：第一個原文寫作；第二個寫作。整理者均隸定爲

“其”。簡文中“其”字還寫作（簡 1）、（簡 10）。

此字上部的寫法跟“卯”接近，因此嚴格來隸定，此字應是“罍”。楊蒙生（2023: 33）指出“上部類似‘卯’的寫法可能是羨筆所致”。“卯”類形的羨筆在古文字資料中尚未發現。網友“激流震川 2.0”指出清華簡《四告》簡 18 有寫作的“其”字，並說《仲尼曰》簡 6 “其”的字形應該由《四告》的這種字形演變而來（“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40 樓，2022 年 8 月 22 日），其說可信。此外，春秋戰國時期的古文字資料中，



“其”字上部有時會寫作“八”形裝飾線條，如（本篇第 1 簡）、（本篇第 10 簡）、（侯馬盟書）、“”（王子午鼎）等。“八”是兩條弧筆或兩條直筆對稱放置之形，“卯”也是左右兩個半圓對稱放置之形，構件布局相似。也許是的訛變字。

④ 君子訢（慎）罍（其）蜀（獨）也

整理者已指出此條與《禮記·大學》有關，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寬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慎獨”這一詞也見於《禮記·大學》、《禮記·中庸》、《荀子·不苟》等文獻，是先秦思想史上極其重要的思想。對“慎獨”的涵義傳統上有兩種觀點：第一是以《禮記·中庸》鄭玄注：“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為代表，即“在獨居中謹慎其所為”；第二是以朱熹《四書集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為代表，即“謹慎於自己獨知而別人所不知的地步”。

此外，簡帛材料大量出土之後，我們發現許多跟“慎獨”有關的文字，比如：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能為一，然後能為君子，君子慎其獨也。（馬王堆帛書《五行·經》）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其羽，然後能至哀，君子慎其獨也。（馬王堆帛書《五行·經》）



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能為一，然後能為君子，君子慎其獨也。（郭店楚簡《五行》第 16 簡）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其羽，然後能至哀，君子慎其獨也。（郭店楚簡《五行》第 17—18 簡）

隨著與“慎獨”有關的簡帛資料相繼出土，“慎獨”之義也成為了學術圈爭論的一個熱點。對簡帛資料中的“慎獨”之涵義，各家的看法頗有出入。這些過去的觀點，由於限於篇幅，茲不一一列舉，可參見單育辰（2014：236—241）。

由於筆者的學問有限，難以疏解“慎獨”的涵義，因此暫時採用鄭注的解釋，即“君子要在獨居中謹慎其所為”。

## 【第十一章】

中（仲）尼曰：“愬（仁）而不惠於我①，虐（吾）不董（隱）②丌（其）愬（仁）。不愬（仁）不（而）③惠於我，虐（吾）不董（隱）罍（其）不愬（仁）。”

仲尼曰く：「仁にして我に恵まざれば、吾其の仁を隠さず。不仁にして我に恵まば、吾其の不仁を隠さず」と。

仲尼が言った、「その人が仁であるのに私に恩恵を施さないならば、私はその人が仁であることを隠し

立てしない。その人が不仁であるのに私に恩恵を施すならば、私はその人が不仁であることを隠し立てしない」と。

① 我

整理者讀如字，而網友“激流震川 2.0”讀為“義”（“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18 樓，2022 年 8 月 20 日）。網友“心包”也從此說（“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20 樓，2022 年 8 月 20 日）。

② 堇（隱）

簡 5 的“堇”，整理者讀為“謹”，認為是謹敕的意思。此處的“堇”，整理者也讀為“謹”，認為是恭敬的意思。而單育辰（2023: 28）讀作“憾”，訓怨望。網友“心包”頗疑“堇”讀為“矜”（“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20 樓，2022 年 8 月 20 日）。網友“cbnd”讀為“恨”。網友“tuonan”提出可以讀為“欣 / 訢 / 忻”，訓為“悅”（“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35 樓，2022 年 8 月 21 日）。孟躍龍（2022）讀作“間”，訓非議，將簡文解釋為“為人仁愛但我本人不好，我不會對他的仁愛持有異議（我不會認為他不仁愛）；其為人不仁愛但我本人很好，我不會對他的不仁愛持有異議（我不會認為他仁愛）”。

史傑鵬（2022）說“‘謹’作為‘恭敬’意思講的時候，一般後面不直接接受施者為賓語，只作為副詞來修飾動詞，比如‘謹遇之’”，反駁整理者說。再者史文提出了將“堇”讀作“廛”或“隱”之說，網友“予一古人”、尚賢（2022）、陳民鎮（2023: 48-50）從之。再者，網友“予一古人”以《漢書·司馬遷列傳》贊“不隱惡”與之對比（“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49 樓，2022 年 8 月 26 日）。尚賢（2022）還舉《逸周書》、《大戴禮記·文王官人》中的“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並說“‘惡’之前有‘其’，跟‘不仁’前面有‘其’一樣，對比就更為貼切。”陳民鎮（2023: 50）把整句簡文解釋為“仁而不惠於我，吾不隱其仁”，謂仁者未惠及我，我並不因此掩其仁德；“不仁而惠於我，吾不隱其不仁”，謂不仁者雖施惠於我，我卻不能因此掩其不仁的一面。

劉信芳（2022）認同整理者讀作“謹”，不過把它訓作“戒慎”。王勇（2023a）也認同整理者讀作“謹”，然而將其訓作“謹敕”。

讀“隱”之說可從。

③ 不〈而〉

整理者推測，“不<sup>愬</sup>（仁）不惠於我”之“<sup>愬</sup>（仁）”後，有可能漏抄“而”字，故釋文中擬補“而”字。而侯乃峰（2022b）則認為“不仁”之後的“不”是“而”的誤字，把簡文校改為“不仁不〈而〉惠於我”，並將整句簡文的意思解釋為“作為仁者，如果對於我沒有施予什麼恩惠，我也就沒有必要對他表示恭敬；如果有不仁者對於我施予恩惠，我對於他的不仁之舉也不會表示恭順。”尚賢贊同侯說。此外，孟躍龍（2022）說書寫者因受上文“不”字的干擾把“而”字錯寫為“不”。

侯說可信。《仲尼曰》篇作者有意追求內容的前後對比與齊整的句式（陳民鎮 2022: 67），因此將“不”看作“而”的誤字，該句的內在邏輯就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 【第十二章】

中（仲）尼曰：“晏①坪（平）中（仲）善交才（哉），舊廡（狎）而長敬<sub>一</sub>。②”

仲尼曰く：「晏平仲は善く交わるかな。舊しく狎るるも長く敬う」と。

仲尼が言った、「晏平仲は人と交際するのが上手い。親しくなってもずっと（相手を）敬っている」と。

### ① 晏

楚文字已見的“晏”作（郭店簡《五行》40）、<sup>10</sup>（郭店簡《五行》43）、<sup>11</sup>（上博簡《競公瘡》12）。與此相比，簡文“晏”字所從“安”的下部訛變為“匕”，這種寫法的“安”也較多見，如上博簡《民之父母》3、<sup>12</sup>《昭王與龔之雎》10、<sup>13</sup>安大簡《曹沫之陳》11、45等。<sup>14</sup>

### ② 晏坪（平）中（仲）善交才（哉），舊廡（狎）而長敬

整理者指出《論語·公冶長》作“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就“晏平仲”引用何晏《集解》引周氏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邢昺疏“此章言齊大夫晏平仲之德。凡人輕交易絕，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為善”。就‘廡’，讀為‘狎’，認為是接近、親近之意（《禮記·曲禮上》“賢者狎而敬之。”）。

王勇（2023）認為也可以理解為“舊”指晏平仲的朋友故舊，表達“朋友與之甚屬親近”之義；“長”，指官長或長輩、師長等，表達“晏子為官長等所持敬”之義。

本文從整理者說。“廡”在楚簡中多表示“兵甲”的“甲”而郭店簡《語叢三》50有“志於道，廡於德”這一句，李家浩（1999：351-352）、李零（1999：529-530）等將其“廡”讀為“狎”。

## 【第十三章】

中（仲）尼曰：“古之學者自為①<sub>一</sub>，含（今）之學[者]為人②<sub>一</sub>。”

仲尼曰く：「古の學者は自らの爲にし、今の學[者]は人の爲にす」と。


仲尼が言った、「昔の學者は自分のためにした。今の學者は他人（に見せびらかすため）にしている」と。

<sup>10</sup> 滕壬生（2008：645）

<sup>11</sup> 滕壬生（2008：645）

<sup>12</sup> 饒宗頤主編（2012:329）

<sup>13</sup> 饒宗頤主編（2012:330）

<sup>14</sup> 有趣的是上博簡《曹沫之陳》的“安”字下部也都訛變為“匕”，如（17號簡），似乎暗示兩種《曹沫之陳》不僅是內容，文字寫法也相似。

① 古之學者自爲

整理者引用《論語·憲問》“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荀子·勸學》“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後漢書·桓榮傳》“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指出簡文“自爲”在《論語》《荀子》《後漢書》都作“爲己”。整理者也引用《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淮南子·兵略》“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也。”等，認爲“自爲”與“爲己”的意思不同，“自爲”表示自己做；“爲己”則即“爲我”，且引用《慎子·因循》“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整理者也說古書中有不少“爲人”與“自爲”相對的例子（如《孟子·告子下》“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莊子·天下》“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淮南子·兵略》“舉事以爲人者，眾助之，以自爲者，眾去之。”）。

王挺斌（2022）指出整理者所舉諸例“自爲”應當都理解爲“爲（wèi）自己”，不能解釋成“自己做”，而認爲簡文“自爲”與今本“爲己”是同義。同時云“自”比較特殊，一般放在動詞前面，形似副詞。

方翔（2023：59-62）指出在文獻中“自爲”與“爲己”對言的時候意思都是“爲了自己”，也有將“自爲”訓爲“爲己”的例子，如《呂氏春秋·求人》“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爲與？啁焦巢於林，不過一枝’”高誘注“自爲，爲己也”。方翔（2023：61）也推測“自爲”較大可能是孔子的原話，在後世的流傳中經學家爲了與“爲人”格式統一，將“自爲”改成同義的“爲己”。

本文從王挺斌（2022）、方翔（2023）。戰國時代以後“自”確實有表示“自己做～”的用法（如《孟子·公孫章句上》“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sup>15</sup>但如方翔（2023）所指出，簡文“自爲”與“爲人”相對，應當理解爲“自”相當於“爲”的賓語，“自爲”係“爲了自己”之意。

② 含（今）之學[者]爲人

整理者認爲簡文漏抄“今之學者”之“者”。

本文從整理者。

## 【第十四章】

中（仲）尼曰：“古者①亞（惡）佻（盜）而弗殺，含（今）者弗亞（惡）而殺之②。 ”

仲尼曰く：「古は盜を惡しとするも殺さず、今は惡しとせずして之を殺す」と。

仲尼が言った、「昔は窃盜を悪いものであるとしたが（盜人を）殺さなかった。しかし今は窃盜を悪いものであるとせず殺してしまう」と。

① 者

楊蒙生（2023：33）指出簡 7 “者”先作  形，後作  形，前者將下部口旁縮小書

<sup>15</sup> 參見宮本徹、松江崇（2019：123-124）。

寫並偏置左側了。

② 古者亞（惡）佻（盜）而弗殺，含（今）者弗亞（惡）而殺之

整理者指出此處簡文與《孔叢子·論刑》“孔子曰：‘…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意近。整理者將“亞”讀為憎惡之“惡”；將“佻”讀為“盜”，且引傅亞庶《孔叢子校釋》所引冢田虎解釋《論刑》前兩句說“其盜則可惡之也，然其所以盜者，則由衣食之匱也，故教之生業而不敢殺。”（傅亞庶《孔叢子校釋》第85頁，中華書局2011年）。

楊蒙生（2023：33-34）云“惡”理解為形容詞更妥帖一些，認為“惡盜”就是凶惡的盜賊，而將此句解釋成“古時即便是凶惡的盜賊也不會貿然殺掉他，今天的情況則是即便那盜賊並不凶惡也會殺掉他。”

本文從整理者。春秋戰國時代漢語“弗”相當於“不之”。<sup>16</sup>簡文“今者弗惡而殺之”相當於“今者不之惡而殺之”，則其前面“惡盜而弗殺”的“惡盜”並非偏正結構，而是動賓結構。


## 【第十五章】


中（仲）尼曰：“君子見善𠄎（以）思，見①不善𠄎（以）戒②𠄎。”


仲尼曰く：「君子は善を見て以て思い、不善を見て以て戒む」と。

仲尼が言った、「立派な人物は善い（人や行い）を見ると（そうなりたいと）思慕し、善くない（人や行い）を見ると自分の戒めとする」と。

① 見

此處“見”字寫法比較獨特，下半部分似先一捺一撇，然後在其撇畫的中間部分再

寫捺畫，由三個筆畫構成，整體來看接近於“又”。同簡前面也有“見”，這則是在楚文字當中比較常見的寫法，先一捺一撇，在撇畫的左下部向右下轉折，由兩個筆畫構成（也

有由三個筆畫構成的寫法，如新蔡葛陵楚簡甲三 177 ）。<sup>17</sup>與此處“見”相類的寫法見於

郭店楚簡《語叢四》10號簡 。<sup>18</sup>

② 君子見善𠄎（以）思，見不善𠄎（以）戒

整理者指出此處簡文與《論語·里仁》“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相近；《太平御覽》卷402引“見賢”上有“君子”，與簡文合。整理者認為，簡文“善”與《里仁》“賢”意思相通，引《論語·子路》“善人為邦百年”皇侃疏“善人，謂賢人也。”、《禮記·內則》“獻其賢者於宗子”鄭玄注“賢猶善也。”；簡文“以”與《里仁》“而”同義；簡文“戒”與《里仁》“自省”意思也相近。就簡文的意思，整理者引用《論語》

<sup>16</sup> 可參看大西克也（1988）等。

<sup>17</sup> 滕壬生（2008：790）

<sup>18</sup> 滕壬生（2008：791）

邢昺疏“此章勉人爲高行也。見彼賢則思與之齊等，見彼不賢則內自省察得無如彼人乎。”

抱小（2022）指出此處簡文與清華簡《管仲》的“見善者<sub>禮</sub>焉，見不善者戒焉”相近，《仲尼曰》的“君子見善以思，見不善以戒”的意思是“君子看見善良則加以思考（思與之齊等），看到不良則小心謹慎（想辦法避開）”。

“思”似當解釋成“思慕”的意思<sup>19</sup>，“君子見善<sub>曰</sub>（以）思”即“君子見善良（的人或行爲）就想（要與他一樣善良）”之意。

---

<sup>19</sup> 此承松江崇教授的指教。

## 『翻梵語』と『玄應音義』\*

橋本貴子

**摘要** 在日本編纂的佛教文獻中，散見一些對《翻梵語（抄/集）》的引用。雖然這些引用內容與《翻梵語》大致相符，但形式上存在若干差異。據此，筆者認為這些《翻梵語（抄/集）》可能是一種繼承了《翻梵語》的解釋內容而對《翻梵語》進行了部分修訂的梵語辭典，即“《翻梵語》系辭典”。此外，本文還注意到《玄應音義》中包含有與《翻梵語》相似的內容，可以推測《玄應音義》在編纂過程中可能參照了這種《翻梵語》系辭典。

**キーワード** 『翻梵語』 『玄應音義』 音訳語 梵語辞書

### 1. はじめに

『翻梵語』は仏教関係の典籍に見える梵語の音訳語を集め、それらの意味を漢語で解説した梵語辞書である。全体は意義に基づいて73の部門に分けられており、約4700語が収録されている。各語について、意味解説、同じ意味を持つ異なる語形、そして出典が記されている（望月1954-1963：4709）。

撰者については諸説あるが、いずれも確定的ではない<sup>1</sup>。小野1931の言うように、『翻梵語』所引の経律論が、ほぼ南齊以前の訳書および著書で、隋唐以後のものがほとんど見られない（小野1937：863-864）ことから、恐らく梁代頃の成立と考えられる。

円仁（794-864）が日本に将来したことから、唐代の中国に『翻梵語』が存在してい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が、中国国内での影響や利用状況については、これまで不明であった。本稿の目的は、『翻梵語』の内容を受け継ぎながら形式が一部異なる梵語辞書がかつて存在していたことを指摘し、それが唐の玄應『大唐衆経音義』（以下『玄應音義』）の編纂時に利用された可能性について論じることにある。

ところで、『翻梵語』の音訳語に対する解釈<sup>2</sup>には往々にして間違いが見られることが、これまで指摘されている。管見では、辛嶋1994が「『翻梵語』には往々にして根拠に欠ける解釈が見られる。」（辛嶋1994：239の注B.61）と指摘したのが最も早い。その後、

정승석 2010 および Pinte 2012 がそれぞれ『翻梵語』の間違った解釈を問題として取り上げ、本格的に論じている。もちろん、『翻梵語』の解釈全てが間違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し、『翻梵語』の資料的価値が完全に失われたわけでもない。梁代頃の中国梵語学資料としても、また現在には伝わらない文献を引用している<sup>3</sup>という点でも、『翻梵語』は貴重な

\* 本稿は JSPS 科研費 JP23H00625 による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sup>1</sup> 例えば、宝唱説（小野1931）、真諦『翻外国語』7巻と同一視する説（仏教大学編1914-1922：4231-4232）があるが、いずれも根拠に疑問が残るため採らない。

<sup>2</sup> 『翻梵語』の全面的な研究としては Chen 2004、Raghu Vira & Yamamoto 2007 がある。前者は『翻梵語』のドイツ語訳を中心としたもので、後者は『翻梵語』の英訳である。松本2011は『翻梵語』巻1の日本語訳を行っているが、続編は出ていないようである。

<sup>3</sup> 『翻梵語』に引用される『歴国伝』については、小野1936、落合1980、落合2001の研究がある。また、『翻梵語』巻3「迦絺那衣法 第十八」に引用される『出要律儀音義』については、船山2020が体系的な研究を行っている。



資料である。しかしながら、『翻梵語』を言語学的研究に用いる際には、その解釈に間違いが含まれている可能性を念頭に置き、音訳語の原語を検証したり、他資料との整合性を検討する等、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る。

本稿の主眼は『翻梵語』と他資料との継承関係について論じることにあるため、『翻梵語』に見られる間違っ了解について指摘や解説を行うことはしない。また音訳語の原語や、音訳当時の漢語音についても、特に必要な場合を除き、論じることにはしない。

## 2. 諸資料に引用される『翻梵語（抄/集）』

日本で編纂された梵語辞書や悉曇学書、仏典注釈書中には『翻梵語』の音訳語に対する解説が度々引用されている。資料によっては、引用元の書名が『翻梵語抄』や『翻梵語集』という形で示されている。それらの引用文を『翻梵語』と対照させてみると、解説内容はほぼ一致するものの、形式面において違いが認められることがある。以下では、『翻梵語』からの引用が比較的多い資料を取り上げ、具体的な引用状況および『翻梵語』との異同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 2.1 明覚『悉曇要訣』

『悉曇要訣』(T84, No. 2706)は、平安時代後期に明覚(1056-没年不詳)によって書かれた悉曇学書である。馬淵 1984: 405によると、成書は康和3年(1101)以降とされる。この資料は梵字や梵語関連の資料を広く引用しており、その中に『翻梵語』と『翻梵語抄』(または『翻梵語鈔』)からの引用が見られる。

#### 2.1.1 『翻梵語』からの引用

『翻梵語』からの引用文を『翻梵語』と比較してみると、大部分は以下のようにほぼ完全に一致している。下線部分は両資料間の一致箇所を示している。なお、以下の引用文において、文末に「文」と記されている場合、それは引用の終わりを示している。

表1 『翻梵語』と『悉曇要訣』所引『翻梵語』の一致<sup>4</sup>

『翻梵語』	『悉曇要訣』所引『翻梵語』
檀若世質 應云檀那修旨。譯曰淨施。(卷2。T54: 999b5-6)	《翻梵語》云：檀若世質，應云檀那修旨。譯曰淨施文 (T84: 513c14)
伊私耆梨山 應云梨師耆利。譯曰仙山。(卷9。T54: 1043c11)	《善見律》云：伊私耆梨山。《翻梵語》云。應云梨師耆利。譯曰仙山文 (T84: 529c3-4)
迦頭鳩羅 應云迦羅鳩羅。譯曰黑細布也。(卷10。T54: 1052a22)	又《摩得勒經》云：迦頭鳩羅衣。《翻梵語》云。應云迦羅鳩羅。譯曰黑細布也。(T84: 534a13-14)

<sup>4</sup> 『翻梵語』の誤字訂正に際しては、主に『翻梵語』が引用した漢訳仏典における表記や『多羅葉記』(後述)における『翻梵語集』からの引用文を参照した。他の資料に見られる誤字については、基本的に『翻梵語』との対応関係に基づいて訂正を行った。但し、訂正すべきかについて明確な根拠がなく、判断に迷う場合は訂正せず、そのままにしてある。句読点の使用とその配置については、黄仁瑄校注 2018の方法に従う。

しかし、一部の引用文では、『翻梵語』で用いられる「譯曰」という表現が『悉曇要訣』において「譯云」や「此云」に置き換えられている。

表2 『翻梵語』と『悉曇要訣』所引『翻梵語』の違い

『翻梵語』	『悉曇要訣』所引『翻梵語』
耆菟仙人 應云時菟。譯曰勝也。(卷5。T54: 1013b5)	又《涅槃經》云：耆菟仙人云。《翻梵語》云：應云時菟。譯云勝也文 (T84: 541c15-17)
祇夜 亦云偈。譯曰重說。(卷1。T54: 983b23)	故《翻梵語》云：祇夜，亦云偈。此云重頌文 (T84: 547a23-24)
阿蘭若 亦云阿練若。譯曰寂靜。(卷8。T54: 1041c24)	《翻梵語》云：阿練 (<諫) 若，此云寂靜文 (T84: 561b25-26)
漚曇婆羅樹華 應云漚曇菴波羅。譯曰：漚曇者，起。菴婆羅者，空。(卷10。T54: 1049c3)	《翻梵語》云。菴婆羅者，此云空文 (T84: 562a19)

### 2.1.2 『翻梵語抄』からの引用

『翻梵語抄』(または『翻梵語鈔』)からの引用文も、大半は以下のように『翻梵語』と一致している。

表3 『翻梵語』と『悉曇要訣』所引『翻梵語抄』の一致

『翻梵語』	『悉曇要訣』所引『翻梵語抄』
祁披 (<披) 應云祁 (<祈) 婆。譯曰命者。(卷6。T54: 1023c20)	然《翻梵語抄》云：《彌沙塞律》云：祁披。應云祁婆。譯曰命者。(T84: 531c6-7)
梅闍婆羅門 應云梅陀。譯曰：梅陀者，惡性也。(卷4。T54: 1007b9)	《翻梵語鈔》云：應云梅陀。譯曰：梅陀者，惡性也文 (T84: 532c2-3)
檀若世質 應云檀那修旨。譯曰淨施。(卷2。T54: 999b5)	又《翻梵語鈔》云：檀若世質，應云檀那修旨。譯曰淨施文 (T84: 513c14)
鋤波 應云私鋤波。譯曰塔也。(卷8。T54: 1041a5)	又《鞞婆沙》云鋤波。《翻梵語抄》云：應云私鋤波。譯曰塔也。(T4: 554c1-2)

だが、『翻梵語』で用いられる「譯曰」が、『悉曇要訣』では「此云」や「譯云」に置き換えられている例が、ごく少数ながら見られる。

表 4 『翻梵語』と『悉曇要訣』所引『翻梵語抄』の違い

『翻梵語』	『悉曇要訣』所引『翻梵語抄』
乾陀越 應云乾陀婆那。譯曰香林。(卷8。T54: 1034c19)	《增一阿含》云：乾陀越。《翻梵語抄》云：應云乾陀婆那。此云香林文(T84: 509a4-5)
勒那翅奢 譯曰寶髮。(卷7。T54: 1029a19)	《金光明經》云：勒那翅奢。《翻梵語抄》：譯云寶髻。(T84: 510a16)
沙陸河 亦云婆樓。譯曰實也。(卷9。T54: 1045a8)	《海八德經》云沙陸河。《翻梵語抄》云。亦<云>婆樓。譯云實文(T84: 545b16-17)

## 2.2 心覚『多羅葉記』

平安時代末期の心覚(1117-1180)が編纂した『多羅葉記』(T84, No. 2707)は、『多羅要鈔』とも呼ばれる梵語辞書である。成書年は不明である。

『多羅葉記』は既存の辞書から必要な項目を抜き出し、それぞれの出典を明示して、いろは順に配列している。『多羅葉記』に最も多く引用されている辞書は『翻梵語集』である(岡田 1941: 166-167)。

岡田 1941 は、『翻梵語集』と『翻梵語』において意義分類の名称に一部違いがあるものの、意義分類の数と配列が一致することから、両者を同一書と見ている。しかしながら、『多羅葉記』に見られる『翻梵語集』からの引用文と『翻梵語』のテキストを比較すると、異なる表記が見られることがある。従って、両者は同一系統の辞書であったとは考えられても、同一書であったとまでは言えない。以下、『多羅葉記』に引用される『翻梵語集』の例を幾つか挙げ、『翻梵語』との違いを示す。

表 5 『翻梵語』と『多羅葉記』所引『翻梵語集』の違い

『翻梵語』	『多羅葉記』所引『翻梵語集』
布賴多學士 應云布賴他。譯曰淨住。(卷6。T54: 1025a5)	布賴多學士 應云布賴他。此云淨住。(T84: 583a12)
盧迦延 應云盧迦延那。譯曰世法邪(<耶)見。(卷6。T54: 1020b16)	盧迦延 應云盧迦延那。譯云世法邪見。(T84: 570c2)
尼師達多 應云梨師達多。譯曰仙與。(卷6。T54: 1021c21)	尼師達多 應云梨師達多。譯云仙與。(T84: 581b7)
因陀婆彌王 應云因陀羅那。譯曰天主林也。(卷4。T54: 1010b9)	因陀婆彌王 可云因陀羅那。此云天主林也。(T84: 569b18)
伊那婆羅 應云因陀羅婆羅。譯曰天主力也。(卷7。T54: 1030c14)	伊那婆羅 可云因陀羅婆羅。此云天主力也。(T84: 569c3)

盧耶那色 <u>應云</u> 盧遮那。 <u>譯曰</u> 牛黃。(卷1。T54: 987c13)	盧耶那色 <u>可云</u> 盧遮耶。 <u>此云</u> 牛黃。(T84: 570b14)
---	--

以上の比較から、『翻梵語』と『多羅葉記』所引『翻梵語集』の間には、次のような違いが存在することが指摘できる。

- (1) 『翻梵語』の「譯曰」が『多羅葉記』では「此云」「譯云」に置き換わっている。
- (2) 『翻梵語』の「應云」が『多羅葉記』では「可云」に置き換わっている。

これら 2 点は『多羅葉記』における『翻梵語集』からの引用文に広く見られる特徴である。(1)は前節で検討した『悉曇要訣』に引用される『翻梵語』および『翻梵語抄』にも少数ながら確認できる。(2)は後述する『大日經疏演奧鈔』に引用される『翻梵語集』にも見られるため、『翻梵語集』独自の特徴と考えられる。

『翻梵語集』の音訳語に対する解説内容は『翻梵語』と一致しているものの、上記のような形式上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よって、『翻梵語集』は『翻梵語』とは別の辞書であったと考えるべきであろう。

ちなみに、『多羅葉記』には『信行梵語集』という資料からの引用も多く見られる。これらの引用文を見ると、『信行梵語集』は『翻梵語』にはない語彙を収録しており、『翻梵語』の内容をそのまま継承したタイプの辞書ではないことが伺える(もちろん、『翻梵語』とは別の梵語辞書を継承した可能性は十分に考えられる)。しかし、『翻梵語』と高い一致度を示す解説が一部に見られ、特に『翻梵語』の「譯曰」が『信行梵語集』では「譯云」に置き換わっているのが注目される。これは『信行梵語集』の編纂過程において、『翻梵語』の内容を継承しつつも、形式面で一部異なる梵語辞書が利用された可能性を示唆している。

表 6 『翻梵語』と『多羅葉記』所引『信行梵語集』の比較

『翻梵語』	『多羅葉記』所引『信行梵語集』
婆闍那 <u>應云</u> 婆遮那。 <u>譯曰</u> 語也。(卷1。T54: 987a14)	婆闍那 <u>應云</u> 婆遮那。 <u>譯曰</u> 語。(T84: 579c10)
尼維先(<光)若那阿先若 <u>應云</u> 彌婆先若那阿先若。 <u>譯曰</u> 彌婆先{者}若者, 非想。那阿先若者, 非非想。(卷1。T54: 989a18-19)	尼維先若那阿先若 <u>應云</u> 彌婆先若那阿先若。 <u>譯云</u> 彌婆先若者, 非想。那阿先若者, 非非想。(T84: 581b13)
尼師達多 <u>應云</u> 梨師達多。 <u>譯曰</u> 仙與。(卷6。T54: 1021c21)	尼師達多 <u>應云</u> 梨師達多。 <u>譯云</u> 仙與。(T84: 581b7)

### 2.3 杲宝『大日經疏演奧鈔』

南北朝時代の杲宝(1306-1362)が撰した『大日經疏演奧鈔』(T59, No.2216)にも、『翻

『翻梵語集』からの引用が見られる。それらの引用文では、(1)『翻梵語』の「譯曰」が「此云」や「譯云」に、(2)『翻梵語』の「應云」が「可云」に置き換わっている。これらは『多羅葉記』に引用される『翻梵語集』の特徴と一致する。なお、以下の引用文において、文末に「已上」と記されているのは、引用の終わりを示すものである。

表 7 『翻梵語』と『大日經疏演奧鈔』所引『翻梵語集』の違い

『翻梵語』	『大日經疏演奧鈔』所引『翻梵語集』
閻浮那金 <u>應云</u> 閻浮那陀。亦云閻浮檀。 <u>譯曰</u> ：閻浮者，樹名；那陀者，江。(卷10。 T54: 1053c6)	《翻梵語集》第十云(<三)：閻浮那金 <u>可</u> <u>云</u> 閻浮那他。亦云閻浮檀。 <u>此云</u> ：閻浮者， 樹名；那他者，江已上 (T59: 84c28-29)
分陀利 <u>譯曰</u> 白蓮花也。(卷10。T54: 1049c11)	《翻梵語集》第十云：芬陀利， <u>此云</u> 白蓮 華也。(T59: 136a26-27)
波吒羅花 <u>譯曰</u> 重也。(卷10。T54: 1049c24)	《翻梵語集》第十云：波吒羅花， <u>此云</u> 重 也已上 (T59: 253c17-18)
嵐毘尼園 亦云流彌尼。 <u>譯曰</u> 斷。亦云盡。 (卷9。T54: 1046a11)	《翻梵語集》第九云：嵐毘尼園，亦云流 (<依) 彌尼。 <u>此云</u> 斷。亦云盡已上 (T59: 313c12-13)

#### 2.4 曇寂『大日經住心品疏私記』および同『金剛頂大教王經私記』

江戸時代前期～中期の曇寂(1674-1742)が著した『大日經住心品疏私記』(T60, No. 2219)および『金剛頂大教王經私記』(T61, No. 2225)には、『翻梵語』からの引用が見られる。それらの引用文を『翻梵語』と比較してみると、『翻梵語』と一致する箇所もあれば、『翻梵語』の「譯曰」が「此云」に置き換わっている箇所もある。

表 8 『翻梵語』と『大日經住心品疏私記』所引『翻梵語』の比較

『翻梵語』	『大日經住心品疏私記』所引『翻梵語』
瞿師羅 <u>譯曰</u> 聲也。(卷6。T54: 1019b10)	《翻梵語》云：瞿師羅。 <u>此云</u> 聲文 (T60: 449c22-23)
優留曼荼 <u>譯曰</u> ：優留，大；曼荼者，提 湖。亦云實也。(卷9。T54: 1043a20)	《翻梵語》云。優留曼荼。 <u>此云</u> 醍醐。亦 云實也文 (T60: 513c15-16)  《翻梵語》：優留曼荼。 <u>譯曰</u> 醍醐。亦云實 也文 (T60: 713a9)
漚和拘舍羅波羅蜜 <u>譯曰</u> 大方便究竟也 (卷2。T54: 993a17)	《翻梵語》云：漚和拘舍羅波羅蜜。 <u>此云</u> 方便究竟。(T60: 515c3-4)



表 9 『翻梵語』と『金剛頂大教王經私記』所引『翻梵語』との比較

『翻梵語』	『金剛頂大教王經私記』所引『翻梵語』
優留曼茶 譯曰：優留，大；曼茶者，提湖。亦云實也。(卷9。T54: 1043a20)	《翻梵語》云：優留曼茶。譯曰提胡。亦云實也。(T61: 311c21-22)
阿呼山 譯曰日也。(卷9。T54: 1043b22)	又《翻梵語》云：阿呼山，譯曰日也文 (T61: 348a22-23)
竭摩羅 應云健地摩 譯曰香花。(卷9。T54: 1047c12)	《翻梵語》云：竭摩羅，應云犍陀摩。譯曰香花。(T61: 238b28-29)
瞿師羅 譯曰聲也。(卷6。T54: 1019b10)	又《翻梵語》云：瞿師羅，此云聲。(T61: 264b16-17)

## 2.5 『翻梵語』系辞書

前節までで検討した諸資料に引用される『翻梵語』、『翻梵語抄』、『翻梵語集』の内容は、『翻梵語』とほぼ同一であるが、「應云」が「可云」に、「譯曰」が「此云」や「譯云」に置き換えられている例が散見される<sup>5</sup>。これらの置き換えは各資料において全面的に行われ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く、一部に限られ、また資料によって置き換えの有無や程度に差がある。部分的な置き換えの理由については不明であるが、複数の資料に共通して見られることから、引用元の『翻梵語(抄/集)』においてすでに置き換えられていたものが、そのまま諸資料に引用されたと考えるのが妥当であろう。つまり、諸資料に引用された『翻梵語(抄/集)』は、『翻梵語』の解説内容を継承しつつ、一部の表現を置き換えた形の梵語辞書であったと推測される。これらの辞書群を、本来の『翻梵語』と区別するために、以下では「『翻梵語』系辞書」と称することにする。

## 3. 『玄応音義』に見られる『翻梵語』系辞書の利用

### 3.1 内容面の一致と形式面の異同

『玄応音義』は、7世紀半ばに編纂された仏典音義書である。この書は、漢訳仏典中の難解な字句や音訳語に対して、反切や直音による音注と意味解説を行ったもので、經学小学類に属する字書や訓詁書などを広く引用している。

『玄応音義』において『翻梵語』への言及は一切見られないが、時に音訳語に対する解説内容が『翻梵語』と酷似している状況が見られる。以下、類似度が特に高い例を挙げる。

<sup>5</sup>『翻梵語』では「曰」と「云」が使い分けられている。「曰」は専ら「譯曰」、「譯者曰」、「經曰」、「禪經曰」、「論曰」、「律曰」、「傳曰」の形で現れ、引用標識として使用されている。一方で、「云」は動詞として、主に「應云(～というべきである)」、「亦云(～ともいう)」の形で現れる。「應云」は『翻梵語』の編者がより正確と考える音訳語を示す際に使われ、「亦云」は掲出語と異なる形式の音訳語を列挙する際に用いられる。但し、わずかな例外も見られる。即ち、「譯云」1例、「論云」1例、「經云」1例、「論云」1例、「善見律云」1例などである。なお、『翻梵語』巻3「迦絺那衣法 第十八」に限っては『出要律儀音義』からの引用であり、『翻梵語』の他の部分とは体例や表現が異なる。例えば、「應言」、「舊譯曰」、「持律者云」、「聲論者云」、「聲論云」、「胡僧云」、「謂」、「翻為」、「梁言」等の表現が見られる。『翻梵語』と『出要律儀音義』との関係性、及び『出要律儀音義』そのものについては、船山 2020 が詳しく研究している。

表 10 『翻梵語』と『玄応音義』の比較<sup>6</sup>

『翻梵語』	『玄応音義』
須摩提 應云須摩耶。譯曰好意，亦云好智。(卷6。T54: 1026a22)	須摩提 應云須摩耶。此譯云好意，或云好智。(卷5。C56: 898a5-6)
阿迦花 應云阿羅歌。譯曰日也。(卷10。T54: 1050b14)	阿迦花 應云阿羅歌花。此云日花。(卷10。C56: 970b13)
尼連禪河 應云尼連禪那，亦云熙連禪。譯者曰：尼，不也；連禪那者，樂著。(卷9。T54: 1044b8-9)	尼連禪河 應云尼連禪那，或云熙連禪。此譯云：尼者，不也；連禪那者，樂著也；名不樂著河也。(卷3。C56: 863a13-15)
軻梨 (<犁) 羅山 應云軻地羅。譯曰：軻者，空 (<穴)；地羅者，破。(卷9。T54: 1042c16)	軻梨 口佐反。應云軻地羅。此譯云：軻者，空也。地羅者，破也；名空破山也。(卷1。C56: 817b3-4)
迦比羅旃兜 應云迦比羅跋兜。譯曰：迦比羅者，蒼色；跋兜者，住處也。(卷8。T54: 1037a11-12)	旃兜 蒲帶反。國名也。正言迦毘羅跋兜。譯云：迦毘羅者，蒼色也；跋兜者，住處也。(卷13。C56: 1010b16-18)
羅差 應云勒叉。譯曰紫色。(卷10。T54: 1052a16)	羅差 或言洛沙，訛也。應云勒叉。此譯云紫色也。(卷1。C56: 819c8-9)
螿民伽羅 應云低彌祇羅。譯曰天魚。(卷6。T54: 1024b17)	螿民 遲立反。大魚名也。螿民伽羅，應云低民祇羅。譯云吞魚，大吞小故也。(卷4。C56: 872a12-13)
捷 (<捷) 陟 應云健他歌。譯曰納也。(卷7。T54: 1032a8)	捷陟 巨焉反。馬名也。應云建他歌。譯云納也。(卷13。C56: 1010c16-17)
尼拘陀子 應云尼拘盧陀。譯曰無節，亦云縱廣。(卷10。T54: 1051a4)	尼拘 應云尼拘盧陀。此譯云無節。亦云縱廣。樹也。(卷3。C56: 863b23-c1)

以上の比較から、『翻梵語』の「譯曰」に対応する箇所が、『玄応音義』では「譯云」、「此云」、「此譯云」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これは前章で検討した諸資料における『翻梵語 (抄/集)』からの引用文の状況に類似している。『翻梵語』は音訳語の正しい形式と意味の解説に終始するのに対し、『玄応音義』では更に反切や別の解説が含まれるこ

<sup>6</sup> 『玄応音義』は『中華大藏經』所収の高麗藏本を用い、異体字は可能な限り常用字に置き換えた(脩→修、鄰→隣、毗→毘、无→無、鄣→障など)。『玄応音義』の誤字については、黄仁瑄校注 2018 および徐時儀校注 2022 に従い、一々断らず訂正した。但し、本稿筆者が独自に訂正を行った場合は訂正前の誤字を括弧書きで示した。『玄応音義』の句読点の使用と配置については、黄仁瑄校注 2018 の方法を用い、比較の便宜上、『翻梵語』にも同様の処理を行った。

とがある。これらの違いを除けば、両書における音訳語に対する解説内容は基本的に一致している。

この状況から、『玄応音義』における音訳語の解説において、ある『翻梵語』系辞書が参照された可能性が考えられる。具体的には、『翻梵語』系辞書の一節を直接引用し、そこに反切や別の解説を追加したと推測される。または、このような方法で作成された別の先行資料を引用し、結果として間接的に『翻梵語』系辞書の内容が取り込まれた可能性もある。ただし、現時点では、どちらのケースがより可能性が高いか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は困難である。そのため、以下では便宜上『玄応音義』が『翻梵語』系辞書を直接引用したと見なして議論を進めることにする。

また、先に挙げた例に見える『玄応音義』の「應云」に続く表現は、一見すると玄応自身の案語であるかのように思われるが、『翻梵語』との強い類似性から、『翻梵語』系辞書からの引用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と考えられる。つまり「應云」という表現があるからと言って、必ずしもそれが玄応自身の案語であると断定できるわけではない。

### 3.2 古今の音訳語の解説に見られる類似性

『翻梵語』は、様々な時期の漢訳仏典に見られる多様な音訳語を列挙していることがある。『玄応音義』の音訳語に対する解説には、そのような『翻梵語』の内容を受け継ぐ『翻梵語』系辞書の記述を参照したと思われる箇所が散見する。

玄応が「正字」として参加していた玄奘（602-664）の訳場では、玄奘がインドで学んだサンسكريット音と当時の漢語音に基づいて、新しい音訳システムが作られた<sup>7</sup>。これを受けて『玄応音義』では、時代によって異なる音訳語<sup>8</sup>の新旧関係を整理し、それらの正誤を示す必要が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同書では、ある音訳語と同じ意味を表す複数の古い音訳語を、「亦云」、「或云」、「亦言」、「又作」、「舊云」、「舊言」などに続けて挙げ、「訛」や「梵音訛轉」という表現でそれらを誤りとするところがある。一方、新しい音訳システムに適合する音訳語には、「正言」、「應言」といった表現を用いるところがある。このような古今の音訳語の新旧関係や正誤を示す作業において、『翻梵語』系辞書が便利な参照先として利用された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つまり、それら古今の音訳語は『玄応音義』編纂時に直接収集されたのではなく、『翻梵語』系辞書から取り込まれた可能性がある。以下、該当すると思われる例を挙げる。なお、「亦云」、「或云」、「亦言」、「又作」、「舊云」、「舊言」など、音訳語のバリエーションを示す表現はゴチック体で強調し、音訳語の正誤に関する表現には上点を施した。下線部分は『翻梵語』と『玄応音義』との一致を示すが、音訳語の出現順序は必ずしも一致していない。

表 11 『玄応音義』が『翻梵語』系辞書を参照したと思われる例

『翻梵語』	『玄応音義』
摩伽陀國 亦云摩竭提，亦云默揭陀。譯曰：摩伽者，星名；陀者，處也。（卷 8。T54: 1034b2）	摩竭提 或云摩竭陀，亦言默揭陀，又作摩伽陀，皆梵音訛轉也。正言摩揭陀。・

<sup>7</sup> 玄奘以降の音訳に見られる特徴の一つとして、梵語の v を奉母字で音訳し、梵語の両唇音を専ら重唇音字で音訳する点が挙げられる。これは軽唇音化の反映と考えられる。橋本 2021: 129-132 を参照。

<sup>8</sup> 時代によって音訳語が異なるのは、インド原音および漢語音の時代差や方言差が複合的に関係しているためである。特に、インド原語における口語から梵語への移行には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る。玄応や慧琳は梵語の知識はあっても、早期漢訳仏典の原語については無理解であった。彼らの音訳語に対する解説は必ずしも正しいとは限らないため、それらを受取るのは危険である。この点については、辛嶋 2007、Karashima 2013 を参照。

	<p>……<u>一說云</u>：摩伽，星名，……陀者，處也。……（卷1。C56: 813c21-814a2）</p> <p>摩揭陀 渠謁反。舊云摩伽陀，或言摩竭陀，又作摩竭提，皆由梵音輕重聲之轉也。……（卷21。C57: 64b21-23）</p>
<p>波頭暮 亦云波頭摩，亦云鉢曇摩。<u>譯曰</u>赤蓮花也。（卷10。T54: 1049c9）</p>	<p>鉢特 徒得反。舊言波頭摩，又作波頭暮。<u>此云</u>赤蓮花也。（卷21。C57: 65c21-22）</p>
<p>甄陀羅 亦云緊那羅，亦云真陀羅。<u>譯曰</u>是人非人。（卷7。T54: 1027c24）</p> <p>甄陀羅 應云甄那羅。<u>譯曰</u>是人非人。（卷6。T54: 1020a24）</p> <p>緊那羅 <u>譯曰</u>是人非人。（卷7。T54: 1032a13）</p>	<p>甄陀羅 之人反。又作真陀羅，或作緊那羅，皆訛也。正言緊捺洛。<u>此譯云</u>是人非人。（卷3。C56: 856c7-9）</p> <p>緊捺落 奴葛反。<u>此云</u>是人非人。…… ·舊言緊那羅，或作真陀羅，皆訛也。（卷25。C57: 128c18-20）</p>
<p>摩納 亦云摩那婆。<u>譯曰</u>：摩那婆者，年少（&lt;少年）淨行。（卷6。T54: 1021b1）</p> <p>末那婆 應云摩那婆。<u>譯曰</u>&lt;年&gt;少淨行。（卷3。T54: 1001c21）</p> <p>那羅摩納 應云那羅摩那婆。<u>譯曰</u>：那羅者，人；摩那（&lt;羅）婆者，人。亦云淨行。（卷6。T54: 1023a1）</p>	<p>摩納 或云摩納婆，或云摩那婆，或云那羅摩那，皆是梵音訛轉耳。<u>此譯云</u>年少淨行，亦云人也。（卷1。C56: 819b22-c1）</p> <p>摩那婆 或言摩納婆，或云那羅摩那，或云摩納，皆是梵音訛轉也。<u>此譯云</u>年少淨行，或云人。（卷3。C56: 865a7-9）</p> <p>摩納婆 亦言摩納縛迦。此云儒童。舊言摩那婆，或作那羅摩那，又作摩納，<u>翻為</u>年少淨行。……（卷21。C57: 65b15-17）</p> <p>摩納婆 或云摩那婆。<u>此云</u>年少淨行，……（卷23。C57: 98c12-13）</p>
<p>恒河 亦云恒&lt;伽&gt;河，亦云恒迦，亦云迦伽。<u>譯曰</u>天堂來也。（卷9。T54: 1044b12）</p>	<p>旃伽 其升反。<u>譯云</u>天堂來，……舊云恒河，亦言恒伽河，或作恒{加}迦河，皆訛也。（卷22。C57: 76b22-c3）</p> <p>旃伽河 其昇反。諸經論中或作恒河，或作恒伽河，亦云恒迦河，或作強伽河，皆訛也。……舊譯云天堂來。……（卷24：C57: 115c10-14）</p>

<p>句盧舍 亦云拘樓賒。譯者曰五百弓。(卷10。T54: 1054c7)</p>	<p>拘屢 或作句盧舍，或云拘樓賒。此云五百弓。應言俱嘯舍。……(卷18。C57: 30b17-18)</p> <p>俱盧舍 諸經中或作句盧舍，或作拘樓賒，亦作拘屢舍，皆梵音輕重也。……又云五百弓。……(卷24。C57: 116b15-18)</p>
<p>阿修羅 亦云阿須倫，亦云阿須羅。譯曰：阿者，無，亦云非；修羅者，酒，亦云天也。(卷7。T54: 1027c28)</p>	<p>阿須倫 又作阿須羅，或作阿修羅，皆訛也。正言阿素洛。此譯云阿者，無也，亦云非；素洛云酒，亦云天；……(卷3。C56: 854b22-c1)</p> <p>阿素洛 舊言阿修羅，亦云阿須倫，皆梵言訛轉也。……(卷21。C57: 64b12-13)</p>
<p>阿毘地獄 亦云阿鼻，亦云阿毘(&lt;毘阿)至。譯曰無間。(卷7。T54: 1033a14-15)</p>	<p>阿鼻旨 諸以反。或言阿毘至，亦云阿毘地獄，或言阿鼻地獄，一義也。此云無間。……(卷24。C57: 116a7-9)</p> <p>阿鼻 正言阿鼻至。譯云：阿言無，鼻至言間。無間有二，……(卷6。C56: 905a20-21)</p>
<p>摩伽羅魚王 亦云摩竭。譯曰鯨魚。(卷7。T54: 1032c5)</p>	<p>摩伽羅魚 亦云摩竭魚。正言麼迦羅魚。此云鯨魚，謂魚之王也。……(卷1。C56: 818c16-17)</p>
<p>夜叉 亦云闕叉。譯曰能噉。(卷7。T54: 1029b21)</p>	<p>藥叉 舊言夜叉，亦云闕叉，皆一也。此云能噉，謂食噉人也。……(卷21。C57: 64b18-19)</p> <p>闕叉 以拙反。或云夜叉，皆訛也。正言藥叉。此譯云能噉鬼。……(卷3。C56: 855b14-15)</p>
<p>占蔔 亦云占波，亦云占婆。譯曰華樹。論曰金色花。(卷10。T54: 1049c5)</p>	<p>瞻博花 舊言旃籛迦，或作詹波花，亦作瞻蔔，又作占婆花，皆方夏之差耳。此云金色花，……(卷21。C57: 66c15-17)</p>



	<p>詹波 之塩反。或作占波，或作占婆，即瞻蔔花也。譯云金色花。……（卷4。C56: 875c9-10）</p>
<p>牟真隣陀 亦云目真隣陀。譯曰脫也。（卷9。T54: 1042c18）</p>	<p>目脂隣陀山 舊言目真隣陀，或作牟真隣陀。此云脫。（卷21。C57: 66c11-12）</p>
<p>純陀 應云准陀。譯曰妙義。（卷6。T54: 1019b8）</p>	<p>准陀 止尹反。此云妙義。舊言純陀，訛也。（卷24。C57: 118b15）</p>
<p>羅睺羅 譯曰：羅睺者，障月；羅者，持也。（卷7。T54: 1028a5）</p> <p>羅睺羅 亦云羅睺羅，亦云羅云。譯曰：羅睺者，障月；羅者，除也。（卷2。T54: 993b19）</p> <p>羅云 應云羅睺。譯曰障月（&lt;日）。（卷6。T54: 1020a3）</p> <p>羅睺阿修羅王 譯曰：羅睺者，障月也。（卷7。T54: 1028c13）</p>	<p>羅怛羅 亦云羅吼羅，舊言羅睺羅。此云障月。……（卷23。C57: 103b18-19）</p> <p>何羅怛羅 胡古反。或言曷羅怛羅。此云障月。舊言羅睺羅，亦作羅吼羅，或言羅雲，皆訛也。……（卷21。C57: 69a5-7）</p> <p>羅睺 胡鈎反。正言曷羅怛羅。此譯云障月。……（卷2。C56: 830b22-c1）</p>
<p>摩陀羅菓 應云摩陀那。譯曰醉菓。（卷10。T54: 1051a16）</p>	<p>末達那果 或云摩陀那，又言摩陀羅。此云醉果。……（卷23。C57: 105b7-8）</p>
<p>婆兜釋翅搜城 譯曰婆兜者，住（&lt;位）處；釋翅搜（&lt;搜）者，能。（卷8。T54: 1038c18-19）</p>	<p>翅搜 ……案：婆兜釋翅搜城，即中天竺城也。譯云婆兜，此言住處；釋翅搜者，能也。……（卷4。C56: 882c13-15）</p>
<p>伽私國 應云加尸，亦云迦尸。譯曰：迦尸者，光。（T54: 1035a2）</p> <p>伽尸城 應云加尸。譯曰光也。（卷8。T54: 1038b17）</p>	<p>加尸 又作迦尸。此譯云光，言有光澤也。（卷3。C56: 860c18）</p>
<p>迦毘伽鳥 應云迦毘伽羅。譯曰：迦毘者，聲；伽羅者，好。（卷7。T54: 1032a24）</p>	<p>羯毘 或言羯隨，或云迦毘，或言加毘，此皆梵音訛也。此譯云迦毘聲；伽羅者，好；名為好聲鳥也。（卷4。C56: 874c5-7）</p>
<p>芻摩繒綵 亦云讖磨，亦云蘇摩。譯曰：芻摩者，粗布也。（卷10。T54: 1051b6）</p>	<p>芻摩 測俱反。或云蘇摩，或言讖磨，此云粗布衣，……（卷14。C56: 1023a23-b1）</p>

<p>漚多羅僧 亦云鬱多羅，亦云優多羅僧。          譯曰覆左(&lt;右)肩衣。(卷10。T54: 1051a23)</p>	<p>鬱多羅僧 或云郁多囉僧伽，或云優多羅僧，或作漚多羅僧，亦梵言訛轉耳。此譯云上着衣也。……或云覆左肩衣也。(卷14。C56: 1025c3-7)</p>
<p>阿伽陀藥 應云阿竭陀。譯曰阿伽陀者，丸。(卷10。T54: 1052b15)</p>	<p>阿揭陀藥 亦言阿竭陀，或云阿伽陀，梵言訛轉也。此云丸藥。(卷23。C57: 103c8-10)</p>
<p>阿夷湍 應云阿夷他，譯曰來也。(卷6。T54: 1020b9)</p>	<p>夷崱 ……應云阿夷他。梵言訛轉也。此譯云來。(卷13。C56: 1013c16-17)</p>
<p>邠耨文陀弗 應云富那曼陀弗多羅。譯曰滿嚴飾子。(卷6。T54: 1024c8)</p> <p>分耨文陀尼弗 應云富那曼陀尼弗(&lt;佛)多羅。譯曰滿嚴飾女子。(卷6。T54: 1024c7)</p>	<p>邠耨文陀尼子 邠，甫貧反。又作分耨，或作邠耨文陀弗。應云富那曼陀弗多羅。此譯云滿嚴飾女子，……(卷3。C56: 855a22-b1)</p> <p>邠耨 又作分耨曼陀弗。譯云滿嚴飾女。……(卷4。C56: 874c13-14)</p> <p>邠耨文陀弗 邠音甫貧反。或言分耨文陀尼，或言富那曼陀弗多羅。此譯云滿嚴飾女子。……(卷8。C56: 945b2-4)</p>

以上の比較から分かるように、『玄応音義』が「亦云」、「或云」、「亦言」、「又作」、「舊云」、「舊言」などに続けて挙げる音訳語の多くは、『翻梵語』の見出しや解説に見えるものである。また意味解説においても『翻梵語』と共通する表現が多く見られる。これらは、『玄応音義』が『翻梵語』系辞書を参照した可能性が高い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

### 3.3 『玄応音義』が出典を明記しない理由

3.1 および3.2 で検討した『翻梵語』と『玄応音義』との内容上的一致から、『玄応音義』編纂時に『翻梵語』系辞書を利用した可能性が高いと考えられる。仮にこの推測が正しければ、『玄応音義』が『翻梵語』系辞書から引用したことを明記しなかった理由が問題となる。

近年の複数の研究では、『玄応音義』が出典を明記せずに先行資料を引用した可能性が指摘されている。この点は、『翻梵語』と『玄応音義』の関係を考える上で非常に参考になる。

すでに述べたように、『玄応音義』は字書や訓詁書等を広く引用しているが、顧野王『玉篇』(543)については、後世の増補と考えられている一箇所<sup>9</sup>を除くと、書名を明示する

<sup>9</sup> 即ち、高麗蔵本において以下の条の末尾に見える「《玉篇》皮氷反」のこと。同じ高麗蔵本系統の

形での引用は見られない。このため、従来の定説では『玄応音義』の編纂に『玉篇』は利用されていないと考えられていた。しかし、以下に挙げる近年の研究では、『玄応音義』が書名を挙げずに『玉篇』を引用した可能性が指摘されている。

(1) 北山 1997

北山 1997 は、『玄応音義』の注釈における先行文献からの引用方法が『玉篇』と類似している点を指摘し、『玉篇』から『玄応音義』への影響があった可能性を示唆している。更に、『玄応音義』の「案（按）」に続く注釈内容と『玉篇』の「野王案」（顧野王自身の案）の内容に一致が見られることから、『玄応音義』が何らかの形で『玉篇』を利用し、影響を受けたという見解を示している。

(2) 太田 1998、太田 2019<sup>10</sup>

太田 1998 は、『玄応音義』と『玉篇』の間に、注釈中の釈文だけでなく反切においても強い一致が見られることを指摘し、『玄応音義』が書名を挙げずに『玉篇』を利用した可能性を指摘している。更に、音韻史研究の観点から、『玄応音義』が大量の『玉篇』反切を引用し、その結果として『玉篇』が反映する江南讀書音の特徴を取り込んでしまったとの見解を示している。続いて、太田 2019 は、『玄応音義』が『玉篇』だけでなく『切韻』の反切も書名を挙げずに引用した可能性を指摘し、更に『韻集』が利用された可能性についても検討を行っている。太田論文 2 篇は、『玄応音義』の依拠資料の指摘にとどまらず、従来の音韻史研究が『玄応音義』全体を玄応自身による独創的な著作とみなして音韻学的な分析を行ってきたことに対し、方法論的な反省を促すものである。

(3) 于亭 2009

于亭 2009 も『玄応音義』が書名を挙げずに『玉篇』から引用したと考えられる例を挙げ、注文の形式や先行文献の利用方法が『玉篇』と似ている点に着目し、それらの例が『玉篇』からの孫引きであると推測している（于亭 2009：207-217）。

(4) 蘇芑 2016、蘇芑 2018

蘇芑 2016 は、『玄応音義』における『左伝』からの引用の中に、『玉篇』など他の文献からの間接的な引用が存在することを指摘している。更に、蘇芑 2018 は、『玄応音義』における先行文献からの引用に、梁代の忌諱字（「剛」を「堅」や「強」に、「順」を「従」に替える）が複数見られることに注目し、その中に『玉篇』と完全に一致する例があることを指摘している。また『玄応音義』のある項目における『礼記』や『左伝』からの引用が実際には『玉篇』からの孫引きであることを分析によって示し、『玄応音義』に見られる梁代の忌諱字は『玉篇』から直接継承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と説明している。

以上の諸研究により、『玄応音義』が『玉篇』や『切韻』などの書名を明記せずに引用した可能性が高いことが示されている。太田 1998 および太田 2019 は、このような引用方法は、これらの辞書が当時「蔭（け）」の小学書<sup>11</sup>として広く用いられており、書名の

他本には見られないものであり、『玄応音義』の原テキストには存在しなかっ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涎泥 又作澗。同排咸白監二反。無舟渡河也。説文涉渡水也。《玉篇》皮氷反。」（卷 18。C57: 36a23-b1）

<sup>10</sup> 最近中国語で発表された太田 2023a は、太田 1998 と太田 2019 の内容を統合し、修正と論点の追加を行ったものである。この論文は後に台湾で出版された論文集にも収録されている（太田 2023b）。

<sup>11</sup> 太田 1998 では「蔭の字書」（太田 1998：406）、太田 2019 では「蔭の辞書」（太田 2019：48 etc.）

明示が不要と考えられていたことに起因すると説明している。「蔭」の小学書とは、小島 1989 : 119 の用語で、『玉篇』が奈良時代から平安時代初期にかけての日本において、引用時に特に書名を挙げる必要のない、広く知られた常用辞書であったことを言う。太田 1998 および太田 2019 は、『玉篇』や『切韻』が唐代の中国でも同様に広く普及していたため、『玄応音義』がこれらの辞書を引用する際に書名を明示しなかったと考えている。

この考え方を拡張させると、『翻梵語』系辞書もまた、唐代の中国仏教界において「蔭」の梵語辞書として日常的に用いられていた可能性がある。そのため、『玄応音義』が『翻梵語』系辞書の書名を明記せずに引用や参照を行ったと推測される。

#### 4. 『翻梵語』と『慧琳音義』の関係

慧琳『一切経音義』100 卷 (783-807。以下『慧琳音義』) においても、『玄応音義』と同じく、『翻梵語』への言及は見られない。

ところが、陈明 2018 は、漢訳仏典に見えるインドの薬名「尸利沙 (śirīṣa)」に関する考察の中で、『翻梵語』の解釈が『慧琳音義』に受け継がれていると指摘している (陈明 2018 : 35)。

表 12 『翻梵語』と『慧琳音義』の比較：尸利沙 (śirīṣa)

『翻梵語』	『慧琳音義』
尸利沙菓 譯曰：尸利者，頭；沙者，似也。(卷 10。T54: 1051a6)	尸利沙果 古譯尸利者，頭也。沙云似。故名似頭果也。(卷 26。C57: 952b2)

陈明 2018 が挙げるのはこの 1 例のみであり、偶然の一致である可能性は否定できない。しかし、すでに述べたように、円仁の請来目録に『翻梵語』の書名が見え、9 世紀の中国においても『翻梵語』はまだ失われていなか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ことから、『慧琳音義』が『翻梵語』または『翻梵語』系辞書を何らかの形で利用した可能性は十分にある。

また以下についても『慧琳音義』が『翻梵語』系辞書を参考にした可能性がある。

表 13 『翻梵語』と『慧琳音義』の比較：阿蘭若、阿練兒 (araṇya)

『翻梵語』	『慧琳音義』 <sup>12</sup>
阿蘭兒 應云阿蘭若。譯曰寂靜處也。(卷 2。T54: 996a18)	阿練若 梵語也。亦云阿蘭若。此譯為寂靜處也。(卷 2。C57: 427b7-8) <sup>13</sup>
阿練兒 應云阿蘭若。譯曰寂靜。(卷 2。	阿練兒 梵語虜質不妙。舊云阿蘭若。唐

という表現も用いられている。

<sup>12</sup> ここに挙げる『慧琳音義』の解説は『玄応音義』から引き継いだものではない。『玄応音義』における梵語 aranya に対する解説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阿蘭拏 女加反。或云阿蘭若，或言阿練若，皆梵言輕重耳。此云空寂，亦云閑寂。閑亦無諍也。蘭音借為力姪反。經中有從口作囉，義非也。」(卷 1。C56: 825b13-16)

「阿練若 阿，此云無。練若有兩義：一曰聲，謂無人聲及無鼓譟等聲；二曰斫，謂無斫伐等諍內。雖言去聚落一俱盧舍為阿練若處，亦須離斫伐處也。譟音乘到反。」(卷 23。C57: 103b10-14)

<sup>13</sup> 『慧琳音義』のこの一節は船山 2014 : 104 より知り得た。船山 2014 は以下に示す『四分律行事鈔批』に引用される『出要律儀音義』の一節との類似性を指摘しているが (船山 2014 : 103-104)、『翻梵語』との関係には言及していない。

「七 蘭若者。出要律儀音義云。西音阿蘭若伽。此言寂靜處也。」(『四分律行事鈔批』卷 26。X42, No. 736: 1018b3-4)

T54: 1000b2)	云寂靜處也。(卷 14。C57: 678b3-4)
阿蘭若 亦云阿練若 譯曰寂靜。(卷 8。 T54: 1041c24)	阿練兒 梵語。古譯虜質不妙也。亦云阿蘭若。唐云寂靜處。(卷 16。C57: 8-9)

本稿の目的は『翻梵語』と『玄応音義』の関係を探究することにあるため、『翻梵語』と『慧琳音義』の関係については、以上の言及のみに止めておく。今後の研究での更なる検討を待ちたい。

## 5. おわりに

本稿ではまず、日本で編纂された複数の資料に見られる『翻梵語(抄/集)』からの引用文を検討した。その結果、『翻梵語』の「應云」が一部で「可云」に、また「譯曰」が一部で「此云」、「譯云」に置き換えられている点を指摘した。そして、これら引用文の出典である『翻梵語(抄/集)』は、形式上の差異はあるものの、内容的には『翻梵語』と継承関係にある、『翻梵語』系辞書とも呼ぶべき梵語辞書であったと推定した。

次に、『玄応音義』が『翻梵語』系辞書を利用した可能性について指摘した。『玄応音義』における音訳語の解説の一部には、日本で編纂された資料に見られる『翻梵語』系辞書からの引用文と類似の状況が見られる。つまり、『翻梵語』と内容的に一致するが、『翻梵語』の「譯曰」に対応する箇所が『玄応音義』では「譯云」、「此云」、「此譯云」になっている。これらは『玄応音義』編纂時に『翻梵語』系辞書からの引用が行われた可能性を示唆している。また、この種の引用にとどまらず、『玄応音義』が『翻梵語』系辞書に列挙される古今の様々な音訳語を参照して、解説に取り込んでいる状況も見受けられる。『玄応音義』が書名を挙げずに『翻梵語』系辞書から引用を行った理由については、『翻梵語』系辞書が唐代の中国仏教界において「蔭」の梵語辞書として扱われていたためと考察した。

しかし、『玄応音義』が『翻梵語』系辞書を主要な参照資料としていたかどうかは、現時点では明らかではない。本稿筆者の調査によると、『玄応音義』には約 900 条の音訳語関連の項目があり、そのうち約 100 条が『翻梵語』系辞書からの引用文を含む、または参照した可能性がある。残りの約 800 条についても『翻梵語』系辞書以外の様々な資料からの引用や参照が考えられるため、さらなる調査が必要である。

本稿での調査分析により、これまで不明であった『翻梵語』の中国国内における利用の状況の一端が明らかとなった。また、『玄応音義』が『翻梵語』系辞書を何らかの形で利用した可能性が高いと判明したことは、今後行われる『翻梵語』および『玄応音義』の校訂作業に有益であると思われる。特に、『翻梵語』に含まれる多くの誤字を、『玄応音義』を参照して訂正す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る。さらに、『玄応音義』に含まれる、まだ十分に考証されていない音訳語についても、『翻梵語』に基づいて誤字の訂正を行い、より精密な校訂を行うことが可能になると期待される。

〈略号〉

{α} = 衍字。

<α> = 脱字。

α (<β) = β を α に訂正。



〈参考文献〉

- 岡田希雄 1941. 日本梵語辞書史概説・心覚より江戸期まで, 高瀬武次郎編 1941. 『立命館大学法文学部文学科創設記念論文集』161-226, 京都: 立命館出版部。
- 小野玄妙 1931. 梁莊巖寺宝唱の翻梵語と飛鳥寺信行の梵語集, もと『仏典研究』3(22): 1-4; 小野玄妙 1937. 『仏教の美術と歴史』859-867, 東京: 大蔵出版に収録。
- 小野玄妙 1936. 晋末宋初の入竺僧智猛と曇無竭の行記に就いて, もと『ピタカ』4(5): 35-43; 4(7): 21-24; 4(9): 15-22; 4(10): 29-38; 4(11): 35-41; 小野玄妙 1937. 『仏教の美術と歴史』802-859, 東京: 大蔵出版に収録。
- 太田齋 1998. 玄応音義に見る玉篇の利用, 『東洋学報』80(3): 400-422。
- 太田齋 2019. 『玄応音義』反切と『切韻』反切: 中古效撰所属字の分析, 『日本中国学会報』71: 45-59。
- 落合俊典 2001. 釈法盛『歴国伝』覚書, 石上善應教授古稀記念論文集刊行会編 2001. 『仏教文化の基調と展開: 石上善應教授古稀記念論文集 2』29-43, 東京: 山喜房仏書林。
- 落合守和 1980. 『翻梵語』所引の『歴国伝』, 『人文学報』140: 191-216。
- 辛嶋静志 1994. 『「長阿含経」の原語の研究: 音写語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東京: 平河出版社。
- 辛嶋静志 2007. 漢訳仏典の言語の研究, 『創価大学国際仏教学高等研究所年報』10: 445-460。
- 北山由希子 1997. 『原本玉篇』の受容について～『玄応一切経音義』との“案語”の比較を通して～, 1996年度富山大学卒業論文(1997.1); 顧野王『玉篇』と玄応『一切経音義』との関係, 第76回訓点語学会研究発表会レジュメ(1997.5.23), とともに『開篇』26(2007): 267-298に収録。
- 小島憲之 1989. 原本系『玉篇』をめぐって—空海の表現に及びつつ—, 故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論集刊行会編 1989. 『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論集』116-136, 東京: 二玄社。
- 橋本貴子 2021. 対音資料から見た唐代の軽唇音化について: 附論 日母の脱鼻音化, 『神戸外大論叢』73(3): 121-146。
- 仏教大学編 1914-1922. 『仏教大辞彙』東京: 富山房。
- 船山徹 2014. 梁代の仏教—学術としての二三の特徴, 小南一郎編 2014. 『学問のかたち—もう一つの中国思想史』97-126, 東京: 汲古書院。
- 船山徹 2020. 『出要律儀』佚文に見る梁代仏教の音写語, 『東方学報』95: 522-402。
- 松本照敬 2011. 『翻梵語』の原語比定(1), 『成田山仏教研究所紀要』34: 1-45。
- 馬淵和夫 1984. 『増訂 日本韻学史の研究』京都: 臨川書店。
- 望月信亨編・塚本善隆増訂 1954-1963. 『望月仏教大辞典 増訂版』京都: 世界聖典刊行協会。
- 陈明 2018. 汉译佛经中的天竺药名札记(五), 《中医药文化》13(5): 31-36。
- 大正一切経刊行會 1924-1932. 《大正新脩大藏經》, 東京: 大蔵出版。【略称: T】
- 河村孝照編集主任 1975-1989. 《新纂大日本續藏經》, 東京: 國書刊行會。【略称: X】
- 黄仁瑄校注 2018. 《大唐衆經音義校注》北京: 中華書局。
- 蘇芄 2016. 蘇芄. 玄應《一切経音義》徵引《左傳》研究—兼論佛經音義引經底本來源的複雜性, 《中国经学》2016(2): 71-84。
- 蘇芄 2018. 玄應《一切経音義》暗引《玉篇》考—以梁諱改字現象爲綫索, 《文史》2018(4):

277-284。

太田齋 2023a. 关于《玄应音义》的音系性质和特点,《辞书研究》2023(3): 1-31。

太田齋 2023b. 關於《玄應音義》的音系性質和特點,黃仁瑄主編《漢語音義學研究論集(一集)——首屆漢語音義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四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 43-83, 新北: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23年9月出版。

徐時儀校注 2022. 《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修訂第二版),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于亭 2009. 《玄應〈一切經音義〉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1983-2004.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 北京: 中華書局。【略称: C】

정승석 2010. 『翻梵語』의 원어 착란 사례, 『인도철학』 29: 5-31。

Chen, Chin-chih. 2004. *Fan fan-yü, ein Sanskrit-Chinesisches Wörterbuch aus dem Taishō-Tripitaka*, Inaugural 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r Doktorwürde der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der Rheinischen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zu Bonn.

Karashima, Seishi. 2013. The Meaning of Yulanpen 盂蘭盆 — “Rice Bowl” on Pravāraṇā Day, 『創価大学国際仏教学高等研究所年報』 16: 289-305.

Pinte, Gudrun. 2012. False friends in the Fanfanyu. *Acta Orientalia*, 65(1): 99-106.

Raghu Vira and Yamamoto Chikyo. 2007. *Sanskrit-Chinese Lexicon: Being Fan Fan Yü, the First Known Lexicon of Its Kind Dated to AD 517*, transcribed, reconstructed and translated by Raghu Vira and Yamamoto Chikyo, edited by Lokesh Chandra,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

## 汉语言说动词后的“引语”是受事宾语吗？

杨安娜

**提要** 由言说动词介引的“引语”在以往研究中常常被视作该言说动词的受事宾语，本文将从对这个看法的讨论出发，首先详细考察汉语引语具有哪些与典型受事宾语不同的句法特征，其次进一步从认知语义学角度解释引语结构内部组成成分之间的存在句法依存不对称性的问题，提供一个可以将不同引语类型（主要是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作为一个“连续统”成员进行统一分析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直接引语 间接引语 受事宾语 补足语

### 1. 引言

关于汉语“言说动词”的研究无论是共时角度还是历时角度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学者们对言说动词进行了句法、语义、语用功能方面的描写，历时研究则更多关注这类动词的语法化过程。但无论哪种研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言说动词”后接“引语”的现象，其中大多数研究都默认其中的“言说动词”为及物动词，将其后的引语（主要讨论的是直接引语）分析为表示动作或行为施加的对象，即受事。

这种看法虽然看上去符合大多数人的语感，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比如郑远汉（1983），孙也平（1982），邢福义（1993）等学者注意到直接引语有不同于一般及物动词宾语的句法特点一即：直接引语在句中的位置非常自由，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直接引语看作谓语动词的受事宾语，而应当视为“非语言结构范畴”——“插入语”（郑远汉 1983）或者“逻辑宾语”（邢福义 1993）。应该说这些分析是中肯的，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直接引语虽然在句法上不依存于言说动词，但言说动词却依存于直接引语，这种句法上的不对称性如何用上述结论来解释？再者，上述研究只关注直接引语，而未涉及引语的另一个主要类型——间接引语，作为具有相同上位范畴的两个子范畴，我们很容易想到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必定存在一个句法和语义“连续性”（既包括相似性也包括差异性）的问题，显然“插入语”或“逻辑宾语”的看法似乎都很难兼顾到这一点。

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语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句法特征作以总结和补充，并尝试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进行正式讨论之前，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 i. 本文讨论的对象既包括像“说”这样的二价动词后接引语的情况，也包括“问”这种三价动词后接“与事+引语”的情况，后者中的“引语”一般被视作“直接宾语”，<sup>1</sup>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将统一使用“受事宾语”一词来统称。
- ii. 引语通常被划分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引语”三种（Leech 等 1981），<sup>2</sup>本文只讨论前两种情况。
- iii. 本文采用吴剑峰（2021）对“言说动词”的定义：指称语言性动作行为的词就是言说动词。需要提及一点的是，言说动词的配价能力不都相同，像“聊天，吵架，拌嘴”这样的一价动词的后面

<sup>1</sup> 即语法学界一般所说的“言说动词”充当谓语的“双宾语句”的情况，如“妈妈问你不去上海。”其中“去不去上海”通常被分析为直接宾语。

<sup>2</sup> 也有分为四类的做法，比如 Wilson（2000: 413）中分为“直接引用”、“间接引用”、“直接+间接引用”及“自由间接引用”四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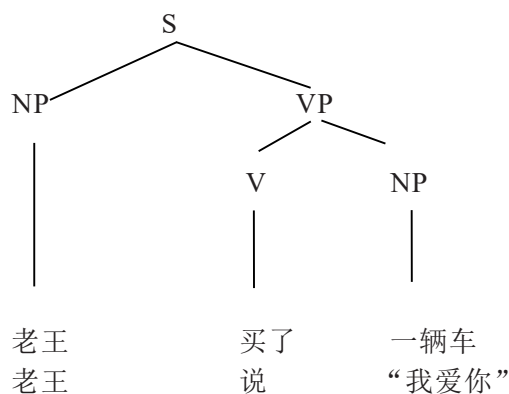
一般不能接引语成分；同时，即便是二价和三价言说动词后接的成分也并不都是引语，如“小王问老师一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不涉及言说动词“问”的话语内容，所以不是引语。这类结构的句子不作为本文的讨论对象。<sup>3</sup>

## 2. 对直接引语 (direct quotation) 的分析

本节首先探讨以往研究中涉及最多的“言说动词+直接引语”的情况。这种传统的分析方法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其根源在于“直接引语”与典型受事宾语在句法上确实具有平行性。

- (1) a. 老王买了一辆车。<sup>4</sup>  
 b. 老王买了什么？  
 (2) a. 老王说：“我爱你。”  
 b. 老王说什么了？

如上两例所示，直接引语同典型的受事宾语一样，都可以用疑问词“什么”进行提问，即都具有指称性，所以大多数学者都接受如下成分分析：



研究言说动词的学者大多数默认这种结构分析，即引语“我爱你”同受事宾语“了一辆车”一样，都表示动作过程的参与者，即谓语动词的一个论元，但仅凭这一点就断言汉语的直接引语是受事宾语的话，恐怕有些武断。下面我们将具体看一下引语不同于受事宾语的地方在哪里。

### 2.1 直接引语的句法特征

以往研究（郑远汉 1983，邢福义 1993）对于直接引语在句中的位置比较自由，即直接引语同言说动词具有可分离性 (separability) 这一特征已有论述。

具体来说，直接引语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标点符号同言说动词进行分离，并且在语音上言说动词的后面可以有明显停顿。

- (3) 老人严肃地说：“我感谢你们盖了这间小草房。”（邢福义 1993）  
 (4) 吃完饭，他笑着燃起一袋旱烟，说：“我是给主人家送粮食来的。”（同上）

<sup>3</sup> 如下文所提到的一些先行研究所示，很多学者没有把言说动词后接引语的情况和后接非引语的情况区分开来，都作为谓语动词的受事宾语来处理。

<sup>4</sup> 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例句均为笔者所作，引自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的例句均注为 BCC。

而及物动词和后面的受事宾语是很难有语音停顿的。<sup>5</sup>

(5) “老王买了，一辆车。”

另外，以往研究也注意到直接引语除了像例(3)(4)那样出现在谓语动词后以外，还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如下例(6)；还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的两侧，如例(7)<sup>6</sup>。

(6) “少了。”沈展平斩钉截铁地说。(BCC)

(7) “你——”叔公指着他的鼻子说，“到底想干什么？”(邢福义 1993)

相比之下，受事如果想要进行类似的句法位置的移位就没那么自由。

(8) \*一辆车和几件家具他买了。<sup>7</sup>

(9) \*一辆车，他买了，和几件家具。

我们接下来再补充几个以往研究中没有提及的特征。

首先，直接引语的受影性(affectedness)程度很低，其显著表现为直接引语句式不能(或很难)转换为被动句或“把”字句。<sup>8</sup>

(10) 那辆车被他买了。

(11) 他把那辆车买了。

(12) \* “少了。”被沈展平斩钉截铁地说。

(13) \*沈展斩钉截铁地把“少了。”说了。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被动句和“把”字句作为一个独立句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动作行为的结果导致对象发生或即将发生某种状态变化，即具有强受影性(木村 1992, 2008, 张伯江 2001, 杉村 2004等)。Dowty (1991) 指出原型受事则包含变化性，渐成性，受动性，静态性和附庸性五个主要特征，典型的受事宾语是较多具备上述特征的(见陈平 1994, 张伯江 2000 等论述)。但我们看到，直接引语跟言说动词具有分离性，即[-附庸]；直接引语受言说动词的影响很小，因为“说某事是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使其成为真的(Monro 1982)，所以它是[-渐成]或[-变化]；没有被动态，所以是[-受动]的；最后静态性在讨论引语的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可见，直接引语虽然由言

<sup>5</sup> 朱德熙(1982: 110)中也认为“述语和宾语意义上和结构上的联系很紧密，当中没有停顿。”直接引语显然并不符合这个特点。

<sup>6</sup> 这一测试结果也可以说是言说动词的句法位置比较自由。

<sup>7</sup> 当然，由于现代汉语是话题优先型语言(Li & Thompson 1976, 徐烈炯 & 刘丹青 1998/2007)，受此影响，汉语相对于英语等印欧语言其受事更容易充任话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受事跟直接引语在句法上一样自由。只有当受事满足[+有定]或[+类指]语义，且句子的语用功能通常表达说明(刘顺 2013)的时候，才可以位于动词之前充当话题成分，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直接引语在做主题时不受这种语义语用因素影响。

<sup>8</sup> 当然，在一定条件下直接引语似乎也可以成为被动句的主语：

① “我爱你”这句话被他说了好多遍了。

② “我爱你”这句话被说得没什么内涵了。

在上述两例中，直接引语看上去都充当了被动句的主语，但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出与普通引语句的不同，首先谓语动词“说”在语义上更接近于“使用”，而非“传达(信息)”；其次这些句子的成立需要其他成分的介入，在这里是补语(数量补语“好多遍”和样态补语“(得)没什么内涵”)以及“这句话”这个回指结构。所以这些句子很难看作是反例。



说动词介引，但与典型受事具有很大差别：直接引语并不是言说动词谓语的一个论元。

事实上，言说动词本身就是一般表示动作行为的及物动词不同，其后能接的唯一一种名词性宾语是同义宾语，即话语、想法；而及物动词后面可以接多种受事宾语，并且受事宾语明显受到行为过程的影响。

(14) \*老王说了一个想法，一些事，几句话。

(15) 老王买了一斤韭菜、一捆大葱和几个西红柿。

上例(14)中的言说动词“说”后的名词性宾语“想法、事、话”因为在语义上具有重叠性，所以语用上是不自然的，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例(15)中的谓语动词“买”的受事宾语“韭菜、大葱、西红柿”因为不存在语义重叠，所以可以成立，并且我们也能看出例(15)的受事宾语受到动作“买”的影响—即发生位移变化。

此外，我们还找到了大量的虽然具有[+言说]义，但不具有及物性的动词(动词短语)介引直接引语例子，如：

(16) 不料，过了5分钟，突然掌声响了，戏台下还有人哭，有人喊口号：“打倒蒋介石！”。

(BCC)

(17) 临走时，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老夫的性命不保，你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BCC)

(18) 医生抢救了几下就说准备后事吧，女人立刻瘫软了下来，叫嚷着“他还小呢”。(BCC)

(19) “万……万一我……我不识字呢？”“啊，那你就完蛋了。”他也窃声呢喃。“不行，这项任务对我太不公平了！”宝儿惊吼。(BCC)

以及[-言说]义的动词短语介引直接引语的例子，如下：

(20) “车子转去看看不要紧嘛！”陈政委坚持。(BCC)

(21) “瘸子，”我冲瘸子点头。“咱们这辈子还见呢。”“不见了，”瘸子冲我摆着手。(BCC)

(22) 他摇摇晃晃地转过身，朝着黑的路指了指。“你往那儿走，见第一个——第一个路口就往左拐，在那边，过一个店铺——。”(BCC)

如果我们执意认为直接引语是言说动词的受事宾语，其前的言说动词是及物动词的话，那么我们就面临如何解释例(16)–(19)中“喊口号”、“丢下一句话”、“叫嚷着”、“呢喃”等言说动词或短语的不及物性，以及(20)–(22)这样甚至是[-言说]义的动词的例子。或许会有人认为这些例子中省略了言说动词(“说”或“讲”)，但正如朱德熙先生(1982: 220-221)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省略指的是结构上必不可少的成分在一定的语法条件下没有出现的现象，而介引直接引语的言说动词在句法结构上并不是必须的，如：

(23) a. \*老王说。

b. \*大家都说。

c. “我爱你。”

d. “我们都爱吃你包的饺子。”

上例直接引语c和d可以在无言说动词等的情况下独立成句，而a和b这样只有言说动词却没有引语的句子却不成立，这说明言说动词在句法上并不是必须的(具体分析详见2.3节)，所以“省略说”是很牵强的。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直接引语有着与受事宾语不同的句法特征，把二者等同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实际上，把直接引语默认为言说动词宾语的做法不仅仅是汉语语法学界存在的问题，这种看法曾经在英语语法学界一度也成为主流，如 Noonan (1985), Clark & Gerrig (1990) 等，<sup>9</sup>但随着引语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如 Partee (1973), Munro (1982), Güldemann (2001, 2008), Vandelanotte (2009a, 2009b, 2012) 等。其中 Munro (1982) 将引语的及物性问题转移到跨语言的框架中，基于大量基因无关的语言的调查，证明言说动词往往不是完全及物的。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 Munro (1982) 中的分析。

## 2.2 来自跨语言研究的旁证

Munro (1982) 对 40 种语言中的直接引语进行了调查，从类型学角度概括出 9 条不同于受事宾语的倾向（例句 (24) - (27) 均引自 Munro 1982）。

(i) 引语通常缺乏形态标记：

Munro 所研究的每种语言都允许言说动词<sup>10</sup>后的引语完全不加标记，如英语的例子：

(24) a. He said (\*that) "I'm going."

b. He said (that) I'm going.

Munro 文中还提到了契卡索语 (Chickasaw) 的情况，在该语言中，宾语标记为 *-ā*，但不能用在引语句的后面。我们联想到日语也存在类似现象：宾语标记“を”一般也不能用来标记引语。

(ii) 言说动词对宾语有一定限制

有一些语言允许言说动词后带引语，但不允许带代词宾语，如“it”或具有“词语，话语，想法”等语义的宾语，例如，英语在有间接宾语的情况下会使用不同的动词，即 tell (告诉)。在豪萨语 (Hausa) 中有两个常用的言说动词“*cée*”和“*fàdaa*”，前者用于引入直接引语，后者用于非引语宾语。也就是说，在汉语里“他说：‘两个词。’”和“他说了两个词。”都会使用动词“说”，但在豪萨语里，前者需要用“*cée*”，后者需要用“*fàdaa*”，这一点也提醒我们言说动词后既可以是引语，也可以是非引语宾语，需要区分对待。

(iii) 引语与言说动词的宾语缺乏形态上的一致

在一些言说动词与单数直接宾语存在形态一致性的语言中，言说动词和引语却不存在这样的特征。Munro 举了卡维拉语 (Cahuilla) 的例子：当动词后接第三人称单数直接宾语时，都用前缀 *pe-* 标记动词，但“引语或 say 动词的其他宾语不会引发这种一致”。

(iv) 将言说动词作为非及物动词处理

在作格语言 (ergative language) 中，及物动词的主语和不及物动词主语的标记或者动词一致是不同的，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格标记为“通格” (absolutive)，及物动词主语格标记通常为“作格” (ergative)。在萨摩亚语 (Samoan) 中，言说动词的主语是无标记的，或者标记为“通格”，而非“作格”，可见，它是把言说动词作为非及物动词来处理的。

<sup>9</sup> 英语语法界的传统观点在分析引语和言说动词关系时，通常使用“直接宾语 (direct object)”这个术语。英欧语法中的“宾语” (object) 指的是及物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接受者。其中直接受到动作影响的名词或代词被称作“直接宾语 (direct object)” (参照龟井孝 河野六郎 千野荣一 (1996: 1304, 1339))。这一术语大致对应于汉语的“受事宾语”。

<sup>10</sup> Munro 原文使用的是“‘Say’ Verbs”一词。

(v) 对言说动词被动态 (passivization) 的限制

除了我们上文讨论的汉语言说动词很难出现在被动句的例子以外, 英语的直接引语也很难作为被动句的主语出现,<sup>11</sup>如:

(25) a.?\* “Help!” was said.

b.?\* It was said (to me) (by some), “Your house is haunted.”

(vi) 将引语处理为间接格 (oblique)

Munro 还提到了具有“转换参照系统 (switch-reference system)”语言中对引语的特殊处理方法。该系统将主语与主句主语相同的从句和主语与主句主语不同的从句区分开来。例如, 在尤曼 (Yuman) 语系中, 如果从句的主语和主句的主语相同, 使用后缀 -k 标记从句; 如果从句的主语和主句的主语不同, 则使用后缀 -m 来标记从句。然而无论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 通常都使用后缀 -k。

(26) M-isay-k 'i' ii-m.

you-fat-?? I-say-tns

‘I say you’ re fat’, ‘I say, “You’ re fat”’.

Munro 对这一事实的解释是, -k 先语法化为主题标记, 后发展为引语从句的标记。她认为无论如何, “这些从句的地位显然不是直接宾语成分”。

(vii) 将引语处理为非句子成分 (non-constituent)

Munro 提到了皮马语 (Pima), 它对语序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即在第二个位置的辅助成分 (auxiliary element)<sup>12</sup>前只能有一个成分。重要的是, 引语是唯一一个可以在辅助成分之前出现不止一个成分的例子。Munro 认为, 皮马语使用者似乎把引语当作不属于“句子或言说动词句”的构成成分, 言说动词不能是及物动词, 因为如果是及物动词的话, 引语就是直接宾语, 则必须遵守位于首位的限制。

(viii) 引语和其他宾语从句的语序 (Word Order) 差异

在 Munro 调查的语言中, 完全不标记引语是一个普遍现象, 在这些语言中, 这种句法选择通常是“其他类型的宾语补足语所不可能具有的”。例如, 在契卡索语 (Chickasaw) 中, 引语从句可能处于一个“框架式”结构—即, 前面和后面都有一个“说”的转折形式中, 而都没有其他动词的宾语从句以这种“框架”结构出现。在尤曼语中, 直接宾语从句可以出现在主语和高阶动词 (higher verb) 之间的中心嵌入位置 (典型的直接宾语位置), 然而引语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位置上。

(ix) 引语句法与其他非及物动词结构的相似性

带有动词的引语结构在句法测试中的表现并不像及物动词结构, 反而同许多非及物动词结构具有相似性。Munro 提到的一个共性是英语倒装句测试的例子。

<sup>11</sup>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有的语言对于引语被动态的出现显得更为“宽容”。比如日语:

「助けて!」って彼に言われた。

<sup>12</sup> 这些辅助成分表示主语的人称、数、语气、体等句子特征。(Munro 1982)

- (27) a. “What's up?” said/asked John. / John said/asked, “What's up?”  
 b. The capital of New York is Albany. / Albany is the capital of New York.  
 c. In front of the fire was/sat my brother. / My brother was/sat in front of the fire.  
 d. Up came Mr. Hopkins. / Mr. Hopkins came up.

能够接受倒装的简单句有：带有言说动词的直接引语句，跟系动词句（copular sentences），定位句以及带有方向性副词的句子，而典型的及物动词句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倒装。显然，英语里的直接引语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直接宾语。

自 Munro (1982) 之后，近年随着海外对引语现象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发现将言说动词视作及物动词，把引语分析为受事宾语的做法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许多语言用来引入引语的成分（即引语标记（quotative marker））<sup>13</sup>并不具有所谓的及物性，甚至于很多不含有[言说]义，甚至是非动词词汇。比如根据 Güldemann (2008) 对非洲语言所作的调查结果，以及 Buchstaller & Van Alphen (2012) 对引语标记类型的总结，<sup>14</sup>可以引入直接引语的除了[+言说]义动词以外，还有“相似（similarity）/近似 approximation）、“等式（equation）”、“开始（inchoativity）”、“移动（motion）”、“行为（action）”等语义的动词；最为令人惊讶的是一些数量词（quantifiers）、指示词（demonstrative deictic）等非动词类词汇来源的词也可以具有引语标记的功能。而且即便从数量上来看，由言说动词来引入引语的情形很可能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普遍。<sup>15</sup>

我们通过对汉语的测试，发现同其他很多语言一样，汉语的言说动词和直接引语之间也不存在句法上的支配关系，对于直接引语也不能像受事那样理解为动作行为过程的直接参与者，需要从结构或构式（construction）的角度来思考引语及其介引成分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比如对于“老王说：‘我爱你。’”这个句子，我们应该分析为：“老王说”作为一个整体引出后面的“‘我爱你’”这个引语小句。这样分析也正好符合学界对于引语分析的一个通行方法，即：将引语句分为“引导句（reporting/ introductory clause）”和“引语句（reported/quoted clause）”两个部分。<sup>16</sup>接下来我们将使用“引导句”和“引语句”的说法继续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 2.3 引导句和引语句句法依存的不对称性

我们通过上节中的考察验证了汉语直接引语的引导句和引语句在句法上不存在支配关系，并从类型学研究的成果中看到上述特征具有跨语言的共性，到这里，我们使用以往学者提出的“插入语”来解释直接引语的句法地位似乎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引导句和引语句之间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此。

<sup>13</sup> 如下文所提到的那样，可以引入直接引语的成分既包括语义相对具体的动词，也包括语义泛化的指示词等，它们虽然都经历了一定的语法化，但程度有别，所以有些学者如 Güldemann (2001, 2008 等) 使用 “quotative indexes” (引语索引词) 来总称这类词；也有学者直接使用 “quotative marker” 这个术语 (Hasund et al, 2012; Oshima & Sano 2012 等)。

<sup>14</sup> Buchstaller & Van Alphen (2012: XIV) 的归纳基于最近二十几年类型学文献（具体文献列表参见该书注（5））中对不同地区且很多在类型学基因上没有渊源的 language 中新出现的所谓 “创新引语（innovation quotation）” 的研究结果，该文还同 Güldemann (2001, 2008) 里提到的 “旧” 引语形式进行了比较，发现新旧引语标记的语义来源很多都是重叠的，因此他们认为 “虽然引语形式的突然增多似乎是一种新的发展，但这些创新形式的来源却肯定不是新的。” (Buchstaller & Van Alphen (2012: XIX))。

<sup>15</sup> Güldemann (2008: 372) 对非洲 39 种语言中的引语结构进行的大规模研究表明：“在 QI [即 quotative indexes—笔者注] 中，用于常规非词汇功能的言语动词与其他词项的比例几乎是 1:5”。 (“the overall picture is quite unequivocal for the sample: the ratio of speech verbs vs. other items regarding their recruitment for regular non-lexical function in QIs and beyond is almost 1:5.”)

<sup>16</sup> 中文译语参照乐耀 (2013)



我们发现二者的句法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如例（7）所示，引导句可以位于引语中间，即中断引语，反之则不然，如下面这个例子。

（28）\*老王“我爱你”说。

另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直接引语句可以脱离引导句而单独出现，但引导句在句法上依存于引语句，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例句（23）。

- （23）a. \*老王说。  
 b. \*大家都说。  
 c. “我爱你。”  
 d. “我们都爱吃你包的饺子。”

总之，汉语的引导句在句法上不能独立成句，而引语句却可以。那么具有分裂性的引导句和引用句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又因为什么存在不对称的依存关系呢？以现有的观点较难提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在这里将参考 Vandelanotte（2009a, 2009b, 2012）的分析思路尝试从认知语义学中的“概念依存”的视角来进行分析。

Langacker（1987：277-278）认为两个组成表达式只有具有某些共同的子结构才能整合成一个复合结构，所以这种整合以组成结构中子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s）为基础。比如，在[UNDER-THE-TABLE]这个结构中，[UNDER]勾画的是两个抽象事物（即射体 *tr* 和界标 *lm*）之间的空间关系，[THE-TABLE]勾画的是一个具体事物——（特定的）桌子，这两个组成结构的复合通过[UNDER]的界标和[THE-TABLE]的侧面之间的对应关系得以实现，其中[UNDER]的子结构——界标（*lm*）是图示化的凸显子结构（salient substructure），[THE-TABLE]是对该子结构的阐释。Langacker（1987：304）将图式化的凸显子结构称为“阐述位（elaboration site，简称为 e-site）”。

通常情况下，被整合在一起的组成结构间会表现出“严重的不对称”（Langacker 1987：300）。这种不对称可以用“概念依存性”<sup>17</sup>来说明，即其中一个组成结构 D 依存于另一个结构 A，因为 A 是对 D 中一个凸显子结构的阐述（Langacker 1987：300）。根据上面的叙述，可以确定在[UNDER-THE-TABLE]中，[UNDER]在概念上是依存的（D）；而[THE-TABLE]则是概念自主的（A）。<sup>18</sup>

对于一个复合结构而言，仅仅确定概念依存/自主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不足以区分一些相对应的语法概念，比如“中心语-补足语（head-complement）”关系和“中心语-修饰语（head-modifier）”关系，这里还需要确定“中心语”。Langacker（1987:289）从侧面决定体（profile determinant）的角度对“中心语”进行了定义：

在大多数情况下，复合结构只需继承其一个组件的侧面即可。其侧面被继承的组件结构将被称为结构的侧面决定体。

<sup>17</sup> Langacker（1987）所提出的“依存”概念不同于之前“依存语法（dependency grammar）”中的“依存”概念，为了区分二者，Langacker 使用“dependence”这个术语区别于以往的“dependency”，他明确提出二者在很大程度上背道而驰，比如，依据“依存语法”的观点，名词论元（nominal arguments）被认为依存于动词或形容词等关系谓词（relational predication），而依据 Langacker 的概念依存观点，这些关系谓词在概念上是依存于名词论元的（参见 Langacker 1987：306）。

<sup>18</sup> 概念依存和自主是相对的，被确认为“概念自主”的组成结构也并不排除它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概念依存”的组成结构（参照 Langacker 1987：301）。

拿[UNDER-THE-TABLE]这个结构来说，整体陈述的是一个空间关系，因而[UNDER]在该结构式中是侧面决定体。这样[UNDER]就是“中心语”。那么[THE-TABLE]是“补足语”还是“修饰语”呢？Langacker（1987：309）认为当概念依存结构（即 D）是侧面决定体时，概念自主结构（即 A）就是概念依存结构的补足语。[UNDER]既是中心语也是 D，因此[THE-TABLE]（A）为补足语，而非修饰语。

Vandelanotte（2009a, 2009b, 2012）根据上述有关概念依存的分析，建议将整个引语句式（引导句+引用句）概念化为一个依存结构，它有一个“阐述位(elaboration-site)”，这个阐述位需要引语句来完成精细化，也就是说，一个引语句式包括了一个概念上具有依存性的引导句和一个概念上自主的引语句组成，引导句需要引用句来完成语义，反之则不然。引导句是所谓的中心语(head)，而引语句则是概念上的补足语(complement)。我们可以参照 Vandelanotte（2009a, 2009b, 2012）的做法，将“老王说：‘我爱你’。”这个直接引语结构图示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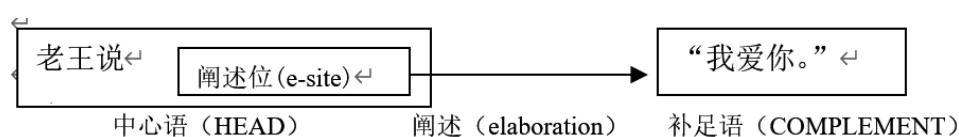


图1 直接引语的概念依存结构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补足语(complement)不同于汉语的“补语”概念。我们在这里对二者进行简要说明。根据沈家煊(2010)、邵菁等(2011)的总结：印欧语的 complement 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 complement 只指接在系动词后对主语或宾语进行补充说明的成分；广义的指包括谓语中除动词之外的所有必需成分。Complement 与 modifier (修饰语) 的不同在于：修饰语对于中心语来说在句法上可有可无，而 complement 对于中心语而言是强制性的。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补语”指的是动词(或形容词)后除宾语外的其他所有成分。可见，汉语的“补语”同 complement 的外延不同。对于汉语“补语”这个概念应该如何定义，笔者暂无能力进行深入探讨，但仅就引语可出现的句法位置来说，很难将其分类到现有的“补语”范畴之下。看一下下面这些例子。

- (29) 他像个“丧家犬”。
- (30) 他跟个“丧家犬”一样灰溜溜地走了。
- (31) 他哭得像个“丧家犬”。
- (32) “丧家犬”就是他。
- (33) 我不理他，他还来劲儿了？“丧家犬”！

其中“丧家犬”是“喻体”，可以看作是说话人对他人(包括语言社团)思维内容的引用，因此属于“引语”，但按照目前汉语学界的观点，(29)中的“丧家犬”通常被分析为系动词“像”的宾语，(30)“丧家犬”作为引语句连同引导句“跟个……一样”一起作状语，(31)“丧家犬”作为引语句连同引导句“像个”一起作样态补语，(32)“丧家犬”在“零引导句”的情况下作主题，(33)“丧家犬”在“零引导句”的情况下在句中充当插入语。

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的引语不仅可以位于动词之后，还能占据其他句法位置，这与汉语传统语法中的“补语”定义是不符的，<sup>19</sup>而英语中广义的 complement (补足语) 概念只涉及语义关系，所以

<sup>19</sup> 依据邵菁等(2011)对现代汉语语法理论中“补语”的内涵和外延演变的回顾，黎锦熙(1924)最早使用“补足语”这个术语时，其概念与英语的 complement 是一致的，自赵元任(1968)之后将系动词后面的补足语(如“他



可能更适合用来概括汉语引语的句法特点。

事实上，汉语引语结构并不只采用单一的句法类型来编码，这一特征同样也具有跨语言的共性（Buchstraller2004；Clark and Gerrig1990；Collins2001，Spronck2012等），这提醒我们在研究汉语引语现象的时候，不应该依据句法参数来定义引语，而应该从话语功能和语义、语用特征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 3. 对间接引语（indirect quotation）的分析

相对于直接引语，以往关于言说动词后接间接引语句式的分析显得较为“薄弱”，大多相关论述都把它视为二价言说动词的“受事宾语”或三价言说动词后面的“直接宾语”。如袁毓林（1998：191）把下面两句中的主动词“劝”，“骂”归为二价动词，其关联的两个从属成份-即配价为“施事”和“受事”，其中的“他早点休息”和“我不思上进”是受事。

(34) 你劝他早点休息吧。（袁毓林 1998：191）

(35) 我爸老骂我不思上进。（同上）

另，袁文还把下面“表示称号”的三价动词后接的间接引语“大爷”，“大笨蛋”，“活雷锋”也分析为受事。

(36) 胖胖叫我大爷。（袁毓林 1998：292）

(37) 爸爸骂弟弟（是）大笨蛋。

(38) 大家夸他（为）活雷锋。

相同的问题也出现在历时研究中。比如，汪维辉（2003）把虽然没有使用“间接引语”这个词，但在他的例句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并且都被分析为言说动词<sup>20</sup>的直接宾语。

(39)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诗经·召南 行露》/汪维辉 2003）

另，杜道流（2005）认为下句中的“相国何为”为间接引语，充当受事宾语。

(40) 汉十二年，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史记·萧相国世家》/杜道流 2005）

上述处理没有受到质疑，很可能跟“间接引语”的句法特征有着极大的关联。首先，间接引语并不像直接引语那样比较直观，容易分辨，比如对于直接引语，现代汉语中会使用标点符号（：“”）来表示，古代汉语或许可以根据一些指示语或句末语气词（“焉”，“乎”，“邪”，“矣”等）来进行判断，<sup>21</sup>而间接引语句跟引导句中的谓语动词看起来更像“动作-受事”的关系，所以更难察觉到间接引语有什么特别之处。但间接引语同直接引语一样很难视作受事宾语，比如间接引语句也很难转换为被动句、“把”字句。

像我”）处理成宾语，将动词后除宾语外的其他所有成分均处理为补语，现在许多汉语语言研究者使用 complement 来翻译“补语”，造成了一定混乱。另外依据句法分布一刀切地把动词后除宾语外的所有成分都处理为“补语”的做法是否合适，学者之间也存在分歧（参见金立鑫 2009，沈家煊 2010）。

<sup>20</sup> 汪文中用的是“说类词”这个词。

<sup>21</sup> 实际上依据这些成分来判断古汉语的直接引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指示语中的第二人称在古汉语中受到礼貌原则的作用，无论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都可以使用“子，先生”等名词性称谓（董秀芳 2008），句末语气词中哪些只能用于直接引语，哪些又是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都能用，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37) 爸爸骂弟弟 (是) 大笨蛋。  
 (37)' a. \*大笨蛋被爸爸骂弟弟。  
 b. \*爸爸把大笨蛋骂弟弟。

但是典型的双宾语句的受事宾语（即相关研究中所说的“直接宾语”）在“有定”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这种转换。

- (41) a. 他给了我妹妹他最喜欢的衣服。  
 b. 他最喜欢的衣服被他给了我妹妹。  
 c. 他把他最喜欢的衣服给了我妹妹。

同时，间接引语句和引导句在句法依存关系上也存在不对称性。

- (35) 我爸老骂我不思上进。（袁毓林 1998：191）  
 (35)' a. \*我爸老骂。  
 b. ?我不思上进。

例（35）中“我不思上进”是谓语动词“我爸老骂”这个引导句介引的间接引语句，引导句需要出现引语句对其进行语义阐述（或补充），所以（35）’ a 不成立；但是引语句在引导句不出现的情况下虽然语义有所不同，但句法上是成立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整个间接引语结构来说，引导句和引语句之间也存在依存不对称的特点。我们同样可以图式化这种关系，即：间接引语句是引导句的补足语，是对整个引导句的阐述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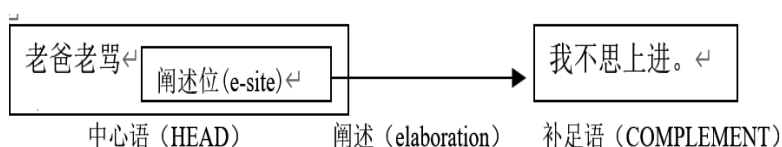


图 2 间接引语的概念依存结构

当然，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在句法特征上也存在不同。下一节我们将对此进行讨论。

### 3.1. 间接引语对句子类型的限制

据笔者所见，望月（1976）是最早对现代汉语直接引语间接化（即转换为“间接引语”-笔者注）现象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他指出汉语同日语，英语一样，直接引语对基本句类几乎没有限制，它可以是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命令句，甚至是句法有误的句子或外语；相比之下而间接引语则受到很多限制。如下面几例（例（42）-（47）引自望月 1976）。

[陈述句]

- (42) a. 他说：“好。”  
 b. 他答应了。

[疑问句]

- (43) a. 他说：“你有字典吗？”  
 b. 他问我有没有字典。

[感叹句]

- (44) a. 他说：“你们这一对儿够多么漂亮啊！”  
b. 他说我们这一对儿真够漂亮。

[命令句]

- (45) a. 他说：“把他们带走！”  
b. 他说，叫我把他们带走。

[病句或外语]

- (46) 他说：“你们都去不去？”（此处“你们都去不去”要改成“你们都去吗？”-望月注）  
(47) 他说：“Sayoonal!”

上例（42）-（45）各句中的 a 为直接引语句，b 为间接引语句，通过比较我们很容易看出间接引语句跟直接引语句相比受到了诸多限制，比如间接引语句不能添加语气助词“吧，吗，嘛，啊”，要进行指示语（deixis）的转换，甚至于需要改变句子结构，还有像例（46）（47）这样无法转换成间接引语的句子（详细分析请参见望月 1976）。

### 3.2. 间接引语的引导句的句法位置相对固定且通常需要存在

如上文所述，直接引语句的引导句可以位于引语句的前面，中间以及后面，但间接引语句的引导句通常要位于引语句的前面。我们用袁毓林（1998：191）中的例子来作个测试：

- (48) a. 他说我们这一对儿真够漂亮。（袁毓林 1998：191）  
b. 我们这一对儿真够漂亮，他说。

上例（48b）当引导句位于句末时，一般会解读为直接引语，而非间接引语。

此外，只要有足够的上下文语境线索，直接引语可以在没有明确的引导句的情况下出现，而对于间接引语而言，对引导句出现的要求则很高。

- (49) 我上星期碰到大学同学。“你最近混得怎么样？你咋不跟我联系呢？”他对我表现得很热情。  
(50) “我上星期碰到大学同学。我最近混得怎么样，我咋不跟他联系，他对我表现得很热情。”

例（49）虽然没有明显的引导句，但不妨碍我们根据上下文推断划线部分是直接引语，但是例（50）划线部分由于发生了人称指示语的转换（“我”，“他”），通常来说应该被解读为间接引语，但因为缺少引导句的介引而显得不自然。

总之，无论是直接引语结构还是间接引语结构，引导句和引语句之间的依存关系都具有不对称性（即引导句依存于引语句，而引语句具有自主性），但是相比之下，前者的引语句的自主性更强，而后者的引语句的自主性相对较弱，更需要引导句出现在话语中。正如 Langacker（1987：310）分析的那样：概念依存在本质上是一个程度（degree）问题，因为概念依存理论的核心概念—显著性（salience）和阐述（elaboration）在本质上是标量（scalar）的。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尽管间接引语跟直接引语相比自主程度要低，但就其与引导句间的概念不对称关系而言，间接引语仍然是**自主小句**，只要给够足够的语境支持，间接引语也可以脱离引导句的句法支配，如：

- (51) A：老师昨天把你叫到办公室，跟你说什么了？

B: 让我明天早点儿来学校。

上面的 B 句在这个语境下可理解为脱离了引导句“老师说”的间接引语。<sup>22</sup>

以上，我们从认知语义学视角对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做了统一的分析，将二者纳入“complement（补足语）”这一语义概念（而非句法概念）的范畴下，在此范畴中，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处于连续统的两端，且两种引语虽然都具有自主性，但存在程度差别：直接引语自主性程度高于间接引语。

#### 4. 结语与余论

本文对汉语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不同于受事宾语的句法特征做了整理，指出以往研究中将引语视为言说动词受事宾语这一观点的问题所在，并进一步考察了引语结构内部成分-引导句和引语句之间的句法不对称性现象，尝试从认知语义学角度做出了解释。

确认引语不同于受事宾语这一事实，同时也为我们思考一些认证义动词（或称作“意象动词”）和引语（通常是间接引语）之间的关系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比如在讨论与后接小句句融合度/结合度问题的时候，认证义动词（“保”“恭喜”“同意”等）普遍低于其他行为动词，如“用”“替”“跟”（孙朝奋等 2005）<sup>23</sup>，其原因可能跟这些认证义动词后的小句是间接引语，<sup>24</sup>与这些动词之间的句法支配关系相对于行为动词与其受事宾语的句法支配关系比较松散的原因所致。

此外，把引语视为补足语，而不是受事宾语，还可以避免将言说动词赋予及物性的错误分析，促使我们把关注的焦点由介引引语的言语动词本身的语义转到引语结构中引导句和引语句间的关系上。本文最后谈及一下上述结论可能对历时研究提供的启示。

诸多学者已从历时角度证实言说动词可以语法化为“标句词”，“条件连词”，“句尾语气助词”，“话题标记”和“言据标记”等（参见谷峰 2007，方梅 2006，刘丹青 2006，随利芳 2007，张赫，崔越 2017 等），如果我们从引语结构的特点出发，认识到由言说动词构成的引导句和其后的的小句一引语句（包括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等）之间的语义关系并不是典型的“动作-受事”的关系，引语句的语义功能在于对引导句进行阐释说明的话，也许可以对以上语法化现象进行统一的解释—即这些成分都不是句子的主要成分，使用这些结构的目的是在主要句子中插入附加信息，从而使语句更加详细或清晰。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以往研究由于把引语视作言说动词的受事，默认言说动词具有及物性，那么在探讨其语法化途径时，就需要解释言说动词的及物性是如何虚化的，比如方梅（2006）认为言说动词在向标句词语法化过程经历了“准标句词”这个中间阶段（即“说”与认识义，静态动词或系动词连用的情况），此时“说”是一个附属成分；但同时她也承认存在下面这样“说”既不依附于前面动词，也不依附于后面小句的例子。

<sup>22</sup> 我们文中已经说过，间接引语句在句法和语义上要更加依存于引导句，所以如果没有语境支持的话，(51) B 句就会和例 (48)' b 一样通常不被解读为间接引语。

<sup>23</sup> 孙朝奋等（2005）借鉴了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现代汉语“连动式”（包括传统的兼语句和连谓句）进行了分析，排列出“句子融合度连续统”，其中绝大部分是符合语言事实的，但对于其中个别句子的融合度高低排列上似乎还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他救我上船”被列到比“他保我赢”和“我以为他喝酒”融合度更低的位置上，但按照其文中所采用的测试方法：第二个动词小句真值条件是否可以取消来测试的话，“<sup>24</sup>他救我上船，我没上”，“他保我赢，我没赢。”，“我以为他喝酒，他没喝。”，这个结果显示“以为”“保”对于后项动词的控制度要低于“救”，所以似乎应该排在其下。

<sup>24</sup> 根据 Buchstaller（2014: 43）的定义，引语结构至少包含一个引用的信息和表明这个信息的来源（一般为不同于  $t_0$  时间点说话者的说话者）。比如，当我们说出“他保我赢”这句话时，我们作为  $t_0$  时间点的说话者间接引用了“他”在更早的时间点  $t_{-1}$  时所说过的话—即“我保你赢”之类的话。此外，Buchstaller（2014）也认为：“引语可以是自我引用，说话者可以引用自己最初在  $t_{-1}$  时所说的话或持有的思想，然后在  $t_0$  时进行报告。”比如：“我以为他喝酒。”这个句子就可以视作说话者在  $t_0$  时引用自己在  $t_{-1}$  时所说的话或想法，即自我引用。



(52)“我听说书面协议还有这样一条,说,吴士宏到本公司工作,不得再像在微软工作那样,写出一本类似于《逆风飞扬》的书。”(方梅 2006)

那么“说”到底是不是一个附属成分?到底需不需要要经历与认识义等动词连用的阶段?对于这个问题恐怕较难解释。如果我们赞同 Spronk (2012) 等研究的观点:“引语结构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句法和语义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特定的意义趋向于语法化”,把方文中所设置的“准标句词”阶段改为“间接引语结构”阶段的话,也许就可以回避这个矛盾。即:这些具有引用功能的言说动词在进入“间接引语结构”(或语境)时,就具备了进一步语法化的条件,而所谓的“认识义,静态动词或系动词”也只是构建“间接引语结构”的一些要素,但并不是必要要素。

总之,近年来,虽然汉语学界对于引语结构的研究有了一定深入,但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尤其是还没有跟言说动词研究进行较好的结合,我们期待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参考文献

[中文]

- 陈平 1994. 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份的配位原则,《中国语文》第 3 期: 161-168。
- 董秀芳 2008. 实际语篇中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混用现象,《语言科学》第 7 卷第 4 期: 367-376。
- 杜道流 2005. 古代汉语动词“问”带宾语结构的演变,《语言科学》第 4 卷第 2 期: 92-100。
- 方梅 2006. 北京话里“说”的语法化—从言说动词到从句标记,《中国方言学报》第一辑: 107-121。
- 谷峰 2007. 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义—说上古汉语“云”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 3 期: 231-236。
- 金立鑫 2009. 解决汉语补语问题的一个可行性方案,《中国语文》第 5 期: 387-398。
- 乐耀 2013. 汉语引语的传信功能及相关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104-112。
- 黎锦熙 刘世儒 1957. 《汉语语法教材》,商务印书馆。
- 刘丹青 2006. 汉语里的一个内容宾语标句词—从“说道”的“道”说起,《庆祝《中国语文》创刊 50 周年学术论文集》110-119,北京商务印书馆。
- 刘顺 2013. 现代汉语受事话题句的考察与分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 3 期: 6-11。
- 柳士镇 1989. 询问义动词“问”字宾语形式的历史考察,《南京大学学报》第 6 期: 93-102。
- 随利芳 2007. 语法标记“说”和“道”,《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 4 期: 19-22。
- 孙朝奋 彭睿 2005. 从句法、语义和语用的界面来看汉语句子融合和动词虚化,《汉语史学报》第 5 辑: 50-63。
- 邵菁 金立鑫 2011. 补语和 Complement,《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 48-57。
- 沈家煊 2010. 如何解决“补语”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 24 卷第 4 期: 435-445。
- 汪维辉 2003. 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中国语文》第 4 期: 329-342。
- 吴剑锋 2009. 现代汉语言说动词研究概观,《语言理论研究》第 2 期: 14-16。
- 吴剑峰 2021. 言说动词、言语行为动词与施为动词,《外语学刊》第 2 期: 48-53。
- 邢福义 1993. 汉语复句与单句的对立和纠结,《世界汉语教学》第 1 期: 11-19。
- 徐烈炯 刘丹青 1998/2007.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伯江 2000. 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语言研究》第 1 期: 28-40。
- 张伯江 2001. 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中国语文》第 6 期: 519-524。
- 张赅 崔越 2017. 《诗经》言说动词“曰”“言”“云”虚化用法的篇章功能及其跨语言共性研究,《语文研究》第 3 期: 11-21。
- 郑远汉 1983. 记言式及其结构分析,《中国语文》第 2 期: 87-92。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日文]

- 杉村博文 2004. 「中国語の受動概念」, 筑波大学現代言語学研究会編《次世代の言語研究Ⅲ》: 29-44。
- 亀井孝 河野六郎 千野栄一 1996. 『言語学大辞典』(第6巻 述語編), 三省堂。
- 木村英樹 2008. 「北京語授与動詞“给”の文法化—〈授与〉と〈結果〉と〈使役〉の意味的連携」, 『ヴォイスの対照研究—東アジア諸語からの視点』: 91-107, くろしお出版。
- 木村英樹 楊凱榮 2008. 「授与と受動の構文ネットワーク—中国語授与動詞の文法化に関する方言比較文法試論」, 『ヴォイスの対照研究—東アジア諸語からの視点』: 65-9, くろしお出版。
- 望月八十吉 1976. 「中国語における直接引用の間接化」, 『中国語学』第223号: 41-50。

[英文]

- Buchstaller, Isabelle. 2004. *The Sociolinguistic Constraints on the Quotative System: British English and US English Compared*. PhD dis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Buchstaller, Isabelle, and Ingrid van Alphen. 2012. “Preface: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new and old quotatives.” *Quotatives: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Isabelle Buchstaller and Ingrid van Alphen, xi-xx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Buchstaller, Isabelle. 2014. *Quotatives: New Trends and Soci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Oxford, U.K.: Wiley Blackwell.
- Clark, Herbert, and Richard Gerrig. 1990. “Quotations as demonstrations.” *Language* 66(4), 764-805.
- Collins, Daniel E. 2001. *Reanimated Voices: Speech Reporting in a Historical-Pragmatic Perspectiv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Güldemann, Tom. 2008. *Quotative indexes in African languages: A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survey*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Typology 3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asund, I. K., Opsahl, T., and Svennevig, J. 2012. “By three means: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three Norwegian quotatives”, *Quotatives: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Isabelle Buchstaller and Ingrid van Alphen, 37-6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ch, G.N. and Short, M.H. 1981. *Style in Fiction*. Longman,
- Li, C. N., and Thompson, S.A.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Subject and Topic*, edited by Charles Li, 455-48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unro, Pamela. 1982. “On the transitivity of ‘say’-verbs.” *Studies in Transitivity* (Syntax and Semantics 15), edited by Paul Hopper and Sandra Thompson, 301-31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Noonan, Michael. 1985. “Complementation.”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2: Complex Constructions*, edited by Timothy Shopen, 42-1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shima, D. Y., and Sano, Shin-ichiro. 2012.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reported discourse: A stud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lliptic quotation”, *Quotatives: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Isabelle Buchstaller and Ingrid van Alphen, 145-17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Partee, Barbara H. 1973.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quotation.” *A festschrift for Morris Halle*, edited by Stephen R. Anderson and Paul Kiparsky, 410-418.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Spronk, Stef. 2012. "Minds divided: Speaker attitudes in quotatives." *Quotatives: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Isabelle Buchstaller and Ingrid van Alphen, 71-11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Vandelanotte, Lieven, and Kristin Davidse. 2009a. "The Emergence and Structure of *be like* and Related Quotatives: A Constructional Account."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 777-807.
- Vandelanotte, Lieven. 2009b. *Speech and Thought Representation in English: A Cognitive-functional Approach*.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Vandelanotte, Lieven. 2012. "Quotative *go* and *be like*: Grammar and grammaticalization." *Quotatives: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Isabelle Buchstaller and Ingrid van Alphen, 173-20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Wilson, Deirdre. 2000. "Metarepresentation in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Metarepresentations: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edited by Dan Sperber, 411-4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丁種本《西番譯語》（川二）《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る チベット系言語の性質について\*

鈴木博之

**摘要** 清乾隆時期編纂的丁種本《西番譯語》共九種中，所謂的《象鼻高山譯語》（川二）的研究極少。本文根據前人提出過的《象鼻高山譯語》中記錄語言的特徵，通過最新的藏語支語言的看法及資料，再次梳理其特徵。研究指出《象鼻高山譯語》里記錄的語言為藏語支語言之一，應屬於東部組，與白馬語有着聯繫但不確定有兩者之間的親屬關係。

**キーワード** 丁種本西番譯語 チベット系諸言語 言語所屬 西南官話

### 1. はじめに

本稿は、《華夷譯語》のうち丁種本《西番譯語》（1748年編纂；春花2020参照）の「川二」と分類される、通称《象鼻高山譯語》について、西田・孫（1990）の研究をもとに、最新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Tibetic<sup>1</sup>）の研究成果を踏まえ、その言語特徴についてさらに分析を深め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本来文献言語学的研究において必要な作業である校本の作成や、記録される言語の体系的な分析は行わない。筆者の手元にある資料を中心に、今後の研究に向けて現状で到達できる考察を提供することに主眼を置く。

丁種本《西番譯語》については、馮（1981）の報告によって全9種の存在が知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その一部については日本に抄本が存在し、それを対象にした研究がある（西田1970, 1973、松川・三宅2015）。丁種本《西番譯語》に記録された言語自体の研究は、丙種本を対象とする西田（1963）および乙・丙・丁種本を対象とする西田（1970）の研究を踏まえて、西田（1973）によって体系的なアプローチが確立したといえる。丁種本については、西田・孫（1990）が当時の得られうる資料で最も詳細な分析を行い、かつ北京大学図書館蔵抄本の影印を提供している。ただし、当時の資料には制約があり、分析の不手際が認められる。特に記録される言語の音を記した漢字音を現代北京音で読んでいる（西田・孫1990：7-8）ため、その再構音は現実と乖離した面が認められる。

一方、音形式の再構の精度は、後の研究によって徐々に高められてきている。特に、記録された言語の後裔に当たる諸言語を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で直接記録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以降、新たなアプローチとして、現代の口語形式から出発する研究方法が現れた。それを始めて実践したのが、西田・孫（1990）の川四《白馬譯語》のペマ語研究である。また、詳細な検証が必要であるものの、漢字音を現代の西南官話を基本として読むという手続きを採用することで、先行研究における再構音に認められた多くの疑問点が解消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の方法を用いて、これまでに表1のような成果が出ている。

\* 本稿は2023-2025年度日本学術振興会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移住と言語接触を視野に入れた漢語全時代形成史の歴史地理言語学的研究」（研究代表者：遠藤光暁、課題番号23H00625）の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sup>1</sup> Tibeticという用語の定義はTournadre（2014）に従う。詳細については、Tournadre and Suzuki（2023）も参照。

表 1 丁種本《西番譯語》についての現代語を用いた研究成果の例

番号	通称	記録言語	該当する先行研究
川一	《松潘譯語》	ヒャルチベット語	鈴木 (2007a)
川三	《嘉絨譯語》	ギャロン語	池田 (2013, 2014)、王 (2021a, b)
川四	《白馬譯語》	ペマ語 (チベット系)	西田・孫 (1990)、孫 等 (2007)
川五	《呂蘇譯語》	リュズ語	池田 (2019, 2023)
川六	《木坪譯語》	カムチベット語二十四村方言群	鈴木 (2007a, b)
川七	《打箭爐譯語》	カムチベット語木雅熱崗方言群	鈴木 (2007a, 2009b)、鈴木 (2015)、 达瓦卓玛 (2022)
川八	《多續譯語》	ドス語	西田 (1973)、Chirkova (2014)
川九	《木里譯語》	カムチベット語 (方言群未確定)	鈴木 (2007a, c)

しかしながら、川二に対する先行研究は見当たらない。表 1 の研究が成立するには、記録されたと目される地域で話される民族言語の資料が必要とされる。ところが、川二に記録される言語の後裔が今なお話されているのかという点について、筆者は未確認であり、先行研究にも記述研究は見当たらない<sup>2</sup>。しかし、関連資料の記載に基づいて考察を進めることは可能であり、その作業を通して今後の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の必要性も見えてくるといえる。

本稿では、2 節で関連資料の記載についてまとめ、現段階で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知見をもとに、より詳細な言語事情を議論する。つづく 3 節では、西田・孫 (1990) が指摘した《象鼻高山譯語》の特徴について、資料のある周辺に分布する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特徴と対照し、地理言語学的視点からより精緻な考察を行う。

## 2. 《象鼻高山譯語》記録地点における現代の言語状況

《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る言語が何であるかは、西田・孫 (1990) によれば、チベット語アムド農民方言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る一方、記録される形式の音特徴からペマ語に近いと言及があるのみで、それ以降新しい見解は発表されていない。前者の見方は中国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分類を反映しているが、Tournadre (2014) で分類の大枠を変更する案が示され、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 でその区画の詳細を明らかにした。そこで提示された地域分布を踏まえると、《象鼻高山譯語》が話されている地域は、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東部 (Eastern)」に分類され、「東北部 (North-eastern)」に属するアムド方言 (著者の用語ではアムドチベット語) とは切り離されている。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 : 500–506) に従うと、ペマ語もチベット系 (Tibetic) であり、東部に属する言語の 1 つに数えられ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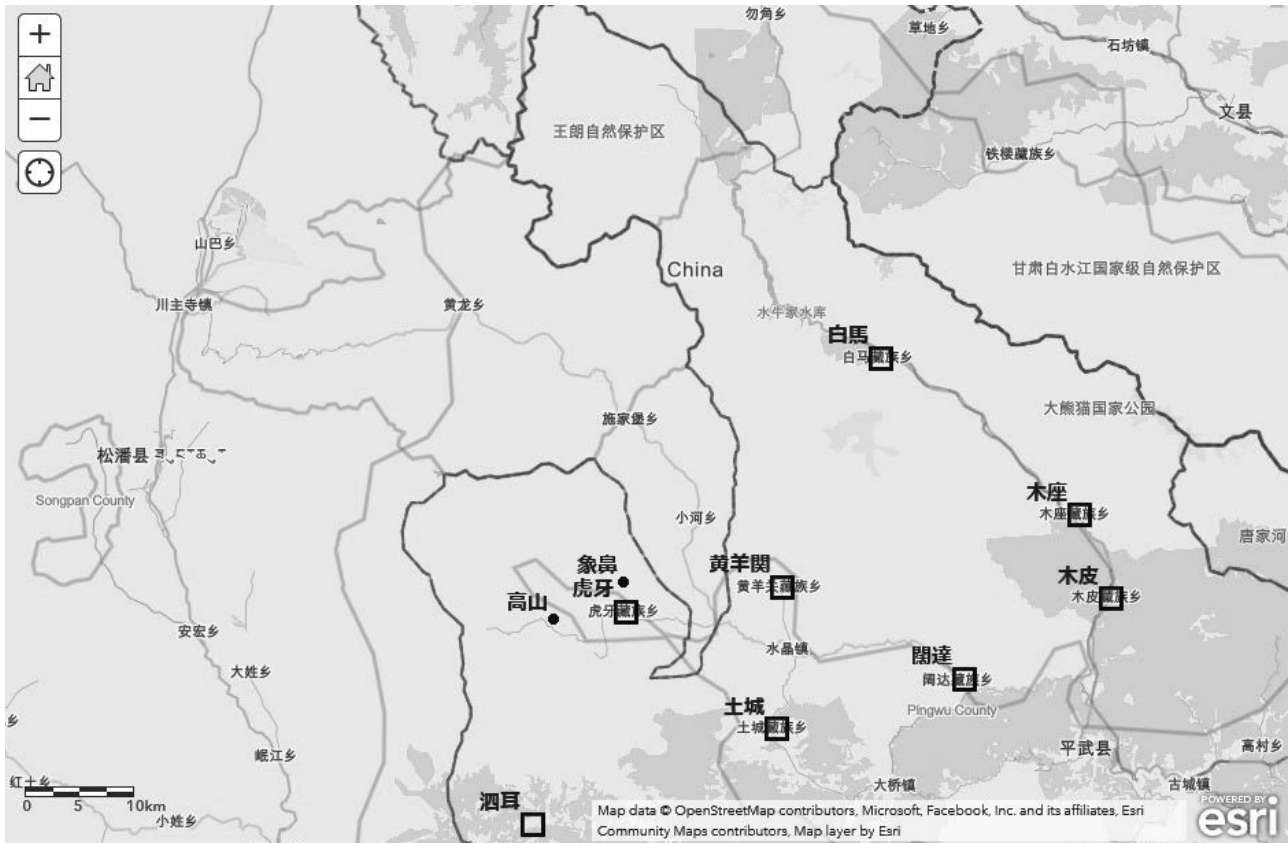
さて、《象鼻高山譯語》にある序文<sup>3</sup>に示される地域において、記録された言語が通用していたと考え、「象鼻 (寨)」と「高山 (寨)」と呼ばれる集落で話されていた言語と考えてよい。これらに相当する集落は、現在の四川省綿陽市平武県虎牙藏族郷にある。平武県には 8 つの藏族郷があり、虎牙郷のほか、その南に位置する泗耳藏族郷、東に位置する黄羊関藏族郷、土城藏族郷、闊達藏族郷、さらに北に木皮藏族郷、木座藏族郷、白馬藏族郷が認められる (図 1 参照)。このうち、最後の 3 つはペマ語の分布域 (白馬路) となるが、それ以外の郷については、現在のところ記述言語学的研究がなく、民族言語

<sup>2</sup> ただし、曾 (1993) や刘 (2006) は、川二の記録地点周辺で、その時点でチベット系言語が話されていたことを報告している。

<sup>3</sup> 北京大学図書館本における川二の序文 (西田・孫 1990 : 11) は次の通り :

「四川松潘鎮 松茂道 龍安營 龍安府 各所轄土知事薛維綱所管象鼻高山西番即吐番字語照依奉頒字書門類次序譯繕如左」

が保持されているかどうか不明である。ペマ語分布域を除く郷について、曾（1993, 1997）がそれぞれ虎牙郷と泗耳郷<sup>4</sup>の民族誌的記述を行っており、同地の民族言語の認識や住民の祖先についての言及がある。



注：□によって各藏族郷の位置を示す。「象鼻」及び「高山」の2地点は、虎牙郷に属し、•で示す。

図1 平武県の藏族郷及びその周辺

虎牙郷についての記録である曾（1993）の記述を参照し、同地域のチベット人居住者に関する点を、以下にまとめる。

まず、自称と他称についてみると（曾 1993：107-108）、表2のように整理できる。曾（1993）は民族語音の漢字音写のみ記載しているため、表2には音写のもとになったであろう音形式に対応するチベット文語（以下「蔵文」）形式<sup>5</sup>を推定し、それについて解釈可能な意味も添える。

<sup>4</sup> 曾（1997）では、泗耳は現地人の希望に従い色尔と書くべきとする。ただし、行政単位の名称としては泗耳と書くため、本稿では泗耳を用いる。

<sup>5</sup> 本稿における蔵文形式は、de Nebesky-Wojkowitz（1956）によるローマ字転写で示す。ただし古チベット語のつづりも含みうる。また、対応する文語形式が存在しない場合も、語源と音対応を考慮して仮の文語つづりを与える。

表2 虎牙郷のチベット人の自称と他称

対象 (A > B ; A 人の B 人に対する呼称)	曾 (1993) の漢字表記	曾 (1993) の漢字表記から推定した蔵文形式	蔵文形式に対する意味
虎牙-自称	毕捏	bod myi	チベットの人
虎牙-自称	白	bod	チベット人
虎牙 > 松潘	白扼	bod myi	チベットの人
松潘 > 虎牙	甲拉六	rgya kla klo (?)	特異な漢人
虎牙 > 泗耳	俄堆 俄多尼扼	mgo stod mgo stod 'dug myi	標高の高い土地 標高の高い土地に住む人
虎牙 > 泗耳寨	賒	ser (曾 1997 による)	土石流の地
泗耳 > 虎牙	売布	khong po	コンボ (地名)
虎牙 > 白馬	夺补	dwags po	ダクポ (地名)
虎牙 > 黄羊関	贡皮	dgo ba pa'i (?)	黄羊 (翻訳借用) の人

表2の状況を見ると、虎牙郷のチベット人は自身がチベット人であるという意識を持ち、西の松潘県、南の泗耳郷、北東の白馬郷のチベット人とみなして、チベット名・チベット語名で呼称するが、松潘県のチベット人から見て虎牙郷のチベット人を漢族、少なくとも非チベット人と考えているふしがある。この「甲拉六」という呼称の意味について、曾 (1993 : 30) では「松潘のチベット人と異なり、現地人が頭の上に鶏の羽を差している地方」との記載がある。確かに、ペマ語の分布地域や九寨溝風景区内外の村々 (漳扎鎮) のチベット族には、帽子に羽を差すという服飾の習慣がある (西田・孫 1990 の口絵、魏 2019 : 57-60 の写真を参照)。松潘県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資料から推定した蔵文形式 *rgya kla klo* はこの解説とは一致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が、「[頭の上に鶏の羽を差すという]特異な (*kla klo*) [風習を持つ]非チベット人 (*rgya*)」という含意を示唆するものである。

松潘県のチベット人がいう「甲拉六」は、白馬郷のチベット人に対しても用いる。しかしながら、白馬郷のチベット人を特定のいう語があり、それは虎牙郷のチベット人が白馬郷のチベット人を指す「夺补」と同様の音からなる。これは蔵文 *dwags po* と関連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白馬郷のチベット人の祖先がダクポ (現在のチベット自治区山南市東部周辺) から来たと理解される<sup>6</sup>。

これと並行する名称に、泗耳郷のチベット人が虎牙郷のチベット人を指す「売布」がある。これには蔵文 *khong po* (正則のつづりは *kong po*) との対応関係が見出せる。祖先がコンボから来たという意味で理解するならば、現在のチベット自治区林芝市あたりを指す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が、泗耳郷のチベット人がそのような過去の事情を把握しているのは不自然である。より可能性があるのは、九寨溝風景区のチベット語名である *khod po khog* から来た人という意味で理解することである。*khod po* は当地の発音を反映した新しいつづりで、本来は *khong po* としなければ九寨溝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音対応に合わず<sup>7</sup>、加えて九寨溝の民間伝承によれば、九寨溝のチベット人の祖先はコンボから来たと言われている。

<sup>6</sup> 桑木旦 (2002) 参照。一方、魏 (2019 : 2) は「夺补」をペマ語話者の居住地に流れる川の名称によるものと解釈し、ダクポとの関連には触れていない。

<sup>7</sup> *Khodpokhog* チベット語をはじめ、ペマ語にも見られる音対応として、蔵文で無声有気音字に *m* または *'* が先行する形式が前鼻音を伴う有声音と対応関係を見せる (鈴木 2008)。この中で、たとえば *khang ba* 「家」は *ʰgo* と対応する。これは *khang* の末尾鼻音字が先行子音の前鼻音化する、すなわち *'khang* のような語形が推定できる形式と分析される。同様に *Khodpokhog* チベット語において「九寨溝人」を意味する *ʰgo po* という形式は、直接的には *'khong po* と対応し、それは *khong po* に由来すると考えて問題ない。



しかしながら、虎牙郷のチベット人の来歴については、九寨溝とは関係がないようである。曾（1993：73-99）によると、複数の家系が松潘県の漳臘からの移民とする言い伝えがあることを記している。漳臘とは、現在の松潘県川主寺鎮、山巴郷、水晶郷一帯を指す。そこはヒャルチベット語<sup>8</sup>の分布域であり（鈴木 2007a, 2008）、また九寨溝風景区のチベット系言語（Khodpokhog [九寨溝]チベット語）とともにまとめて扱われることもある（Suzuki 2008, 2009）が、互いに意思疎通が困難なほどの差異がある。Khodpokhog チベット語の特徴はペマ語と共通する点が複数あるが、ペマ語話者との相互理解度は低い（鈴木 2008、鈴木 2013）。

以上のように、虎牙郷のチベット人による来歴の口承は khong po との関連を示唆する点はないが、18 世紀の漳臘周辺の言語状況は川一《松潘譯語》に反映されていると推定するのが合理的である（鈴木 2007a）。一方で、川一と川二は西田・孫（1990）の研究から相似しないものと理解できるため、言語学上は互いの親縁関係を認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祖先を同じくしても、移住や代替わりを経て言語は変わりうるものであるが、そうであるならば、虎牙郷への移民が 18 世紀において既に数代経た場合や口承が事実を反映していないなどの事情が考えられる。

また、西田・孫（1990）は川二と川四《白馬譯語》の近似性を指摘している。一方で、現地のチベット人の見方に基づけば、虎牙郷と白馬郷に居住するチベット人の間には異なりがあるものと認めている。両者の間に関連があるとするならば、来歴を伝える口承の内容には疑問が残る。なお、丁種本《西番譯語》が作成された時期（1748 年ごろ）において、象鼻寨や高山寨を管轄する龍安土司は、管轄地域にいるチベット人（番人）を 3 種（白草寨 [= 現泗耳]、木瓜寨 [= 現虎牙]、白馬寨）に分けて認識している（曾 2000：432）。このうちの 2 か所が丁種本《西番譯語》の調査地に選定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調査地を選定する側から見れば、異なる言語が話され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ていた可能性が高い。それが序文にも反映されていると見れば、川二と川四には一定以上の差異があったものと認識され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sup>9</sup>。

加えて、現代の泗耳郷に居住する過半数のチベット人の祖先もまた松潘県からの移民である（曾 1997：229）。ただし、その出自は現在の松潘県鎮江關郷にある地域であり、この地域に分布するチベット系言語は Khromjekhog（牟尼溝）チベット語で、漳臘で話されるヒャルチベット語とは異なる言語と考えてよい。Khromjekhog チベット語の記述は、華、尕藏他（1997）にあるものが代表的であり、音体系を見ても、ヒャルチベット語（Suzuki 2008, 鈴木 2010）とは異なりがある。このことから、泗耳郷のチベット人と虎牙郷のチベット人の間には、少なくとも言語上の差異があったであろうことがうかがえる。

図 2 は虎牙を中心とし、以上に出てきた地域と現代における言語区分を示した地図である<sup>10</sup>。ここに含まれる言語は、以上に言及したペマ語、ヒャルチベット語、Khodpokhog チベット語、Khromjekhog チベット語のほか、mBrugchu（舟曲）チベット語、dPalskyid（巴西）チベット語、Thewo-smad（下迭部）チベット語、Thewo-stod（上迭部）チベット語、Zhongu（熱霧溝）チベット語がある。分類の基準と各言語の特徴および名称は、

<sup>8</sup> 本稿でいう「ヒャルチベット語」とは、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 における東部グループの Sharkhog 方言群に限定した呼称である。

<sup>9</sup> 一方で、川一や川七の序文のように、およそ 1 つの変種が分布していたとは思えない広大な地域の地名を列挙したものもある。しかしながら、序文に狭い地域のみを記している川四や川六のようなものについては、その通用する範囲を正確に記載したものと判断できる。

<sup>10</sup> 現段階では虎牙に分布する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所属は不明である。このため、地図上の記号については他と独立した形態を採用する。なお、泗耳以南は非チベット系諸言語（漢語、羌語など）の分布地域である。



上に記した文献、鈴木（2007d, 2013, 2022）および Tournadre and Suzuki（2023）に基づく。表示する地点は、筆者による調査で記録したものとともに、3節で改めて言及する先行研究にあるものも含む。より詳細な分布図については、Tournadre and Suzuki（2023）に付される地図を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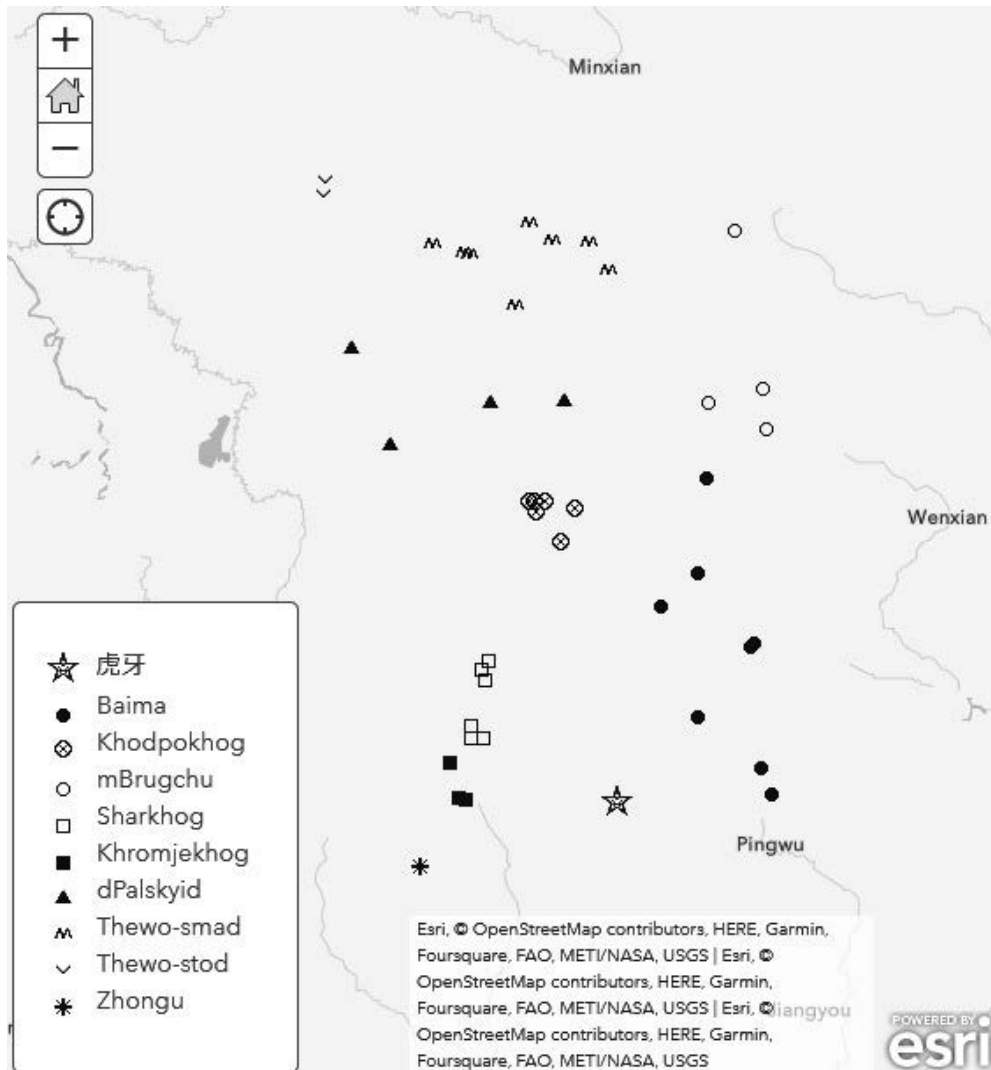


図2 平武県および隣接地域に分布する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分類

以上、《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た言語のおかれた背景を見てきた。この中には、検証の困難なさまざまな問題が含まれ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続く3節では、《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る言語の特徴を、現在のチベット言語学の知見および地理言語学の方法論からより詳細に分析することで、議論の突破口を示していく。

### 3. 《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る言語が示す特徴

本稿で扱う《象鼻高山譯語》の資料は、西田・孫（1990）に付される北京大学図書館藍色本の影印に基づく。《象鼻高山譯語》の原資料は、このほか故宮博物院に収蔵される

抄本（故宮本；表題は《川番譯語》）が知られている<sup>11</sup>。これについては影印が出版され、参照できる状況にある（張 主編 2017）。必要に応じて故宮本も参照し、異同がある場合は故宮本の形式を採用した<sup>12</sup>。加えて、西田・孫（1990：27-29）によると、今西本も存在する。ただし、筆者は未見である。

以上のように、複数の版が確認されるため、本来は北京大学図書館本と故宮本を用いて校本を作成する作業が必須である<sup>13</sup>。ただし、本稿はその手続きを踏まず、西田・孫（1990）が整理した特徴をもとに議論を展開する。なお、《象鼻高山譯語》の音写漢字は現代の西南官話（四川方言）を参考に推定する<sup>14</sup>。

以下に取り上げるのは、西田・孫（1990：26-27）が指摘した中の次の3点である。（1）*l > /j/*；（2）名詞に付加される蔵文 *ngan*；（3）音訳に添えられる蔵文 *red*。これらに加え、4点目としてチベット系諸言語全体を参照して特徴的な語形を取り上げる。これらについて、それぞれ違った視点から考察を進め、適宜関連する範囲を拡大して取り扱う。

### 3.1 蔵文 *l* に対応する口語音 */j/*

まず、西田・孫（1990：26）にある例「年」「手」「枝」を含め、蔵文 *l* を初頭子音含む形式を表3にまとめる。

表3 《象鼻高山譯語》における蔵文 *l* 対応形式

《象鼻高山譯語》			推定音形式
漢語見出し	蔵文形式	漢字音写	蔵文 <i>l</i> 対応部分
年	lo cig red	約子里	*j
手	lag pa re	押巴里	*j
枝	lo kyo	欲却	*j
葉	rna lo	納欲	*j
道	lam re	獄里	*j
糧	lo ko re	欲各里	*j
槍	lo chung red	老出里	*l/* <sup>N</sup> d
笛	li the	力梯	*l
五穀	lus la	盧那	*l

注：「槍」に対応する形式を、記録にある蔵文形式に基づいて理解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ある。本来蔵文は *mdung chung* 「短い槍」ではないかと推定する。この場合、記録された漢字音写形式の初頭子音は前鼻音つきの \*<sup>N</sup>d を意図していると理解する。音写漢字で */l/* と */n/* が合流する現象が認められ、かつ前鼻音を伴う <sup>m</sup>d/または <sup>m</sup>d/が *l* 声母の漢字で音写される並行例は、《象鼻高山譯語》内にも見つかる。

蔵文 *l* が主たる初頭子音となる場合、多く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では */l/* が対応する（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ところが、表3のように、蔵文 *l* には */j/* に対応すると考えなければ説明のつかない事例が認められる。また、《象鼻高山譯語》の項目で、当該民族語が存在しない箇所には、漢語音がそのまま音写として記録されているものがある（たとえば、漢語見出し「臨洮」（地名）に対し、蔵文形式 *lin tho* など）。この場合、漢語の */l/* 声母に蔵文 *l* を当てていることから、記録者には蔵文 *l* は */l/* と発音するという知識があ

<sup>11</sup> 筆者は2008年に故宮博物院にて故宮本《川番譯語》9種を閲覧した。

<sup>12</sup> なお、故宮本《川番譯語》9種に《草地譯語》を加えた10種の「校本」が聂、孙（2010）として出版されている。ただし、同書は校本の手続きが故宮本の活字化に近い整理となっている。上述のように、現在では原本の影印に当た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

<sup>13</sup> 川一について太田（2008）が校本（稿）を提出しているほかは、丁種本《西番譯語》の校訂本は未見である。

<sup>14</sup> 丁種本《西番譯語》の成書年代ごろの四川漢語の音を記録した《五音集字》のような文献もある（霍2023参照）ことから、より精密なアプローチにはこのような文献を参照することも考慮に入れられる。

っ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さて、蔵文 l が /j/ となる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ついては、高い頻度で蔵文 y を初頭子音とするものが /j/ 以外の音に対応する事例が報告されている。両者の音対応には関連が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が、蔵文 l が /l/ に対応する変種でも蔵文 y が /j/ 以外の音に対応することから、蔵文 l の対応関係によって蔵文 y の対応音が変化したという因果関係にはないものと考えられる（鈴木 2021）。この蔵文 y について、《象鼻高山譚語》に記録された言語では表 4 のような関係を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表 4 《象鼻高山譚語》における蔵文 y 対応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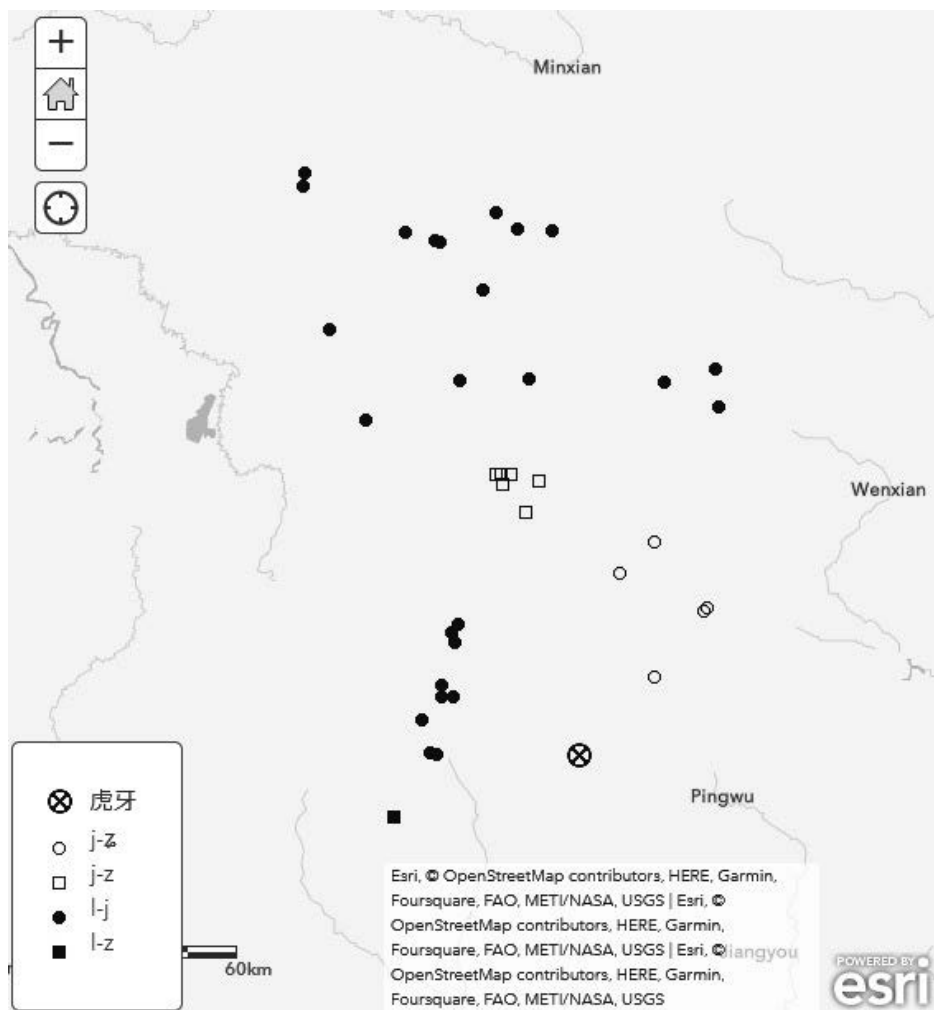
《象鼻高山譚語》			推定音形式
漢語見出し	蔵文形式	漢字音写	初頭子音の蔵文 y 対応部分
吏	yig mkhan red	戎堪里	*z/z
高祖	yang gyi red	若宜里	*z/z
叔	ya ku red	牙谷里	*j
書	yi ge	日哀	*z/z
時	ye shu red	乙時里	*j
菜	ya ba	押哇	*j
歳	yi che red	也七里	*j
長	ya ring po	哈尼ト	*y (?)
兄	ya ka red	呵哈	*y (?)
殿	ya wang red	哈呵	*y (?)

注：「歳」に対応する記録された音写形式は、「何歳であるか」という文だと推定する。このように考えると、本来蔵文は lo chi red となるべきであり、現象としては表 3 の蔵文 l 対応形式として扱う必要がある。また、この例によって、《象鼻高山譚語》に記録される言語では蔵文 l は /j/ と発音され、《象鼻高山譚語》原本の音写担当者が蔵文 y の読書音を /j/ と考えていたことも見て取れる。

表 4 の推定音はさらに精密な分析を必要とするが、少なくとも「書」の例などを考えると、音写漢字「日」に対応する音として、/j/ とは異なる音価を推定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える。\*z か \*z̥ かは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では方言区分を見るうえで重要な差異である（Suzuki 2022b）が、《象鼻高山譚語》に使用される音写漢字の音体系を推定する作業が必要である。加えて、《象鼻高山譚語》には蔵文 ya に対して、漢字音写に「哈」や「呵」が用いられている例がある。これも説明を与えるのに音写漢字の音体系を推定する作業が必要である。したがって、本稿では同文献に記録された形式の音価の確定には踏み込まない。

以上の蔵文 l, y についての音対応について、現代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うち、松潘県、九寨溝県、ペマ語分布域およびその周辺に分布するものについて言語地図に表すと、図 3 のようになる<sup>15</sup>。地図上には、蔵文 l, y の音対応を組み合わせて記号化し、区別した。なお、各地点のデータすべてについて、語彙層の異なり（口語音、文語読書音など）のため、複数の音対応が認められる。以下の地図に反映される音形式は、蔵文 l については「道」（蔵文 lam）、「手」（蔵文 lag）に対応する初頭子音を、蔵文 y については「文字」（蔵文 yi ge/yig）、「軽い」（蔵文 yang）に対応する初頭子音の反映形とする。

<sup>15</sup> 地図化する際の資料は、楊（1995）[舟曲チベット語立節方言、新城子方言]、孫等（2007）[ペマ語白馬方言、勿角方言、入貢山方言]、魏（2019）[ペマ語鉄楼強曲方言]を参照したほかは、筆者の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で記録したものに基づく。ただし、先行研究における音韻分析では、ここで議論している蔵文 l に対応する /j/ を /i/ を第 1 要素とする二重母音と解釈しているが、/j/ を意図しているものとして取り扱う。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音表記は、Suzuki（2016）の方針を踏まえる。



注：虎牙の形式は「j-z/z」のように表記でき、白抜きの丸をベースとする記号を採用した。

図3 ペマ語および同言語分布域の周辺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おける蔵文 1, y の音対応

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を見渡すと、鈴木 (2021) や Suzuki (2022a, b) で記述があるように、蔵文 1 と y について前者が /j/ に対応する変種では、多く後者が /j/ 以外の音と対応関係があり、《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た言語のほか、ペマ語や Khodpokhog チベット語でもあてはまる。この点で、類型的な近さの面では、《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た言語はペマ語や Khodpokhog チベット語との関連を認めてよいと考える。

### 3.2 一部の名詞における蔵文 ngan とされる形態素の付加

まず、西田・孫 (1990 : 26) にある例「門」「齒」「男子」を含め、記録される言語形式に蔵文 ngan または ngag<sup>16</sup>、音写漢字に「哀」が現れる例を表5に掲げる。ただし、表4にあるような「書」に対応する音写漢字の「哀」は、異なる音節を反映した字と考えることが合理的だ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ここでは除く。表5の「哀」は、対応する蔵文形式を踏まえ、\*ŋe のような形式を推定できる。ここにまとめられた語形式は、正則の文語形式としては ngan に相当する音節を必要としないものである。

<sup>16</sup> ngag というつづりは、ngan の誤写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表 5 《象鼻高山譯語》における蔵文 ngan が付される形式

《象鼻高山譯語》		
漢語見出し	蔵文形式	漢字音写
門	sgo ngag	惡哀
齒	so re	速哀里
男子	gyi ngan red	尼哀
父	pha ngan re	筏愛里
耳	sna ngan re	拿哀里
口	kha ngan re	哈哀里
鍋	zang ngan	若哀
肉	sha ngag	刹哀
茶	ca ngan	甲哀
布	ras re	勒哀
西番	pod red	布哀里

注意すべきは、「齒」「布」「西番」のように、《象鼻高山譯語》にある蔵文には ngan が書かれないが漢字音写には「哀」を含む例がいくつか見られることである。漢字音写は概して発音に忠実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ため、音形式として存在した可能性が高い。また、当該音節が 1 例のみ「愛」で音写されている例（「父」）がある。

さて、蔵文 ngan はどういった機能を持っているのであろうか。《象鼻高山譯語》における漢字音写に「哀」を含む例は、「身体門」の項目に現れる頻度が有意に高い。ほかには「器用門」「飲食門」の項目に含まれる語が複数ある。この特徴について説明を与えられる可能性が高いのは、Tsering Samdrup and Suzuki (2019) がまとめるアムドチベット語における牧民の話す変種に認められる「謙讓表現」の体系である。この中では、話者または話者の所有物について、特定の否定的な語義をもつ形態素を名詞に後続させることによって、謙讓の意を表す（菊池 1994 : 221 における「謙讓語 B」に相当）派生が記述されている。その形態素の中に、蔵文 ngan 「悪い」に由来する形式も含まれており、生産性も高い。

Tsering Samdrup and Suzuki (2021 : 229) では、20 世紀の現松潘県出身のチベット学者が記述したチベット文語作品に khang ngan 「我が家（直訳：悪い家）」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と指摘している。本来、この種の謙讓表現は、システムとして牧畜民の話す言語体系を中心に備わっている一方、農民<sup>17</sup>の話す言語体系では存在しない（ゆえに謙讓語の意図さえも理解されない）と報告されているが、松潘県ではヒャルチベット語（話者は農民・定住民）に謙讓表現を使用する習慣がある。《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る言語がこのヒャルチベット語の特徴を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その分布や話者の来歴を参考にすると、高く見積もられる。この推定が正しければ、同文献の記載が 18 世紀に謙讓表現のシステムが確立されていた証左であるとみなすことができ、意義深い点となる。

### 3.3 音訳に添えられる蔵文 red

先に示した表 3-5 の例の中に見えるように、《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る言語形式に蔵文 re や red が付される形式多く含まれる。それに対する分析は西田・孫 (1990 : 26) の提示する通り、記録者が発話者の返答の最後に現れる判断動詞をも記録したためであるというのは、《白馬譯語》との並行性もあり、妥当と判断する。《象鼻高山譯語》と《白

<sup>17</sup> チベット文化圏では、厳密な意味での農民は少なく、農耕牧畜民 (agro-pastoralist) として定住している人が多い (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松潘県のヒャルチベット語話者は多くが農耕牧畜民である。



馬譯語》に顕著であるというのは、両者の記録対象言語の分布地域が同一の土司（龍安土司）の管轄であったこともあり、調査記録者が同一であったためという可能性がある。redが繫辞の機能を持つ動詞であると判別できないレベルの知識力で記録したのではないかと疑念を持つのは妥当であろう<sup>18</sup>。

さて、この点に問題とするべきは、判断動詞が蔵文で re や red と記される音特徴を持っていたという事実である。文語として存在する語形は red であるから、《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た言語体系では、re も red も近似した音声実現を示していることが推測される。また、判断動詞について蔵文 red に対応する語を用いる変種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も言える。この形式は、通例提題/陳述 (factual/statemental) の証拠性を表す判断動詞である (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 Suzuki 2023)。この特徴を考えるにあたって、周辺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ではどのような語形を用いるのか、図 4 に示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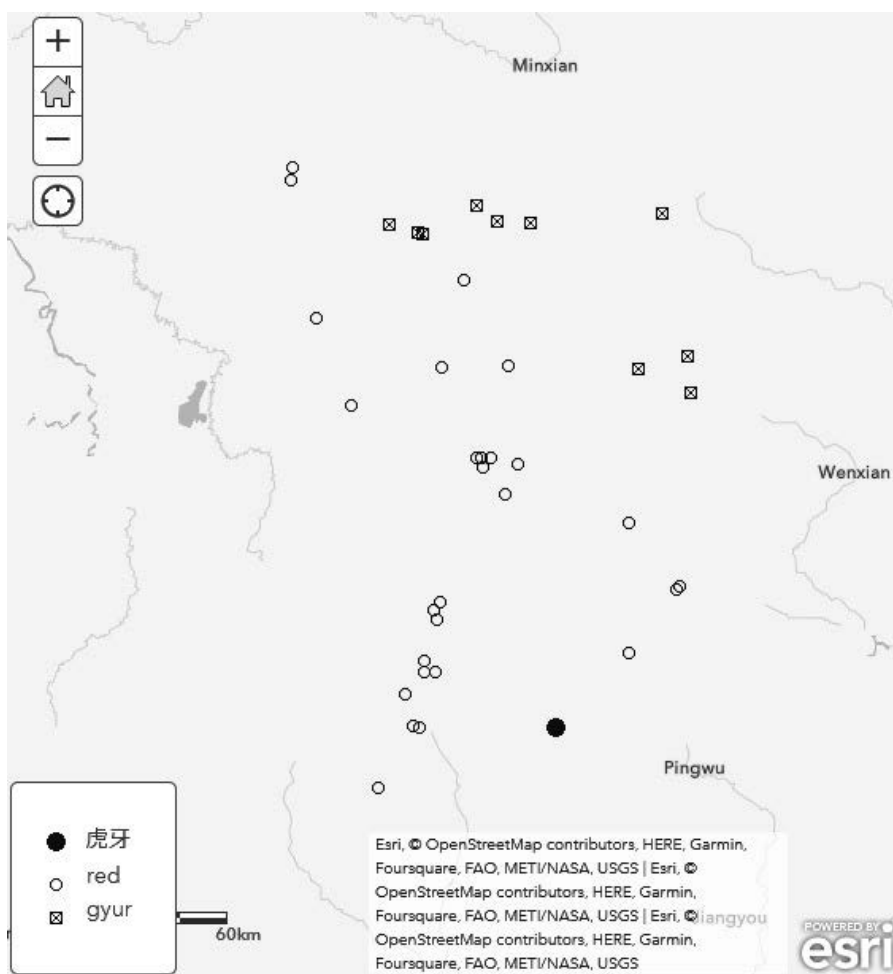


図 4 ペマ語および同言語分布域の周辺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おける判断動詞（陳述証拠性）の形式

図 4 に見えるように、蔵文 red の対応形式は当該地域全体に分布する。ペマ語の北部で話される mBrugchu（舟曲）チベット語および Thewo-smad（下迭部）チベット語に異なる語根を用いることが確認されるが、《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た言語との地理的関連を

<sup>18</sup> 実際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語彙調査を行ってみると、形容詞を記録する際 red に対応する形式を含めることがあるが、名詞を記録するときに見える red は判断動詞として同定し、記録時に省略する。



認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したがって、《象鼻高山譯語》の記録時に蔵文 red 対応形式が現れること自体は、言語特徴の地理分布の観点から見て自然であるといえ、かつ当該地域におけるチベット系言語の話者の口承史とも矛盾しない。

### 3.4 その他の特徴

ここでは、西田・孫（1990）で《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た言語を同定する目的では取り立てて注目されていないが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観点から注目すべき音対応または語形式の特徴について、若干の補足を行う。取り上げる語について、表6に掲げる。そののち、1つずつ解説を与え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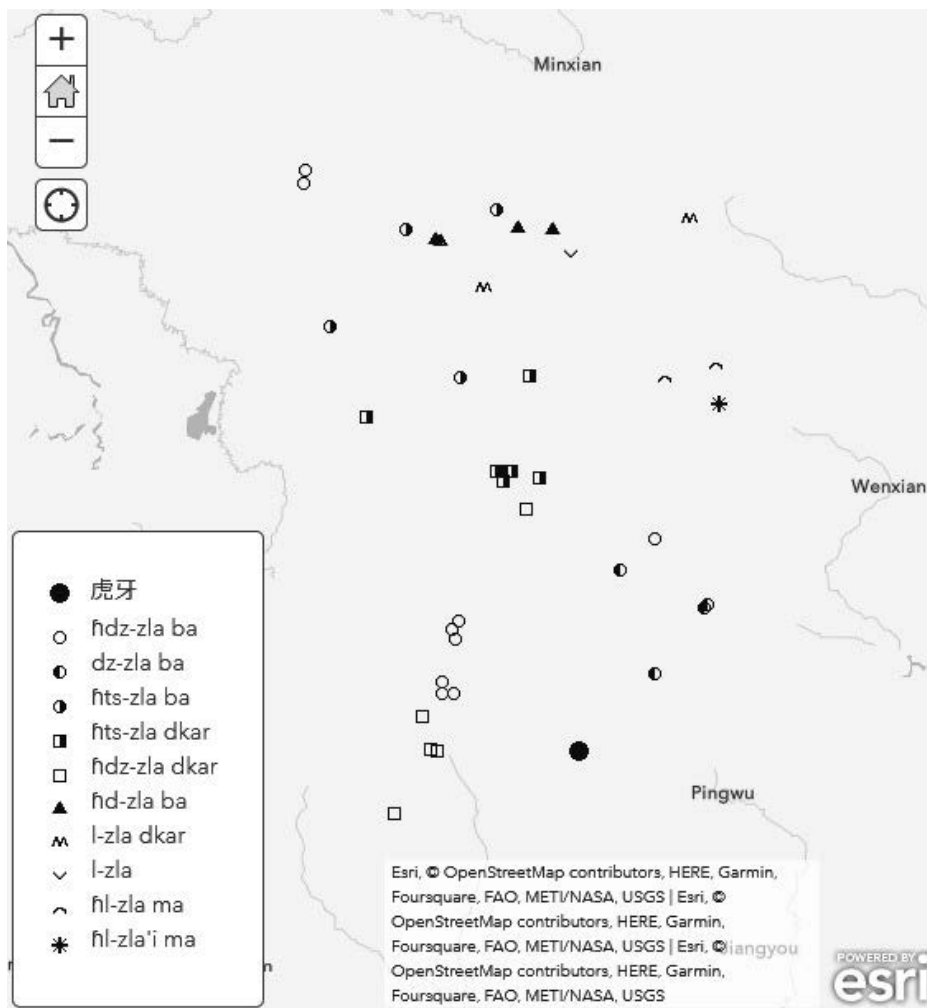
表6 《象鼻高山譯語》におけるその他の特徴と着目点

《象鼻高山譯語》			音形式を推定する際の着目点
漢語見出し	蔵文形式	漢字音写	
月	zla ba	雜瓦	初頭子音に歯茎破擦音*ts/dzが推定されるか
明日	tho re red	時力里	語形が蔵文形式に対応するか
猪	phag	八	初頭子音に無気音*pが推定されるか
一	gcig	子	初頭子音に歯茎破擦音*tsが推定されるか
行	'gyo sdo	角獨	初頭子音に前部硬口蓋破擦音*dzが推定されるか

「月」は「天体の月」の語義を反映する形式を記録している。その形式については、音写漢字1文字目「雜」が蔵文 zla と対応するもので、その初頭子音（声母）部分の音対応が問題になる。音写漢字は歯茎破擦音\*ts/dzを示唆している。周辺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形式（図5）を踏まえると、\*dz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が、無気の歯茎破擦音ということは、この例だけから推定できる。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中で、蔵文 zl の音対応は多様である（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 : 248）ため、その中で無気の歯茎破擦音の形式を示すことは、《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た言語がその周辺部で話される諸方言との関連を示唆するものである。図5は周辺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ではどのような語形を用いるのかを示しているが、《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た言語の周辺に分布する諸言語では、「月（天体）」の初頭子音が無気の歯茎破擦音で実現されることが分かる。加えて、語形式全体を見たとき、《象鼻高山譯語》にある蔵文形式と漢字音写はともに蔵文 zla ba に対応する形式を示している。図5において、初頭子音が無気の歯茎破擦音であり、かつ語形式が蔵文 zla ba と対応するものを、丸をベースとする記号で表しているが、ちょうどペマ語とヒャルチベット語との共通性を見出すことができる。

「明日」は蔵文と漢字音写で異なる形式が記録されている。まず、蔵文形式は正則のつづりの tho rengs（語義は「黎明、夜明け」）に対応すると合理的に判断できる。この形式は、ヒャルチベット語や Khodpokhog チベット語に共通して見られ、かつ「明日」の意味で用いられる<sup>19</sup>。その第2音節末の鼻音要素は脱落し（鈴木 2010 参照）、《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た蔵文とよく対応する形式に見える。そうすると、漢字音写に何らかの誤記があったと考えるのが現実的で、たとえば、初頭の漢字は字体の類似する「吐」の誤写であった可能性を考えることで、当面の疑問は解消できるが、文献学的に証明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ある。

<sup>19</sup> なお、ペマ語（郭元方言）で「明日」は /'no we/ といい、孫等（2007 : 234）でも記述される3地点すべてで類似の形式が記録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は共通して蔵文 nangs par 「朝に」の対応形式と考えられ、他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でも用いられる方言がある。なお、nangs par という蔵文形式は、川一《松潘譯語》に記載される形式と一致する。語形式の変遷があったかどうかを検証するよい素材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が、本稿の議論から外れるため、稿を改め議論したい。



注：虎牙の形式は「ts/dz-zla ba」のように表記でき、丸をベースとする記号を採用した。

図 5 ペマ語および同言語分布域の周辺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おける「月（天体）」の初頭子音と語形式

「猪」は「ぶた」を表す。音写漢字の「八」は無気音の初頭子音を示唆しているが、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では無気閉鎖音で実現される例は未見である。少なくとも、東チベット一帯における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は確認されていない (Suzuki 2019)。ただし、羌系諸言語 (Rmaic) やギャロン系諸言語 (rGyalrongic) では「ぶた」の語形式は無声無気の/p/を初頭子音とする言語が複数認められる (黄 等 2019、Nagano and Prins 2013 など参照)。ただし、動物名の中で「ぶた」だけを他言語から借用する可能性は低いと見積もられる<sup>20</sup>。音写漢字の誤記または誤写も考えられ、有気音声母をもつ「扒」などを意図した可能性もある。

「一」は基数詞を記録しているものとする。音写漢字の「子」は歯茎破擦音\*tsの初頭子音を示唆している。まず、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一」は大きく2つの語形式に分かれ、蔵文 *gcig* に対応するものと、口語に現れる\**gtsig* といった形式に対応するものであ

<sup>20</sup> ただし、チベット文化圏で話される非チベット系言語では、「ぶた」を周辺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から借用しているものもある (たとえば、タヤ・マ語; 鈴木ほか 2021)。これは養豚の習慣とも関連していることが認められるため、家畜飼養の環境についての調査を通じて実態を確かめる必要がある。

る（完瑪冷智 2006 参照）。前者であれば、前部硬口蓋破擦音を主とする音形式が予測されるが、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音対応全体を見ても歯茎破擦音とは対応しない。つまり、歯茎破擦音が現れる場合、それは蔵文 *gcig* に対応しないことを意味し、かつ両者の間には派生関係を認めない。さて、漢字音写の漢語音体系（西南官話四川方言）を考えると、前舌狭母音に前部硬口蓋破擦音が先行する構造は可能で、《象鼻高山譯語》の中にもその組み合わせが認められる。たとえば「狗」の項目に対する音写漢字「七」は、初頭子音が */tɕʰ/* であることが合理的に示唆される<sup>21</sup>。このことから、「一」の音写漢字「子」は意図して歯茎破擦音 *\*ts* を表しているとして理解でき、その場合《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た言語における「一」は *\*tsi* や *\*tsə* といった音形式が推定できる。これを軸に考えると、*\*tsi*/*\*tsə* という形式は松潘県で話されるヒャルチベット語に一致する特徴（図 6；ヒャルチベット語各方言資料は鈴木 2007a, 2009a, 2010 参照）といえ、この言語群とのつながりを示唆する語形式であるといえ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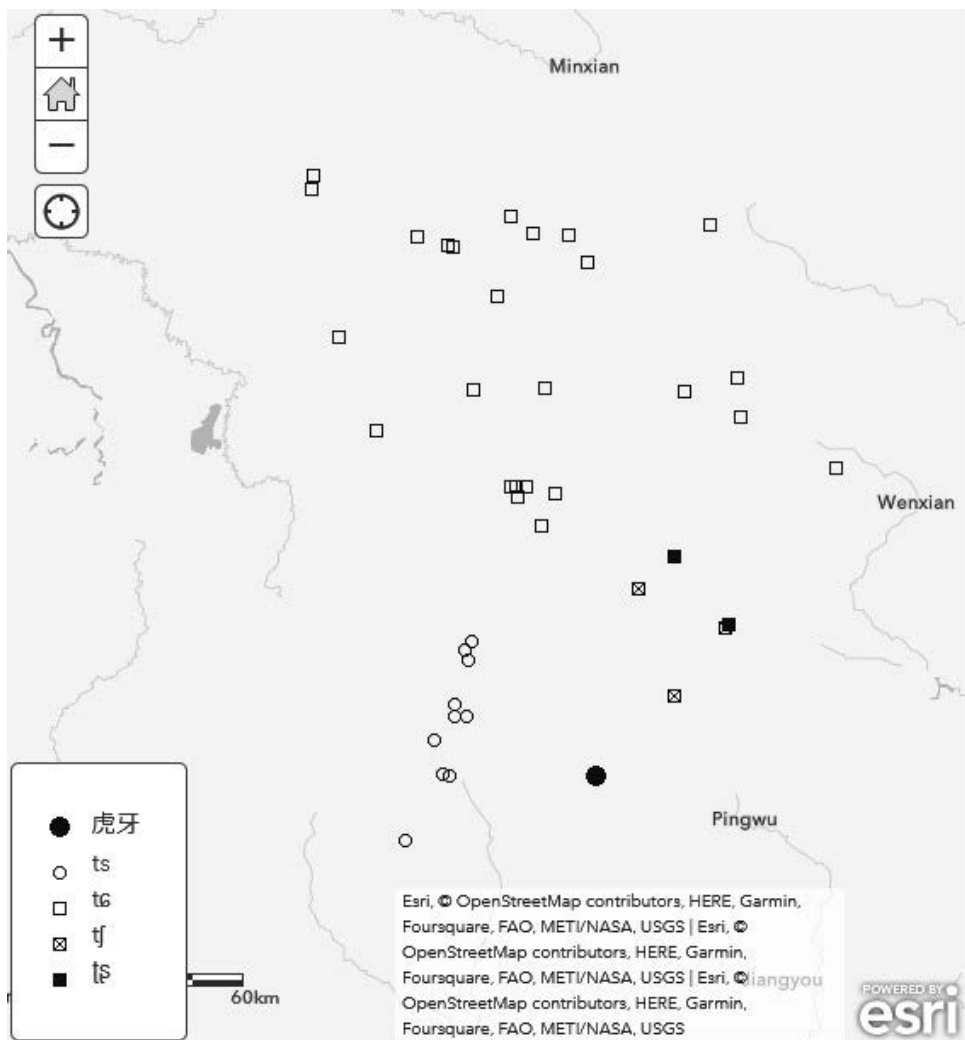


図 6 ペマ語および同言語分布域の周辺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おける「一（基数）」の初頭子音

<sup>21</sup> 本来は漢字音写に用いられる漢字音を再構してから議論すべきものであるが、本稿の目的とする議論とは異なるため、稿を改めて行う。なお、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ついて「犬」の語形式は例外もある（鈴木 2022）。ただし本稿の文脈において、*/tɕʰ/* を初頭子音とすることは蓋然性が高い。

「行」は「行く」の語義を反映する形式を記録している。蔵文では'gro と書かれるが、《象鼻高山譯語》では'gyo とつづられる<sup>22</sup>。それに対応する音写漢字は「角」であり、四川方言では無声軟口蓋閉鎖音声母 k が期待されるどころ、蔵文との対応関係から前部硬口蓋破擦音 tc の読みを採用し、有声音 \*dz (蔵文形式を重視すれば前鼻音付きの \*Ndz) を推定するのが現実的であろう。周辺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では、この語に対して図 7 のような対応関係を示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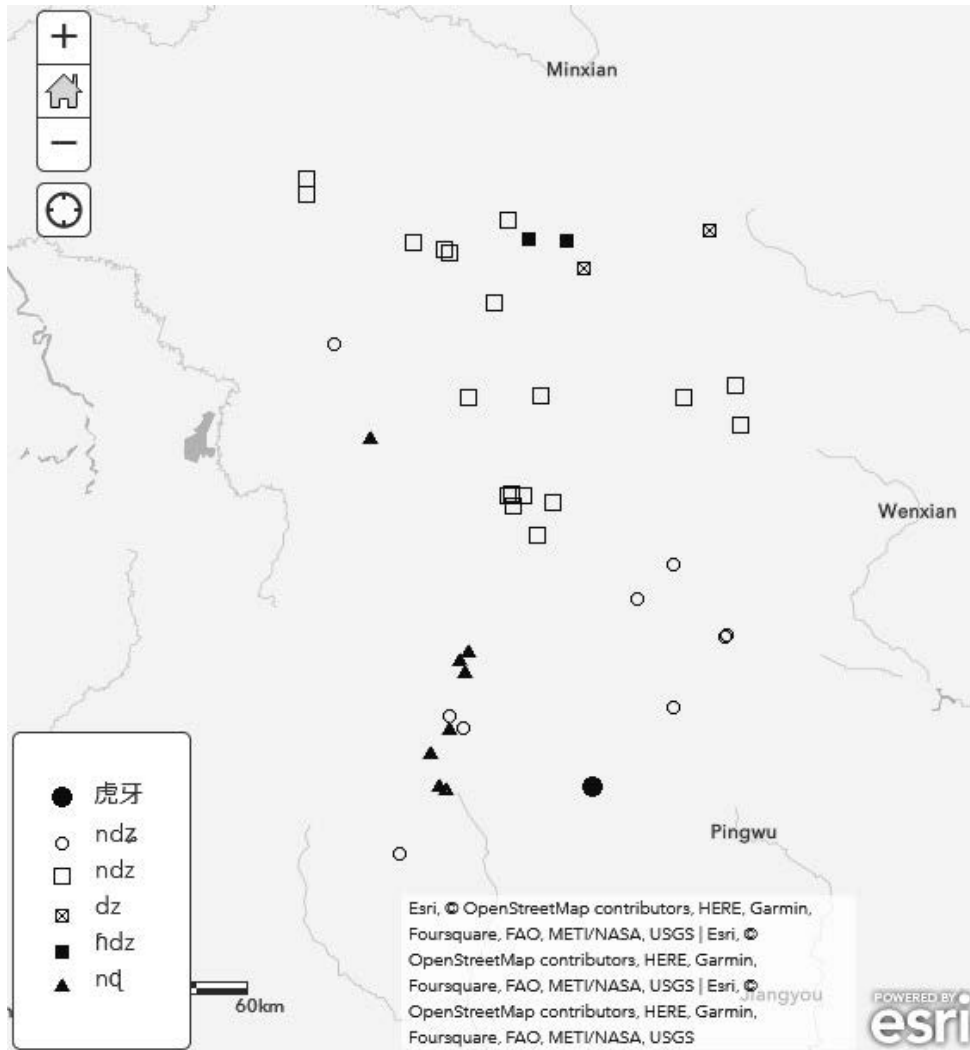


図 7 ペマ語および同言語分布域の周辺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おける「歩く」(蔵文'gro)の初頭子音

いくつかの地点では、「行く、歩く」という語が例外的音対応を示す。たとえば、ヒャルチベット語で、数地点がそり舌音となっているが、他の kr, khr, gr を初頭子音字として

<sup>22</sup> 'gyo というつづりは正則の文語形式ではないものの、アムド地域における口語を意識した書き言葉、特に文学作品においては、このつづりを採用しているものがある (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象鼻高山譯語》の蔵文形式は、常に正則のつづりを採用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く、加えて本稿で指摘したように誤写も複数認められる。しかしながら、記録対象の口語形式をよく反映した表記を採用していることもあり、決して無視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もつ蔵文形式の音対応では、そり舌音ではなく前部硬口蓋破擦音になることが確認され、これを方言形式の音対応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すると、《象鼻高山譯語》の「行」は\*dzを初頭子音に含む形式であったと考えることが、地理的観点から見ても、話者の来歴に照らしても、合理的だと判断できる。

### 3.5 小結

以上、4つの特徴について考察を進めた。その結果は表7のように整理でき、総合して考えると、《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た言語は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1つであり、ペマ語、九寨溝県の Khodpokhog チベット語、および松潘県のヒャルチベット語の特徴を兼ね備えた、チベット系諸言語東部グループに属する変種を記録していると考えるのが妥当である。

表7 《象鼻高山譯語》における特徴と周辺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共通点

《象鼻高山譯語》にある現象	ペマ語	Khodpokhog チベット語	ヒャルチベット 語
蔵文 l に /j/ が対応する	該当	該当	n/a
蔵文 y に /z/ または /z/ が対応する	/z/	/z/	n/a
「月」(蔵文 zla ba) の初頭子音に /dz/ が期待される	該当	/ts/	該当
「明日」に蔵文 tho rengs 対応形式が現れる	n/a	該当	該当
「一」(蔵文 gcig) の初頭子音に /ts/ が期待される	n/a	n/a	該当
「行く」(蔵文 'gro) の初頭子音に /dz/ が期待される	該当	n/a	一部該当
謙讓表現と目される ngan を使用する	n/a	n/a	該当

ただし、表7で扱った特徴は、約300年という年代差を考慮していない。この間に音変化や語形式の入れ替わりが発生したであろうことも考慮に入れる必要がある。とはいえ、3.1で扱った「蔵文 l に対応する /j/」という特徴は、その対応関係が発生した年代をより早い時期に設定することが現実的である(鈴木 2021 参照)。一方で、この特徴を共有しているというだけでは、言語区分を決定づけるものにならない。鈴木(2018)が指摘するように、むしろ2つ以上の異なるチベット系言語が混合した可能性もある。その場合、複数の言語が接触しているのが混合の成立背景にあると考えられる。2節でまとめた移民史が実情を反映しているとする、ヒャルチベット語を基層とし、その上にペマ語と Khodpokhog チベット語が作用することで、表7のような言語特徴の混合が発生したという仮説を立ててみたい。

いずれにせよ、本稿で分析対象とした語彙形式は限られている。このため、今後校本作成を含め、《華夷譯語》研究における正統かつ手堅い手順に従って<sup>23</sup>分析を進めれば、《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た言語の特徴に一定の精度をもつ再構を行う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と言える。

## 4. まとめ

本稿では、まず《象鼻高山譯語》の記録地点および話者の歴史について、現代の地理情報を参照し、より明確な形で提示した。続いて、同文献に記録されたいくつかの語形式の音特徴・形態論的特徴を扱い、近隣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資料とともに地図化して、その特徴を議論した。その結果、《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る言語の形式がヒャルチベ

<sup>23</sup> 理想的な手順としては、音写漢字の音体系の再構を行い、それから記録された言語の音形を再構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方法論としては、庄垣内(1984)が参考になるが、記録された言語の音形式が推定に困難がある複雑な事例には適用しがたいという問題もある。



ット語、九寨溝県の Khodpokhog チベット語、およびペマ語の各言語の特徴を示すことが分かった。本稿で扱った範囲においては、これ以上詳細な結論を出す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

本稿は、9種ある丁種本《西番譯語》の中で最も研究の少なかった川二《象鼻高山譯語》について、若干ではあるが、先行研究にある言及より詳細な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た。諸資料の記述から考えると、《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た言語の後裔は、わずかながらもお話されている可能性が高いと考えられる。今後の研究では、後裔にあたると目される現代の虎牙方言の記録も視野に入れ、丁種本《西番譯語》に適用可能な文献言語学的手続きによって、全面的に記録された言語の再構を目指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

〈参照文献〉

- 池田巧 2013. 「《嘉絨譯語》概説」『太田斎・古屋昭弘両教授還暦記念中国語学論集』153-163頁。東京：好文出版。
- 池田巧 2019. 「大谷大學所蔵本《呂蘇譯語》について」『東方學報』94: 424-436頁。doi: <https://doi.org/10.14989/250687>
- 太田斎 2008. 「[資料]丁種西番訳語(川一)校本(稿)」『アジア言語論叢』7: 109-164頁。URI: <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1154>
- 菊地康人 1994. 『敬語』東京：角川書店。
- 庄垣内正弘 1984. 「『畏兀兒館譯語』の研究---明代ウイグル口語の再構---」『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 51-172頁。URI: <https://hdl.handle.net/11094/18589>
- 鈴木博之 2007a. 「川西民族走廊・チベット語方言研究」、京都大学博士論文。doi: <https://doi.org/10.14989/doctor.k12734>
- 鈴木博之 2007b. 「丁種本《西番譯語》〈川六〉に記録される18世紀木坪チベット語の特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XII: 157-180頁。URI: <http://hdl.handle.net/11094/20648>
- 鈴木博之 2007c. 「丁種本《西番譯語》〈川九〉に記録される18世紀木里チベット語の特徴」福盛貴弘・遠藤光暁編『華夷訳語論文集』/『東ユーラシア言語研究 第2集』83-94頁。東京：大東文化大学。
- 鈴木博之 2007d. 「チベット語包座[Babzo]方言の音声分析とその方言特徴」『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74: 101-120. doi: <https://doi.org/10.15026/42695>
- 鈴木博之 2008. 「九寨溝風景区のチベット語とペマ語をめぐる若干の問題」『アジア言語論叢』7: 91-107頁。URI: <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1153>
- 鈴木博之 2009a. 「川西民族走廊・チベット語方言分類語彙集」長野泰彦編『チベット文化圏における言語基層の解明--チベット・ビルマ系未記述言語の調査とシャンシュン語の解読(No. 16102001) 研究成果報告書』2: i-xxii + 1-457頁。国立民族学博物館。URI: <http://hdl.handle.net/10502/4342>
- 鈴木博之 2009b. 「《西番譯語》〈川七〉18世紀チベット語打箭爐方言の性格について」『京都大学言語学研究』28: 33-63頁。doi: <https://doi.org/10.14989/141799>
- 鈴木博之 2010. 「ヒャルチベット語松潘・大寨[Astong]方言の音声分析」『アジア・アフリカの言語と言語学』5: 117-155頁。doi: <https://doi.org/10.15026/64040>
- 鈴木博之 2013. 「蔵文対応形式から見た舟曲県チベット語拱壩[dGonpa]方言の特徴--舟曲県チベット語の概説を添えて--」『京都大学言語学研究』32: 1-35頁。doi: <https://doi.org/10.14989/182202>
- 鈴木博之 2018. 「香格里拉市北部のカムチベット語諸方言の方言特徴とその形成」『アジ



- 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95: 5–63 頁。doi: <https://doi.org/10.15026/92458>
- 鈴木博之 2022. 「下迭部チベット語阿夏[ʼAzha]方言のチベット文語形式との音対応と語彙：迭部県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概観とともに」『言語記述論集』14: 65–114 頁。URI: <http://id.nii.ac.jp/1422/00004411/>
- 鈴木博之、才讓三周、四郎翁姆 2021. 「タヤ・マ(Drag-yab sMar)語巴俄(mBengo)方言の語彙資料（日英対照）」『言語記述論集』13: 189–213 頁。URI: <http://id.nii.ac.jp/1422/00004151/>
- 西田龍雄 1963. 「十六世紀における西康省チベット語天全方言について：漢語・チベット語単語集いわゆる三種本『西番館譯語』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7: 85–174 頁。URI: <https://hdl.handle.net/2433/72922>
- 西田龍雄 1970. 『西番館譯語の研究 チベット言語學序説』京都：松香堂。
- 西田龍雄 1973. 『多續譯語の研究 新言語トス語の構造と系統』京都：松香堂。
- 西田龍雄・孫宏開 1990. 『白馬譯語の研究 ペマ語の構造と系統』京都：松香堂。
- 松川節・三宅伸一郎 2015. 『「華夷譯語（西番譯語四種 猓羅譯語一種）」影印と研究』京都：中西印刷。
- 池田巧 2014. 《《嘉絨译语》研究：“声色门”及“身体门”校释》，《民族古籍研究》第 2 辑：19–30 页。
- 春花 2020. 《论《西番译语》及《川番译语》编纂始末》，《藏学学刊》第 23(2)辑：105–121+266–267 页。
- 达瓦卓玛 2022. 《《打箭炉译语》汉藏对译研究》，《中国藏学》第 6 期：174–189+220 页。
- 冯蒸 1981. 《《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第 2 期：57–68 页。
- 华侃、孕藏他 1997. 《藏语松潘话的音系和语音的历史演变》，《中国藏学》第 2 期：131–150 页。
- 黄成龙、王保锋、毛明军、张曦 2019. 《四川松潘羌语》。北京：商务印书馆。
- 霍帆 2023. 《《五音集字》与清后期四川文雅口音》，《南开语言学刊》第 2 期：29–35 页。
- 鈴木博之 2013. 《九寨沟口内外藏语语音面貌》，『アジア言語論叢』9: 37–76 頁。URI: <http://id.nii.ac.jp/1085/00001318/>
- 鈴木博之 2015. 《《天全译语》及《打箭炉译语》与当代木雅热岗藏语之关系》，《东方藏区诸语言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43–258 页。
- 鈴木博之 2021. 《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看云南藏语 /l/ 及 /j/ 的历史发展》，鈴木博之、仓部庆太、远藤光晓（编）《中国语言地理研究论文集》，府中：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21–38 页。doi: <https://doi.org/10.15026/116769>
- 鈴木博之 2022. 《滇川藏交界处藏语支语言中的“狗”——相关语音形式的地理语言学分析》，岩田礼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编纂委员会（编）《岩田礼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上册）》，东京：日本地理语言学学会，253–263 页。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6342364>
- 刘辉强 2006. 《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地区的民族语群（ethnic language group）研究》，袁晓文、李锦（主编）《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族群互动与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12–216 页。
- 聂鸿音、孙伯君 2010. 《《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桑木旦 2002. 《达布人的族属之见》，曾维益（编著）《白马藏族研究文集》，成都：四川民族研究所，131–133 页。
- 孙宏开、齐卡佳、刘光坤 2007. 《白马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完玛冷智 2006. 《藏语数词的语音变化》，《民族语文》第 4 期：39–40 页。

- 王振 2020a. 《嘉戎语东部方言的元音对应及其历史演变——基于清代《嘉戎译语》和现代方言材料的考察》，《民族语文》第3期：87–94页。
- 王振 2020b. 《清代《嘉戎译语》藏文注音的规律和性质》，《藏学学刊》第2期：122–140+267页。
- 魏琳 2019. 《甘肃文县白马语》。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杨士宏 1995. 《一河两江流域藏语方言汇要》。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 曾维益 1993. 《虎牙藏族》。成都：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 曾维益 1997. 《色尔藏族》。平武：四川省格萨尔办公室。
- 曾维益 2000. 《龙安土司》。成都：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 张荣主（主编）2017.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全18册。北京：故宫出版社。
- Chirkova, Katia. 2014. The Duoxu language and the Ersu-Lizu-Duoxu relationship.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7(1): 104–146. doi: <https://doi.org/10.1075/ltba.37.1.04chi>
- Nagano, Yasuhiko and Marielle Prins. 2013. rGyalrongic languages database. Online: <https://htq.minpaku.ac.jp/databases/rGyalrong/>
- de Nebesky-Wojkowitz, René. 1956. *Oracles and demons of Tibet: The cult and iconography of the Tibetan protective deities*. 's-Gravenhage: Mouton.
- Suzuki, Hiroyuki. 2008. Nouveau regard sur les dialectes tibétains à l'est d'Aba : phonétique et classification du dialecte de Sharkhog [Songpan-Jiuzhaigou].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1(1): 85–108. doi: <https://doi.org/10.15144/LTBA-31.1.85>
- Suzuki, Hiroyuki. 2009. Tibetan dialects spoken in Shar khog and Khod po khog. *EAST and WEST* 59(1–4): 273–283. URI: <http://www.jstor.org/stable/29757812>
- Suzuki, Hiroyuki. 2016. In defense of prepalatal non-fricative sounds and symbols: Towards the Tibetan dialectology. *Researches in Asian Languages* 10: 99–125. URI: <http://id.nii.ac.jp/1085/00002195/>
- Suzuki, Hiroyuki. 2019. How Tibetans classify pigs in their languages in the eastern Tibetsphere: Revisiting the pig issue through geolinguistics. In Hiroyuki Suzuki, Keita Kurabe, and Mitsuaki Endo (eds.) *Papers from the Workshop “Phylogeny, Migration, and Contact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Human Groups”*, 40–53. Fuchu: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URI: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7\\_phylogeny\\_dispersion\\_contact\\_2019.pdf](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7_phylogeny_dispersion_contact_2019.pdf)
- Suzuki, Hiroyuki. 2022a. *Geolinguistics in the eastern Tibetsphere: An introduction*. Tokyo: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5989176>
- Suzuki, Hiroyuki. 2022b. The dialectal affiliation of Tibetic varieties in gYagrwa within Yunnan Tibetan. *Kyoto University Linguistic Research* 41: 43–68. doi: <https://doi.org/10.14989/281541>
- Suzuki, Hiroyuki. 2023. Ge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word form derived from *red* in Tibetic languages in Khams and Amdo. In Trịnh, Cẩm Lan, Trần Thị Hồng Hạnh, Hiroyuki Suzuki, and Mitsuaki Endo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Geolinguistics*, 62–73. Tokyo: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8374577>
- Tournadre, Nicolas. 2014. The Tibetic languages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In Thomas Owen-Smith and Nathan W. Hill (eds.) *Trans-Himalayan linguistics: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of the Himalayan area*.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05–129. doi: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310832>

Tournadre, Nicolas and Hiroyuki Suzuki. 2023. *The Tibetic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 of languages derived from Old Tibetan*. Villejuif: LACITO Publications.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0026628>

Tsering Samdrup and Hiroyuki Suzuki. 2019. Humilifics in Mabzhi pastoralist speech of Amdo Tibet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42(2): 222–259. doi: <https://doi.org/10.1075/ltba.17008.sam>

Tsering Samdrup and Hiroyuki Suzuki. 2021. Politeness strategies, language standardisation, and language purism in Amdo Tibetan. In Nicola McLelland and Hui Zhao (eds.)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and language variation in multilingual contexts - Asian perspectives*, 223–240.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doi: <https://doi.org/10.21832/9781800411562-014>

## 林黛玉、なぜ笑う

——清朝章回小説における“笑”のポライトネス——

木村英樹

**提要** 明清時代の章回小説中经常使用“笑道”这个动词，这在《红楼梦》中尤为常见。本文旨在揭示《红楼梦》中广泛使用“笑道”一词起因于“笑”与礼貌方策(politeness)相关的语义功能、“笑道”的形态学特征以及某种文学历史因素。文学历史因素指的是《红楼梦》作为一部处于宋代话本向近代小说过渡时期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征。

**关键词** 章回小説 红楼梦 笑道 礼貌方策 前綴化

### 1. はじめに

林黛玉はよく“笑”う。賈宝玉もよく“笑”う。薛宝釵も襲人もよく笑う。『红楼梦』の登場人物は誰彼問わずよく“笑”う。愚痴を言つては“笑”い、小言を言つては“笑”い、人に指図をしては“笑”い、叱りつけては笑う。世辞を言つては“笑”い、相手をなじつては“笑”い、物事に驚いては“笑”う。無論軽口を叩いても“笑”う。果ては相手の行き先や素性を訊ねてさえ“笑”う。

『红楼梦』には“笑道”という動詞が夥しい頻度で現れる。“笑道”とは、文字通りに読めば「～と笑つて言う」と訳すことのできる発話動詞である。『红楼梦』の作者はこの“笑道”を全編に亘つて多用し、事あるごとに登場人物に「“笑”つてものを言」わせる。右は『红楼梦（全四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の第一冊102頁の写しであるが、見ての通り、16行中“笑道”が合計9度、ほぼ2行に1度の割合で現れる。

仮に日本語の小説に「…と笑つて言った」という表現が2行に1度の頻度で繰り返し用いられたとしたら、いかにもくどくかつ稚拙の感は否めず、読者は甚だ興を削がれるに違いない。文学作品の態をほとんど成さないと言つても過言ではない。

ちなみに伊藤漱平氏（『红楼梦1』平凡社、1996年）による当該箇所和訳では、9例の“笑道”にただの1例も「笑つて言った」という訳語が充てられていない。以下にそのくだりを抄録する。

第八回 賈宝玉奇緣識金釵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酒，遂叫他自回房中歇着，不許再出来了。又令人好生招呼着。忽想起跟宝玉的人来，遂問众人：「李奶子怎么不见？」众人不敢直說他家去了，只說：「才进来了，想是有事，又出去了。」宝玉跟着回头道：「他比老太太还受用呢！問他作什么！沒有他只怕我还多活两日儿。」一面說，一面来至自己臥室。只見笔墨在案。晴雯先接出来，笑道：「好啊，叫我研了墨，早起高兴，只写了三个字，扔下笔就走了，哄我等了这一天。快來給我写完了这些墨才算呢！」宝玉方想起早起的事来，因笑道：「我写的那三个字在那里呢？」晴雯笑道：「这个人可醉了。你头里过那府里去，嘱咐我贴在門斗儿上的，我恐怕别人贴坏了，亲自爬高上梯，贴了半天，这会子还冻的手僵着呢！」宝玉笑道：「我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着。」便伸手拉着晴雯的手，同看門斗上新写的三个字。

一时黛玉来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别撒謊，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黛玉仰头看見是「絳芸軒」三字，笑道：「个个都好。怎么写的这样好了！明儿也替我写个匾。」宝玉笑道：「你又哄我了。」說着又問：「袭人姐姐呢？」晴雯向里間炕上努嘴儿。宝玉看时，見袭人和衣睡着。宝玉笑道：「好啊！这么早就睡了。」又問晴雯道：「今儿我那边吃早饭，有一碟子豆腐皮儿的包子。我想着你爱吃，和珍大奶奶要了，只說我晚上吃，叫人送来的。你可见了沒有？」晴雯道：「快別提了。一送来我就知道是我的。偏才吃了飯，就擱在那里。后来李奶奶来了看見，說：『宝玉未必吃了，拿去給我孙子吃罢。』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說着，茜雪捧上茶来，宝玉还让：「林妹妹喝茶。」众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还让呢！」

宝玉吃了半盞，忽又想起早晨的茶来，問茜雪道：「早起沏了碗枫露茶，我說过那茶是三四次后才出的。」

一〇二

（『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より）

……晴雯がまっさきに出迎えて、笑いながらなじりました。  
「よくまあ、わたくしにこんなに墨を磨らせておきながら…。(略) さあ、さ、このお墨の分だけは書ききっていただきませんことには」(略) 宝玉はとたんに朝方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にやにやしなながら、  
「で、私の書いたあの三字はどこにやったのさ？」  
「ああら、いやですわ、若様、酔っていらっしやいますのね。(略)」  
宝玉はこれを聞いて、照れくさそうに、  
「けろりと忘れてたよ。(略)」  
そういうと、つと手を伸ばして晴雯の手を取り、(略) 三文字をいっしょに仰ぎ見ているのでした。  
するうち黛玉が現れました。宝玉はにこにこ顔で声をかけ、  
「ねえ。黛玉さん。正直なところを聞きたい、あの三字のうちで、できならどの字がいいかしらん？」  
(略) 黛玉は笑って、  
「どの字もいできばえですこと。(略)」  
宝玉は相好をくずし、  
「そら、またわたしをおだてる気ですね」  
といておいて、こんどは、  
「襲人さんは？」  
とたずねます。(略) 襲人は着衣のまま布団に入って寝ている様子。宝玉は笑いながら、  
「へえ、やけに早手回しに温めてくれているんだね」  
といて、そこでまた晴雯にたずねました。(略)  
つづいてそこへ茜雪が茶を運んできましたので、宝玉は、  
「さ、黛玉さん、お茶をひとつ」  
とすすめます。みなは笑い出し、  
「まあ、林の姫さまでしたら、とうにお帰りでしたのに、まだおすすめる気です」と冷やかします。(略)

(伊藤漱平訳『紅樓夢1』p. 296-299 より。傍線は本稿筆者)

9例の“笑道”のうち、前掲原文6行目の1例(“晴雯笑道”)には和訳が省かれ、他の8例にはすべて異なる訳語が用いられている。同一の訳語の重複を避け、文体のくどさを回避しようとする訳者の苦心の跡が如実に見て取れる。しかしながら、訳者のそうした苦心を余所に、原文はあくまでも“笑道”の繰り返しである。当時の読者はなにゆえその重複を意に介さなかったのだろうか。そもそも林黛玉たちはほんとうに「笑って」いたのだろうか。

『紅樓夢』には、“笑道”ほど多くはないが、“笑着道”や“笑了一笑道”といった連動構造による発話表現も用いられている。それらの表現形式とのあいだに何らかの意味的な対立を為して“笑道”が用いられていたとするなら、その意味とはなにかを問うことは少なくとも語学の分野においては有意義かつ重要な課題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先行研究としては、後述の今井(2004)を除いて、文学または語学の観点から『紅樓夢』の“笑道”を対象に“笑”の意味を論究した例を筆者は寡聞にして知らない。本稿は『紅樓夢』に多用される“笑道”の“笑”の意味および形態論的機能を言語研究の立場から明らかにし、加えて“笑



道”の頻用の理由を文法論と文学史的観点の両面から模索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資料としては『紅樓夢（全四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を用いる。本書は『程乙本』を底本として1959年に人民文学出版社から刊行された120回本の重版本である。

## 2. “笑道”の語構成

### 2.1 “V道”について

『紅樓夢』の議論に入る前に、“笑道”という形式が語構成の面から見てやや特異な存在であることを確認しておきたい。

明清期の小説、とりわけ章回小説に広く用いられる“笑道”は、“笑”と“道”という二つの動詞——より正確には動詞性の形態素——から構成される複合動詞である。“笑”も“道”もともに自立語として単独で用いることも可能であり、“笑”は(1)のように〈笑う〉という表情の変化または行為を表し、“道”は(2)のように発話や記述の内容を英語の直接話法の如くそのままのかたちで導き、〈～という；～と語る〉という発話行為を表す。以下、本稿では口頭発話も書面記述もともに「発話」と呼ぶこととする。

(1) 賈政也掌不住笑了。(『紅樓夢』第九回)

[賈政も堪えきれずに笑った。]

(2) 宝玉又道：『表字？』黛玉道：『无字。』（同、第三回）

[宝玉はさらに「呼び名は？」と言う。黛玉は「呼び名はない」と言う。]

“道”は一定の造語力を具えており、“説、問、答、劝、念、叹、辨、叫、骂、应、央、想、唱、写、吩咐”等々の発話行為を表す動詞と広く結合して“V道”というかたちの複合動詞を構成する。“道”と結びつくこれらの発話動詞は、現代語と同様、“説”と“問”を除いて、一般に、発話内容をそのままに導く機能が乏しい。それらが発話内容を導いて用いられる場合は通常“道”の発話引用機能に依存し、“答道、劝道”のように“V道”のかたちで用いられる<sup>1</sup>。

“道”の結合対象、すなわち“V道”の“V”は基本的に発話動詞であり、発話行為を表さない動詞は、一部の例外を除いて一般に“道”とは結びつきにくい。「食べながらものを言」ったり、「歩きながらものを言」ったり、「ぼんやりと呆けてものを言」ったりすることは日常茶飯の行為ではあるが、“吃道、走道、呆道”のような例は『紅樓夢』のみならず元代から明清期にかけての話本や小説には見当たらない。ただし、例外の一つとして、ものをゆび指す動作を表す“指”は発話動詞には属さない動詞でありながら“道”を伴って用いられる。『紅樓夢』にも(3)のような例が数例観察される。指示行為と発話行為の近接性を示唆する事例として興味深い。

(3) 那孩子（略）指道：『这就是他家。』（『紅樓夢』第六回）

[その子が（略）「これがその人の家です」と指さして言った。]

いま一つの例外は、ほかでもなく“笑”である。“笑”も発話動詞の類には属さないが、“笑道”は明清期の章回小説の類に遍く用いられる。また“笑”に類して喜怒哀楽の感情を表す“喜、哭、泣、怒”についても、“笑道”と同様に発話内容を導くかたちの“喜道、哭道、泣道、怒道”の例が、“笑道”の頻度にははるかに劣るものの少なからず観察される。感情の発露はしばしば発話行為を伴うという両者の近接性が、“説”などの発話動詞に準じて喜怒哀楽を表す動詞の類と“道”との結合を可能にし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ら

<sup>1</sup> “答曰、劝曰”のように“曰”が用いられる例も少なくない。



れる。

“说”をはじめとする一連の発話動詞と“道”はともに発話動詞であり、その親和性に動機づけられて両者が結合することは至極自然な形態論的現象と考えられる。その意味において、発話動詞と“道”の結合は“V道”における典型的なタイプと言える。それに対して“笑”などの非発話動詞と“道”の結合は非典型的なタイプの“V道”と言える。その非典型的な“V道”のタイプに属する“笑道”が、明清期の小説類において、“问道”など一連の典型的な“V道”の類をはるかに凌ぎ、“说道”に次いで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るという事実は後述の議論との関わりにおいて注目に値する。

## 2.2 “笑V”について

“道”とは対照的に、“笑”の造語力は極めて限定的である。“道”のほかに“笑V”のかたちで“笑”が結びつくことのできる動詞は“曰、说、问”など数語に満たないごくわずかな発話動詞に限られる。「笑って見る、笑って歩く、笑って食べる、笑って歌う、笑って読む」などはいずれも日常的な行為ではあるが、“笑看、笑走、笑吃、笑唱、笑读”といった類の複合動詞は明清期のテキストには見当たらない。“笑V”というかたちは、発話行為を表すためだけに用意された別格の複合構造であると言える。

以上、本節の議論を踏まえて、“笑道”の特徴を語構成の観点から要約すると以下のようなになる。すなわち、“笑道”とは、専ら発話行為を表すために合成語化された“笑V”という希少なタイプの形式の一つであり、なおかつ、非発話動詞と“道”との結合からなるこの形式は、“V道”という形式の範列にあっては非典型的なタイプ、言い換えれば破格のタイプに属するものである。“笑道”は、“道”の側から見ても“笑”の側から見ても特別仕様といった感のある、言わば「特注」の発話複合動詞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その、特注の発話複合動詞が、先にも述べたように、明清期の小説においては“说道”を除く他のいずれの“V道”の形式よりも多く用いられ、とりわけ『紅樓夢』においては際立って数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る。“笑道”は言わば「選ばれた形式」であると言える。なにゆえ「選ばれた」のか。その理由を明らかにすべく『紅樓夢』の議論に移る。

## 3. 『紅樓夢』における“笑道”

### 3.1 “笑道”の使用頻度

明清期の小説類にあって、『紅樓夢』における“笑道”の多用がいかに突出しているかを知るための初歩的な作業として、差し当たり、『水滸全伝』、『金瓶梅』、『儒林外史』、『兒女英雄伝』、『紅樓夢』を対象に、それぞれの“笑道”の用例数を、電子コーパスを用いて概観してみる。『水滸全伝』と『兒女英雄伝』についてはCCL（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を用い、『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については『中国基本古籍庫』（愛如生）を用いる。それぞれのテキストから索出された“笑道”の数は次の通りである。なお、“笑道”における“笑”が実際に〈笑う〉という行為を表す実質語として機能しているかどうか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も本稿の目的の一つであり、従って、“哈哈的笑道”や“大笑道”のように何らかの修飾成分を受けて明らかに〈笑う〉というリアルな行為の遂行を表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笑道”の例についてはひとまず検索および考察の対象外とする。

『水滸全伝』: 226 例

『金瓶梅』: 241 例

『儒林外史』: 75 例

『紅樓夢（程甲本）』：2137 例

『兒女英雄伝』：147 例

周知の通り、『水滸全伝』と『金瓶梅』はそれぞれ 120 回と 100 回から成り、総字数においては『紅樓夢』とそれほどの差はない。しかしながら、『水滸全伝』の“笑道”の数は『紅樓夢』のその 9 分の 1 足らずであり、『金瓶梅』も 8 分の 1 に満たない。『儒林外史』は総字数が『紅樓夢』のおよそ 2 分の 1 ではあるが、75 例対 2137 例という差は総字数の比率に見合わず大きくかけ離れている。『兒女英雄伝』は全 40 回で構成され、回の数では『紅樓夢』の 3 分の 1 にあたるが、総字数はおよそ 60 万字あり、『紅樓夢』の 4 分の 3 に相当する。しかし、“笑道”の用例数は『紅樓夢』の 14 分の 1 ほどに留まる。電子コーパスの入力の精度や用いられた版本に関していくつか考慮すべき問題もあるが、それらを差し引いてもなお大凡の状況を把握するには十分な概数が示されていると見てよい。

こうした状況を念頭に置きつつ、『程乙本』を底本とす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紅樓夢（全四冊）』を対象に悉皆調査を行ったところ、『中国基本古籍庫』による索出結果とほぼ同数の 2088 例の“笑道”が得られた。手作業による調査であるため多少の見落としもあるはずであり、それらを見込めば総数およそ 2100 といったあたりが妥当な数字かと思われる。平均すると 1 回につき“笑道”が 17 乃至 18 例用いられているという勘定になる。最も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る第 19 回と第 28 回ではともに 44 例もの“笑道”が登場する。

念のため、『紅樓夢』と同じく清代に成立した『儒林外史』と『兒女英雄伝』についても悉皆調査を行った。『儒林外史』は『紅樓夢』とほぼ同時期に成立しており、『兒女英雄伝』は『紅樓夢』よりもおよそ 100 年遅く刊行されている。テキストには、『臥閑草堂本』（1803 年刊行）を底本とする『儒林外史』（中華書局、1972 年）と『北京聚珍堂本』（1878 年刊行）を底本とする『兒女英雄伝』（中華書局、2013 年）を用いた。得られた結果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儒林外史』（55 回）：75 例

『兒女英雄伝』（40 回）：110 例

それぞれ 1 回につき、『儒林外史』ではおよそ 1 例、『兒女英雄伝』では 2 乃至 3 例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という勘定になり、『紅樓夢』との差は歴然としている。先の電子コーパスの検索結果とも考え合わせて、『紅樓夢』が明清期の章回小説において、“笑道”の使用が際立って多い作品であったという認識は妥当なものと判断される。

### 3. 2 “笑道”の使用範囲

では、なにゆえ『紅樓夢』の作者はこれほどまでに多くの“笑道”を用いたのだろうか。冒頭にも述べたように、作者は、主要人物から端役の侍女たちに至るまで誰彼を問わず、さまざまな人物の発話に“笑道”を用いている。従って、特定の人物の発話に限定して“笑道”を用い、その人物の人柄を特徴づけるといったような意図が作者にあったとは思われない。

“笑道”に導かれる発話の内容もまたさまざまである。先に示した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紅樓夢』第 8 回の一節を例に取れば、9 例の“笑道”に導かれる発話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 ① 好啊，叫我研了墨，早起高兴，只写了三个字，扔下笔就走了，哄我等了这一天。快来给我写完了这些墨才算呢！

[よくまあ、わたくしにこんなに墨を磨らせておきながら……。朝方はずいぶんはずんでいらっしゃる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うち、三字お書きになっただけで

お筆を投げ出し、さっさとお出かけになるのですもの。ひっかかったのはわたくしたち、一日じゅう待ちくたびれて……。さあ、さ、このお墨の分だけは書ききっていただきませんかことには]

- ② 我写的那三个字在哪里呢？

[で、わたしの書いたあの三字はどこにやったのさ？]

- ③ 这个人可醉了。你头里过那府里去，嘱咐我贴在門斗儿上的，我恐怕别人贴坏了，亲自爬高上梯，贴了半天，这会子还冻的手僵着呢！

[ああら、いやですわ、若様、酔っ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のね。ほら、あちらのお屋敷へいらっしゃるとき、出がけにわたくしにお言いつけになったではございせんか、これをその枢のうちに貼っておくように。わたくし、ほかの者にさせるのはいいが、ひょっとしておかしなぐあいに貼られてもと心配になりましたもので、自分で梯子によじ登って貼りつけましたの。いまだに手ならかじかんだままでございすわ]

- ④ 我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着。

[けろり忘れてたよ。おまえの手、かじかんでいるのだった？どれ、温めてあげる]

- ⑤ 好妹妹，你别撒谎，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

[ねえ、黛玉さん。正直なところを聞きたい、あの三字のうちで、できならどの字がいいかしらん？]

- ⑥ 个个都好。怎么写的这样好了！明儿也替我写个匾。

[どの字もみないいできばえですこと。どうしてこうもご上達なさったのかしら？いつかわたくしにも額を一つ書いてくださいませいな]

- ⑦ 你又哄我了。

[そら、またわたくしをおだてる気ですわ]

- ⑧ 好啊！这么早就睡了。

[へえ、やけに早手廻しに温めてくれているんだね]

- ⑨ 林姑娘早走了，还让呢！

[まあ、林の姫さまでしたら、とうにお帰りでしたのに、まだおすすめになる気で]

(①から⑨の日本語訳は伊藤漱平訳『紅樓夢1』からの引用)

三人（“晴雯、宝玉、黛玉”）と一組（“众人”）の人物によるこれら9通りの発話の内容は、非難、憤懣、要求、質問、不平、釈明、慰撫、依頼、褒めたて、驚き、嘲笑など多岐にわたる。それらの内容から〈笑い〉を動機づける何らかの表現論上の共通点らしきものを導き出すことはむずかしい。

無論、コンテキストから切り離して見た場合、これら一つ一つの発話が、にこやかに、あるいはおおらかに“笑”ってなされることそれ自体に語用論上何ら不都合はなく、そうした言語行動は日常的にも行われ得るものである。が、本稿が問題にしたいのは、それにしても“笑道”の使用頻度があまりにも高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かつ、上の例のように、しばしばコンテキスト内の極めて近い距離で何度も繰り返し用いら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紅樓夢』の作者が文体上のくどさを厭わずに繰り返し“笑”を“道”に被せたその表現意図とはいかなるものか、また、その作者の意図を反映した“笑”の意味的機能とはいかなるものか。本稿の関心はそこにある。

今井（2004）は、管見の限り、『紅樓夢』の“笑道”に着目し、“笑”の機能を言語研究の観点

から考察した唯一の先行研究である。ただし、議論の範囲は限定的であり、冗談と皮肉と脅しという三つのタイプの発話に用いられた場合の“笑道”のみが考察の対象とされている。今井氏は三つのタイプの発話に用いられた“笑道”について、メタ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的メッセージの観点から“笑”の機能の特徴づけを試みている。

今井氏は、これら三つのタイプの発話の導入に用いられる“笑”の機能を、「発話が字義どおりではないことを示すシグナル」(今井 2004:15)と捉える。すなわち、話し手の真意は字面通りの発話内容とは異なるということを相手に伝えるためのシグナル、言い換えれば、自らの発話を額面通りに相手に受け取らせないためのシグナルとして「笑う」というノンバーバルな行為が機能していると主張する。皮肉の例で言えば、仮に“大了”という発話者が「奥様は古今のことにたいへんよく通じ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という発言を皮肉として相手に伝えたいとする；しかし、ただ“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と発話したのでは相手に字面通りの褒め言葉と受け取られかねない；そこで、“大了”は、これは皮肉なのだというメッセージを伝えるべく、〈笑い〉を伴いつつ発話するという方略を選ぶ；〈笑い〉は「発話が字義どおりではな」く、皮肉であることを示すシグナルとして機能する；“大了笑道: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という一文は、そうした皮肉のシグナルを仕込んだ方略的な行為を表現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が今井氏の主張である。

確かに、笑いつつ皮肉を言うという行為は日常よく見かけるものではある。しかし、一方で、笑顔で人を褒めるというのもまた極めて日常的な行為である。“大了笑道: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という一文は文脈によっては字面通りの称賛の発言として問題なく成立する。つまりは、〈笑い〉つつ発話がなされたとしても、皮肉の発話か称賛の発話かが聞き手に的確に伝わる保証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だとすれば、〈笑い〉が皮肉であることを相手に伝えるためのメッセージとしてどれほど有効に働くかは甚だ疑わしい。

今井氏の主張の妥当性についてはなお議論の余地がありそうにも思われるが、今は措くとして、急ぎ想起すべきは、先にも述べた通り、『紅樓夢』における“笑道”は冗談や皮肉や脅し以外にも、非難、憤懣、要求、質問などさまざまな表現論的タイプの発話に用いられているという事実である。仮に今井氏の主張が上記三つのタイプの発話に関わる“笑”については妥当であったとしても、他のタイプの発話に用いられる“笑”の機能には必ずしも妥当しない。例えば先の①の“快來給我寫完了這些墨才算呢!”のように、相手に発話内容を字面通りに理解してもら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要求タイプの発話に用いられる“笑道”や、あるいは②の“我寫的那三個字在哪里呢?”のように、同じく相手に発話内容を字面通りに理解してもら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純然たる質問タイプの発話に用いられる“笑道”について、それらの“笑”に「発話が字義どおりではないことを示すシグナル」という説明は当てはまらない。多様な表現論的タイプの発話に広範に用いられる“笑道”について、いずれの“笑”にも共通する何らかの機能を的確に捉えるためにはより一般性の高い特徴づけが求められる。

とは言え、現代中国語の“个”の意味や日本語の「の」の機能の特徴づけることが容易でないことから窺えるように、当該の形式の使用範囲が多様であればあるほど——より正確に言い換えれば、当該の形式の統語上の選択制限が緩く、共起する対象が多面的であればあるほど——、その形式の意味や機能の特徴づけることはむしろかくなる。2100例の“笑道”が立ち並ぶ雑木林のなかを彷徨っているばかりでは一向に出口が見えてこない。そこで、ひとまず視点を置き換えて『儒林外史』の状況を探ってみることにする。

#### 4. 『儒林外史』における“笑道”

##### 4. 1 “笑道”の使用範囲と使用頻度

清代中期、『紅樓夢』よりもやや早くに成立したとされる『儒林外史』においては、先にも述べたように、“笑道”の使用が1回につき1例程度に留まり、『紅樓夢』よりも使用頻度がはるか



に低い。それだけに、使用範囲が見極めやすく、用法上の特徴も把握しやすい。悉皆調査によって得られた75例の“笑道”に導かれる発話をまず構文論の観点から眺めてみると、なにより反語表現の多さに目を惹かれる。(4)(5)(6)のように疑問詞や“难道”を用いた反語表現を導く“笑道”が計21例、すなわち75例中のおよそ4分の1強を占めている。

- (4) 張鐵臂笑道：『這有何難!』<sup>2</sup> (『儒林外史』第十二回)  
 [張鐵臂は「これのなにがむずかしい!」と(笑って)言った<sup>3</sup>]
- (5) 又笑道：『微辟難道算得正途出身麼!』(同、第三十四回)  
 [さらに「民間から召し出されての任用となれば、試験に合格して任用された正規のキャリアにはならないではないか!」と(笑って)言った]
- (6) 鄒泰來笑道：『這成甚麼款! 那有這個道理!』(同、第五十三回)  
 [鄒泰來は「それがどんな型になるというのか! そんな道理がどこにある!」  
 と(笑って)言った]

議論の便宜上、ここでは反語表現の発話を一括りにし、残りの54例の“笑道”に導かれる発話については表現論の観点から、(i)聞き手にとって好意的な発話のタイプ(以下、「聞き手にとって」は省略する)、すなわち相手にとってポジティブな内容を表すタイプ、(ii)好意的ではない発話のタイプ、すなわち相手にとってネガティブな内容を表すタイプ、(iii)好意的とも非好意的ともどちらとも言い難い冗談・軽口のタイプ、そして、(iv)単なる質問という4つのタイプに分けて考えてみることにする。なお、本稿では、以下、好意的な発話と非好意的な発話を一括して「好意・非好意の感情を含む発話」と呼ぶことにする。

(i)の好意的な発話のタイプとは、具体的には、(7)のように「歓待」の意を表す発話、(8)のように相手の発言に対する「同意」を示す発話、(9)のように「好意的な提案」を述べる発話、(10)のように「好意的な助言」を述べる発話、(11)のように「快諾」の意を示す発話、(12)のように「請願」の意を述べる発話などがこれに該当する。

- (7) 笑道：『(略)請進艙裏去。』(『儒林外史』第十回)  
 [「(略)どうぞ船室のなかにお入りください」と(笑って)言った]
- (8) 笑道：『正是為此。』(同、第二十五回)  
 [「まさしくその通り」と(笑って)言った]
- (9) 笑道：你只去權坐幾天。不到一個月,包你出來,逍遙自在。』(同、第三十五回)  
 [「ほんの数日牢獄で我慢しなさい。ひと月もすれば出て来て自由の身になれることを請け合いますから」と(笑って)言った]
- (10) 笑道：『這個倒不消慮。』(同、第十回)  
 [「それはご心配には及びません」と(笑って)言った]
- (11) 笑道：『還是門下效勞。』(同、第二十九回)  
 [「やはりわたくしめがひと働き致しましょう」と(笑って)言った]
- (12) 笑道：『這些人,讓門下去傳。』(同、第三十回)  
 [「この者たちには、わたくしめに伝えに行かせてください」と(笑って)言った]

<sup>2</sup> テキストに用いた『儒林外史』(中華書局、1972年)に倣い、用例の表記には繁体字を用いる。

<sup>3</sup> “笑道”における“笑”の意味が特定できない段階では、“笑道”に対してひとまず「(笑って)言う」という訳語を充てておく。



(ii) の好意的ではない発話のタイプとは、(13)や(14)のように相手の発言に対して「否定」あるいは「不同意」の意を表す発話、(15)のように「反論」あるいは「反駁」を唱える発話、(16)のように「詰問」する発話、(17)のように相手の言動を「非難」する発話、さらには(18)のような「悪態」もしくは「罵詈雑言」などがこれに該当する。

- (13) 笑道：『先生，你此言誤矣！』（同、第二十回）  
 [「先生、あなたの仰っていることは間違っている」と（笑って）言った]
- (14) 笑道：『我不信！』（同、第四十六回）  
 [「信じられん！」と（笑って）言った]
- (15) 笑道：『先生，這是而今詩社裏的故套』（同、第二十九回）  
 [「先生、それは昨今の詩壇の月並みな慣習です」と（笑って）言った]
- (16) 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為甚麼粧病不去？』（同、第三十四回）  
 [「朝廷があなたを取り立てようとしておられるのに、どうしてあなたは仮病など使っ  
 て行こうとはなさらないのですか？」と（笑って）言った]
- (17) 笑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彈子打瞎人的眼睛，卻來這店裏坐的安穩！』  
 （同、第三十九回）  
 [「天下の世に、白昼堂々、弾を打って人の目を潰しておきながら、この店で平然と座  
 っているとは！」と（笑って）言った]
- (18) 笑道：『你這匪類！下流無恥極矣！』（同、第三十二回）  
 [「この人でなし！下司で恥知らずの極みだ！」と（笑って）言った]

(iii) のタイプには(19)のような冗談あるいは軽口の発話が該当する。

- (19) 笑道：『前日你得見妙人麼？』（同、第三十回）  
 [「先日は美人にお目に掛れましたか？」と（笑って）言った]

(iv) のタイプとしては(20)のただ1例のみが該当する。

- (20) 笑道：『他姓甚麼？』（同、第二十九回）  
 [「あの男の名は？」と（笑って）言った]

それぞれのタイプの発話に用いられる“笑道”の用例数の内訳は次の通りであり、好意的な発話を導いて“笑道”が用いられる例が最も多く、単なる質問を導いて用いられる例が最も少なく、ただの1例にすぎない。

- (i) 好意的発話を導く例：33 例
- (ii) 非好意的発話を導く例：16 例
- (iii) 冗談・軽口を導く例：4 例
- (iv) 単なる質問を導く例：1 例

『紅樓夢』においては“笑道”は単なる質問、事実の叙述、発話者の判断など聞き手に対して好意的でもなければ非好意的でもないニュートラルな発話にも広くかつ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るが、それとは対照的に、『儒林外史』の“笑道”は好意・非好意の感情を含む発話に偏って用いられている。この点は後述の議論とも関わって留意したい。

加えてもう一点、非好意的な発話のタイプにも少なからず“笑道”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という点にも注目したい。“笑道”が好意・非好意の感情を含む発話を導く例は計47例を数えるが、そのうちのおよそ3分の1は(13)から(18)のような非好意的な発話を導いて用いられている。

一般的な社会通念として、〈笑い〉という現象もしくは行為は典型的には〈おかしみ〉〈歓喜〉あるいは〈好感〉といった類いの感情の発露として認識され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だとすれば、冗談やポジティブな内容をもつ好意的な発話に〈笑い〉が伴うことは理解に難くない。その意味で、(19)のような冗談や(7)から(12)のような好意的な発話に“笑道”が用いられても何ら不思議ではない。ところが、『儒林外史』の作者は、一見〈笑い〉とは親和性に欠けそうに思われる非好意的な発話にも“笑道”を相当数用いている。このことをどう理解すればよいのか。その議論に入る前に、まずは、先に触れた反語表現を導いて多用される“笑道”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たい。

#### 4.2 反語表現を導く“笑道”の機能

反語文とは先の(4)から(6)のように、構文上は疑問文のかたちを取りながら、実は発話者の強い肯定の判断または強い否定の判断を表すというタイプの構文である。「言わずもがな」という発話者の確固たる信念を含意するこの種の文表現は、ややもすれば押しの強い威圧的な語気を聞き手に感じ取らせかねない。日本語においても「これはむしろかしくない」という平叙文と「これのどこがむしろかしい」という反語文とでは聞き手に与える表現論的な印象が明らかに異なる。次の(21)では、「神降ろし」ならぬ「仙人降ろし」の達人と称される陳和甫の息子、陳和尚が、自分の素性を疑った相手の発言を言下に否定し、怒気を含んで“天下那里有冒认父亲的!”と発している。言わずと知れた世の道理を確固たる信念をもって唱えることで相手をねじ伏せようとする陳和尚。その口吻を伝える上で反語文のひと言は十分に効果的である。

(21) 丁言志道:『(略) 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 陈和尚脑了道:『你这话胡说!天下那里有冒认父亲的!』(『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

[丁言志が「(略) 思うにお前さんは彼(陳和甫)のご子息なんかじゃ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と言うと、陳和尚は怒って「よくもそんなでたらめを! この世に自分の父親の名を騙るものがどこにいる!」と言った]

このように、確固たる信念に基づく言わずもがなの言明を表す反語文は、有無を言わせぬ、強圧的とも受け取られかねない鋭角的な印象を相手に与えるという表現論的特性を孕んでいる。それだけに、物語の作者にとっては(21)のような状況を描く上で格好の構文となる。

一方、日常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場では、強圧的ではなく、押しつけがましくもなく、角の立たない話し振りで、発話者自らの肯定的判断や否定的判断を、確固たる信念に基づくゆるぎないものとして伝えたいという状況もしばしばある。物語の作者にとっても、登場人物の発話をそのようなものとして表したい、言い換えれば、そのようなものとして読者に伝えたいと意図する場面が当然あり得る。それにはどのような表現形式が可能だろうか。言わずもがなの確たる断言を表す発話には反語文が最適である。しかし、それをそのまま用いて、例えば“陈和尚道:『天下那里有冒认父亲的!』”とすると、反語文本来の特性からして、読者は押しの強い鋭角的な発話がなされていると読み取る可能性が高い。作者としてはそのリスクは避けたい。とは言え、反語文の確たる断言力も捨てがたい。そこで“笑”に白羽の矢が立てられる。“笑”を“道”に被せて“陈和尚笑道:『天下那里有冒认父亲的!』”とすることで、反語文の確固たる断言力は保証され、併せて、〈笑い〉を伴ったにこやかな話し振りを表す“笑道”の一語を以って、反語文の強圧性を和らげることも可能になる。角の立たない、しかし確たる断言が可能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次の日本語の例では、主人公の武士が幼馴染に口荒く「何をぬかす」と、反語文のひと言を吐

いている。

- (22) 「それはおれには出来ん。本人が言い出すまではな」  
 「何をぬかす」  
 兵馬は汚い言葉を使った。(藤沢周平『隠し剣孤影抄』)

ここまで読むとなにやら不穏な空気が漂う。が、文章はこう続く。

- (23) 「それはおれには出来ん。本人が言い出すまではな」  
 「何をぬかす」  
 兵馬は汚い言葉を使った。が、顔は笑っていた。

下線部の一文が添えられることによって主人公の発話時の表情が浮かび上がり、問題の反語表現が親しさゆえの軽口であったことが判明する。読者の緊張は瞬時にほぐれる。〈笑い〉にはこうした働き、すなわちネガティブ・ポライトネスの発動を回避し得る機能がある。いわゆる「回避儀礼」(Goffman1967)の方略である。笹川(2020)は、発話に添えられる〈笑い〉には相手のフェイスを脅かすリスクを回避する機能があるという事実、より具体的に言えば、「相手に物質的・精神的な負担をかけると予測される」発話については、発話者がそれに〈笑い〉を添えることで「相手を脅かす意図がない」という意思を示す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事実を社会言語学の観点から明らかにしている。(23)の下線部はこの回避儀礼としての〈笑い〉の効果を巧みに捉えたものと言える。

反語文に“笑道”を用いる『儒林外史』の作者の意図も(23)の作者のそれに通じるものがある。日本語であれば、「この世に自分の父親の名を騙るものがどこにいるだろうか」あるいは「…どこにいるでしょうか」のように然るべき文末表現を加えることで、反語文に付き纏う「威力」もしくは「圧力」めいた語気を和らげ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中国語にはそのように反語文を何らかのモダリティで包み込むという文法的手段は存在しない。少なくとも近代から現代に掛けての中国語には存在しない。その穴を埋めて反語表現の〈和らげ〉に働いているのがまさしく“笑道”の“笑”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作者の表現意図という観点から言い換えれば、作者すなわち表現者は、当該の人物の反語表現による発話が強圧的もしくは鋭角的なもの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を——すなわち、「相手を脅かす意図がない」もの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読者に伝えるべく、〈笑う〉という行為の回避儀礼に与る機能を“笑”という語彙形式に託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反語表現に“笑道”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る理由はまさにそこに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 4.3 非好意的発話を導く“笑道”の機能

(13)から(18)のような非好意的な内容の発話に多く用いられる“笑道”についても、反語表現の場合と同様、〈和らげ〉の手段として、すなわちネガティブ・ポライトネスの発動を回避するための手段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相手にとって好意的でない発話とは「相手に物質的・精神的な負担をかけると予測される」発話にはかならない。否定もしくは不同意から悪態に至るまで、程度の差こそあれ、相手にとって好意的でない内容を含む発話は一様に相手のフェイスを脅かす可能性が高い。つまりは角の立つ振舞いである。次の(24)では、不埒な放蕩息子に父親の楊執中が“畜生！”と悪態をついて叱りつけている。非好意的な発話の典型とも言える悪態は、本来はこのように相手のフェイスを脅かし、威嚇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発せられるものである。

(24) 楊執中道：『畜生！那裏去！還不過來見了鄒老爺的禮！』（『儒林外史』第十一回）

〔楊執中は「人でなし！どこへ行くんだ！こっちへ来て鄒さまに挨拶をせんか！」と言った〕

同様に次の(25)でも先に(18)で示した悪態が用いられている。「私が出世した暁に、お前さまがたかりに来たりしたら、部屋に閉じ込め、豆腐ばかり食わせてやりますぞ」と戯言を言った相手に、杜少卿が“你这匪類！下流無恥極矣！”と悪態を浴びせるという一齣であるが、(24)の悪態とは異なり、こちらは和気藹々の楽しい酒席での軽口であって、字義通りに相手を脅かそうとするものではない。作者はそのことを読者に伝えるべく“笑道”を用いている。(24)の楊執中の発話がただの“道”で導かれているのとは対照的である。

(25) 臧蓼齋道：『(略)像你這樣大老官來打秋風，把你關在一件房裏，給你一個月豆腐喫，蒸死了你！』  
杜少卿笑道：『你这匪類！下流無恥極矣！』（『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

〔臧蓼齋が「(略)あなたのような立派な御仁がわたしのところへたかりにおいでになったら、部屋に閉じ込めて、ひと月のあいだ豆腐ばかり食べさせて蒸し殺しにしてさしあげますよ」と言うと、杜少卿が「この人でなし！下司で恥知らずの極みだ！」と（笑って）言った〕

このように、日常の対話においては、好意的でない内容の発話が、好意的でないがゆえに相手を脅かさないようにとの配慮を伴って発せられるという場面も多々ある。そうした場面の描写を意図して、作者が登場人物に“笑道”させた結果が先の(13)から(17)および(25)の例をはじめとする計16例の“笑道”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本節では、『儒林外史』に用いられる計75例の“笑道”のうち、好意的でない発話と反語表現の発話を導いて用いられる例がその半数を占めるという事実に着目し、それらの“笑道”における“笑”の機能を考察した。結論としては、当該の“笑”は、ネガティブ・ポライトネスの発動を回避する手段としての〈笑い〉、すなわち、反語表現の強圧性や非好意的発話の威嚇性を緩和する手段としての〈笑い〉を表す語彙形式として機能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平たく言えば、角の立つ表現あるいは立ちそうな表現を〈和らげ〉るというポライトネス機能を担う語彙形式として“笑道”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の結論を踏まえ、議論を『紅樓夢』に戻す。

## 5. 『紅樓夢』における“笑道”の機能

『儒林外史』の“笑道”は用法が限定的であり、反語表現の発話と好意・非好意の感情を含む発話、すなわち聞き手にとって好意的な発話と非好意的な発話に集中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た。なかでも反語表現の発話と非好意的な発話を導いて用いられる“笑道”には、発話に対する〈和らげ〉の機能が託されているという点が特徴的であった。『紅樓夢』における“笑道”は、この『儒林外史』における“笑道”の〈和らげ〉機能が一層拡張したかたちで用いられ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儒林外史』における“笑道”の〈和らげ〉機能は専ら反語表現の発話と非好意的発話を対象とし、その種の発話に内蔵されるネガティブ・ポライトネスの回避を目的とするものであった。一方、『紅樓夢』の“笑道”は、反語表現や非好意的発話だけに限らず、例えば次の3例のように、好意的でも非好意的でもない、ポライトネスに関してニュートラルな内容を語る発話にも広くか



つ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る。

(26) 賈政回头笑道：『諸公请看，此处題以何名方妙？』（『紅樓夢』第十七回）

〔賈政は振り返って「みんな見てごらん、ここは何と名付ければいいだろうかねえ」と言った〕

(27) 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同、第十七回）

〔賈政は「残念ながら入れないね」と言った〕

(28) 雨村（略）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進謁。』如海笑道：『若論舍親，与尊兄犹系一家，乃榮公之孫：大内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略）。』（同、第三回）

〔雨村は（略）さらに訊ねた。「ご親戚のお方がたはいまどういう官職にお付きなのかな？わたくしめのような粗忽者が参上するなどとても恐れ多くて」如海は「親戚の者どもはと申しますと、あなたさまと同姓でございますと、上の義兄は現在は一等將軍の職を継いでおり、名は赦、呼び名は恩侯と申します。二番目の義兄は名は政、呼び名は周と申しまして、現在は工部の員外郎に任ぜられており、（略）」と行った〕

(26)では、一族郎党を引き連れ、完成したばかりの庭園を案内して歩く賈政が、一つの築山に差し掛かった折、お伴の者たちに問い掛ける、そのひと言に“笑道”が用いられている。(27)では、同じくその庭園で水門の洞に入ろうと思いたった賈政が、付き従う賈珍から「船は建造中でまだ完成しておりません」と告げられて、「残念ながら」と諦め、「(洞の中には)入れないね」と発したひと言に“笑道”が用いられている。(28)では、件のご親戚はどういう官職についていらっしゃるのかとの質問に対して、如海が斯く斯く云々こういう人物でございますと返答する、その一通りの叙述に“笑道”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それぞれ文字通りの質問であり、状況判断であり、あるいは事実の叙述であって、いずれも相手にとっては好意的でもなければ非好意的でもない発話である。

このように、『紅樓夢』の“笑道”は、『儒林外史』のそれとは異なり、導く発話の種類を選ばず多面的に用いられている。そこで一つの仮説として思い至るのは、『紅樓夢』の作者は、発話の内容の如何を問わず、唯々、和らいだ穏やかな話し振りで発話がな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表すためだけに“笑道”を用い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日本語には高い生産性を以って丁寧表現を構成する「です」「ます」「ましょう」などの文末形式がある。『紅樓夢』における“笑道”の“笑”は、譬えて言えばこれらの文末形式に匹敵しそうなポライトネスに関わる表現論的機能を担う形式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仮にこの仮説が妥当なものであるとするなら、形態論的には、当該の“笑”はいわゆる虚化を経て、もはや動詞本来の〈笑う〉という動作を表す実質語としての機能を失い、むしろ接頭辞に近い形式、すなわち“道”に接して話し振りの和らいだ発話であることを表す接頭辞的な形式に転じ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もできる。『儒林外史』における“笑道”が複合語であるのに対して、『紅樓夢』のそれは一種の派生語に転じ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すなわち、『儒林外史』の“笑道”は、ネガティブ・ポライトネスの回避を意図した〈笑い〉という行為を表す実詞としての“笑”と、同じく実詞である“道”とが結合した複合語であったのに対して、『紅樓夢』の“笑道”は、動詞本来の実質的な意味を失い、虚詞に転じた接頭辞的な“笑”と実詞の“道”との結合からなり、より派生語に近い合成語に転じ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当該の“笑”が虚詞化し、動詞本来の実質的な意味を失っていると推測することの一つの根拠は、“笑道”とは別に、(29)や(30)のような、“笑着道”あるいは“笑了一笑道”といった連動式の句構造も随所に用い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29) 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给妹妹带的。』亲自来开。（『紅樓夢』第六十七回）

[薛蟠は笑いながら「そちの箱は妹に持ってきたの」と言い、自分で開けようとする]

(30) 贾政笑了一笑道：『既这样，皇天自然不负他的。』（『紅樓夢』第九十三回）

[賈政はにこりと笑って「そうである以上、天も当然あやつにそっぽを向いたりはない」と言った]

“笑着”や“笑了一笑”といった動詞表現は〈笑う〉という動作行為を明確に表している。ほかにも、作者は“微笑道”、“大笑道”、“含笑”のような表現を少なからず用いており、発話に伴うリアルな〈笑い〉の動作を細かく表し分けることも怠っていない。このように、一方では“道”に被せてリアルな〈笑い〉を表すいくつかの表現形式を用いながら、一方では、それらとは別に“笑道”という表現形式を用いている——しかも、“笑着道”や“微笑道”の類をはるかに凌ぐ2000余例という多さでそれを用いている。状況証拠的ではあるが、このあたりに、“笑道”を用いる作者には〈笑い〉という行為を表すこととは別の意図が働い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という推測が生まれる。現に、『紅樓夢』には、〈笑う〉という行為がどうしても相応しくなく感じられる場面で“笑道”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という例も少なくはなく、そのことも上記の推測の妥当性を支持するものと思われる。一例を挙げれば、次の(31)は、侍女を押さえつけて邪な無理強いを働く茗烟が、その現場を宝玉に見咎められ、手酷く叱責されたあと、その侍女の名を問われて、おずおずと答えるという一齣である。「慌ててその場に跪き（宝玉に）許しを乞い願ひ」つつ神妙に侍女の素性を語ろうとする茗烟に〈笑う〉という行為は相応しくなく思われるが、しかし、作者は“笑道”を用いている。

(31) 茗烟见是宝玉，忙跪下哀求。（略）宝玉因问：『那丫头十几岁了？』（略）又问：『名字叫什么？』茗烟笑道：『若说出名字来话长，真正新鲜奇文！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一个梦，……』（『紅樓夢』第十九回）

[茗烟は宝玉だと分かったと、慌てて跪いて許しを乞い願った。（略）宝玉はそこで「あの娘は歳は十いくつだ？」と訊ねた。（略）宝玉はさらに「名は何という？」と訊ねる。茗烟は「名前を言うとなりますと、話は長くなるのですが、まことに新奇な話でございまして、なんでもあの娘の母親があの子を産み落としたときに夢を見たそうで……」と言った。]

茗烟にとって「笑って」話せる状況であるとは考えにくい。茗烟のこの場の行動を理解するには、「笑って言った」のではなく、和らいだ口調で鄭重に話したと読み取る方がより自然であると思われる。同様のことは(32)についても言える。

(32) 袭人在床沿上坐了。鹦哥笑道：『林姑娘正在这里伤心，自己淌眼抹泪的，说：「今儿才来了，就惹出你家们哥儿的病来。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所以伤心，我好不容易劝好了。』（『紅樓夢』第三回）

[襲人が寝台のへりに腰を下ろした。鹦哥は「お嬢様はいまここで悲しんでおいでなのです。ひとり涙を流し流し、『今日こちらに来たばかりだというのに、もうお坊ちゃまに癩癩を起させてしまった。もしもあの玉をぶつけて壊しでもされようものなら、まちがいなくわたしの落ち度のせいだわ！』と仰って、それで悲しんでおられるのです。いまようやくと慰めてさしあげて落ち着かれたところです。」と言った]

夜が更けても寝付けそうにない黛玉の身を案じて、賈家の侍女の襲人が部屋に入って来る；黛玉に付き添っていた林家の侍女の鸚哥が、すっかり落ち込んでいる黛玉に代わって事のいきさつを襲人に語って聞かせるという場面である。これもまた笑って話せる状況でもなければ、にこやかに語れる話の内容でもない。“笑道”を「笑って言った」と読むにはいささか無理がある。やはり和らいだ口調で穏やかに語る鸚哥の話し振りを表していると理解するのが妥当だと思われる。『紅樓夢』には、この二例に限らず、“笑道”が用いられていながら、リアルな行為としての〈笑い〉が伴われているとは考えにくい例が多数現れる。

“笑道”の“笑”が接頭辞化し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のもう一つの根拠は、再三述べている、“笑道”の用例の桁外れの多さである。核心(head)となる形式にそれを修飾するかたちで実質的な意味を表す形式が結合している場合、その結合形式が談話の中で何度も繰り返し用いられると、通常、修飾成分がくどく感じられる。それに対して、意味が虚化した接頭辞が付加されて構成される派生語は、それが繰り返し用いられても、接頭辞の際立ちは低く、実詞による修飾成分のようにくどくは感じられない。例えば、“很小的孩子”と“小孩子”、あるいは「小さなとり」と「ことり」が談話のなかで何度も繰り返し用いられるという状況を想定されたい。“小孩子”や「ことり」が繰り返し用いられても“小”や「こ」は際立たず、“很小的”や「小さな」が繰り返されるほどにくどくは感じられないはずである。同様に、“笑道”の“笑”も〈笑う〉という実質的な意味を表さず、〈和らげ〉の表示として接頭辞化していたとすれば、その存在は際立ちにくく、“笑道”が繰り返し用いられても特段のくどさは感じられないはずである<sup>4</sup>。“笑道”が作者にとっても読者にとっても違和感なく多用される理由はまさにそこに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儒林外史』の“笑道”がネガティブ・ポライトネスの回避に特化した言わば強式の〈和らげ〉機能を担う複合語であったのに対して、“笑”が接頭辞的な形式に虚化した『紅樓夢』における“笑道”は、発話のタイプを選ばず広範囲に働く弱式の〈和らげ〉機能を担う派生語に近い動詞表現であると本稿は考える。

## 6. むすび

以上、『儒林外史』における“笑道”の用法を一つの手掛かりとして、『紅樓夢』における“笑道”の意味のおよび形態論的機能を探り、その特徴づけを試みた。ここに示した私見が仮に妥当なものであるとして、残る問題の一つは、なぜ章回小説の作者たちの多くは“笑道”に拘ったのか、とりわけ『紅樓夢』の作者はなぜそれほどまでに多くの“笑道”を用い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それには多分に文学史的な要因が関わっていきそうに思われる。

文献史上、“笑道”の歴史は存外浅い。この形式がテキストに頻繁に現れるのは『水滸伝』『西遊記』『金瓶梅』など明代の章回小説の登場を俟ってのことである。“笑道”という形式の成立にはおそらく上古中国語以来の“笑曰”が基盤となっているものと思われるが、『水滸伝』『西遊記』『金瓶梅』では文言の“笑曰”を用いず、“笑道”を用いている<sup>5</sup>。中国四大奇書と称される『三国演義』『水滸伝』『西遊記』『金瓶梅』のうち最も早く刊行された『三国演義』だけは一貫して“笑曰”を用いているが、『三国演義』より後の主な章回小説は『水滸伝』をはじめほとんどすべてが“笑道”を用いている。注目すべきは、元代以前のテキストには“笑道:~”のように直接発話を導くかたちで用いられる“笑道”の例が極めて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宋代や元代の話本にお

<sup>4</sup> 刘丹青 2004 は、現代中国語の“V道”における“道”を、文法化を経た結果の“标句词”すなわち complementizer としている。本稿は、少なくとも『紅樓夢』の“笑道”については、“道”は“标句词”ではなく動詞であり、“笑”の方が虚化していると見るべき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sup>5</sup> 『西遊記』については『中国基本古籍庫』により 697 例の“笑道”が策出されたが、“笑曰”も 5 例策出された。なお、ここでも“哈哈的笑道”や“微笑道、冷笑道”の類いは検索の対象から外している。

いてもその用例数は極少数に限られている。例えば『元代話本選集』では24例、『宣和遺事』ではただの1例、『清平山堂話本』ではわずかに5例が散見されるのみで、『大唐三蔵取詩話経』に至っては1例も策出されない<sup>6</sup>。“笑道”は明代の章回小説において俄かに溢れ出た感がある<sup>7</sup>。“笑道”は章回小説の作者たちによって見出された形式である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このことを踏まえつつ、章回小説の作者たちが“笑道”を好んで用いた理由を考えてみたい。

章回小説とは、周知の通り、宋代に普及した話本のスタイルを模して書き下ろされた読み物である。話本とは、これもまた周知の通り、講釈師が聴衆の前で演じた「語り(“说书”)」の台本もしくは種本とされるものである。章回小説はその話本のスタイルに倣い、多くの作品が毎回“话说”や“却说”で始まり、“且听下回分解”の一句で終わる。

自らの作品を話本のスタイルを模して著わした当時の章回小説の作者たちには「語り」への愛着もしくは執着とも呼ぶべき意識が強くあったと推測される。しかし、聴衆を前にして肉声で聴かせる「語り」とは異なり、不特定多数の読者を対象に書き下ろされる読み物としての章回小説にはいくつかの制約が伴う。登場人物の和らいだ話し振りを伝えるににくいというのもその一つである。聴衆を前にして生の声で語る「語り」であれば、講釈師の声色や抑揚あるいは表情の変化を以って登場人物の穏やかに和らいだ話し振りを聴衆に伝えることも可能である。しかし、目の前にいない読者に文字を通してそれを伝えることは難しい。講釈師の声色や抑揚や表情に代わって、文字表記としてさまざまなタイプの発話に〈和らげ〉を加えることのできる文法的な方策というものをおいて中国語は持ち合わせていない。それでも、「語り」への意識が強い章回小説の作者としてはどうかしてそれを読者に伝えたい。そこで“笑道”が選ばれる。作者は、発話の〈和らげ〉を読者に伝えるための語彙的手段として“笑”を選び“道”に被せた。『水滸伝』をはじめ章回小説の多くの作者が挙って“笑道”を多用する理由はここにあると本稿は考える。

最後に、では、なぜ『紅樓夢』だけがあのよう突出して多くの“笑道”を用いているのか。これについては、差し当たり以下のように推測する以外に適切な答えが現時点では思い浮かばない。すなわち、『紅樓夢』の作者たちは、登場人物のポライトネスに関わる発話のあり方にとりわけ敏感な作家であり、加えて、「語り」の講釈師宜しく、その発話のあり方を丹念に読者に伝えることに殊のほか意を尽くすタイプの作家であったのだろう、ということである。聴衆を対象とする旧来の「語り」への愛着もしくは執着と、小説家としての読者への配慮。それは、ストーリー・テラーとしてのある意味では相反する二面性であり、またジレンマでもある。『紅樓夢』における“笑道”の多用とは作者たちのこの二面性もしくはジレンマの産物にほかならないとは考えられないだろうか。語学、文学いずれの領域からも広く批判を賜れば幸いである。

〈参照文献〉

Goffman, Erving.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 on face-to-face behavior*, New York : Anchor Books.

今井敬子 2004. 「『紅樓夢』に見られる笑い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記念論文集編集委員会編『平井勝利教授退官記念中国学・日本語学論文集』12 - 29頁. 東京：白帝社.

刘丹青 2004. 《汉语里的一个内容宾语标句词——从“说道”的“道”说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编辑部编《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学术论文集》110-119頁. 北京：商务印书馆.

<sup>6</sup> 『元代話本選集』についてはCCLに基づき、『清平山堂話本』、『宣和遺事』、『大唐三蔵取詩話経』については『中国基本古籍庫』に基づく。

<sup>7</sup> 宋代の語録を代表する『朱子語類』にも“笑曰”は数十例策出されるが、“笑道”は1例も策出されない。

笹川洋子 2020.『おしゃべりなポライトネス——会話の中の共話・話題交換・笑い・メタファー——』, 横浜: 春風社.

〔執筆者紹介〕

戸内 俊介 (TONOUCHI Shunsuke)	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
宮島 和也 (MIYAJIMA Kazuya)	成蹊大学法学部・准教授
野原 将揮 (NOHARA Masaki)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准教授
海老根量介 (EBINE Ryosuke)	学習院大学文学部・准教授
宮内 駿 (MIYAUCHI Shun)	立教新座中学校・高等学校・教諭
橋本 貴子 (HASHIMOTO Takako)	公立小松大学国際文化交流学部・准教授
楊 安娜 (YANG Anna)	北海学園大学工学部・教授
鈴木 博之 (SUZUKI Hiroyuki)	京都大学国際高等教育院・非常勤講師
木村 英樹 (KIMURA Hideki)	東京大学・名誉教授

雲漢 2号

2024年 3月26日発行

編集・発行 京大中国語学研究会  
〒606-8501 京都市左京区吉田二本松町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  
松江崇研究室内

題字 宮島翠雨

印刷所 株式会社 田中プリント  
〒600-8047 京都市下京区石不動之町677-2



京大中国語学研究会

<https://kurs10026.sakura.ne.jp/kchgk/index.html>